

《韵语阳秋》宋 葛立方

韵语阳秋序

隆兴元年，常之由天官侍郎罢七年矣，于是《韵语阳秋》之书成，贻书谓余叙之，会余以病未暇也。明年，常之卒。干道改元，三月九日，夜梦常之如平生。既寤，愴念畴昔，泫然流涕，乃题其首，而归其书于其孤。曰：《诗》三百篇，上而公卿大夫歌于朝廷，荐于郊庙，下而小夫贱隶咏于闾衡（中间从“共”）播于田野，莫不传焉。达者以理，昧者以情，皆成于自然者也。文从字顺，宜乎无得而议矣。至其不可通，则犹当以意逆志。理与情者，志所寓也，苟通矣，辞为可略。《诗》亡之后，作者盖寡，将即其辞而求其志之所在，义之当否，则思之何可以不熟，讲之何可以不详，而责之何可以不恕哉。然去古益远，学者之弊甚，方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多”，从上句读）且因物以索句，因句以命题，以至赅和之习盛，则又因韵以造语，因语以命意，言之支离，体之骯馊，情之抑郁，理之乖悖，凡以此也。今欲求风雅之正，探本而遗末，读常之之书，庶乎进于是哉！常之传家学，故其源深；贯羣书，故其论辩；禀秀质，故其辞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词”）华。既尝登禁掖代王言矣，天不使之从容从官之内，赋《云汉》、《常武》以赞中兴，颂《清庙》、《思文》以扬先烈，流落江湖之上，而见于遗文者如此，此有识所屡叹，非余独为之深惜也！常之葛氏，清孝之孙，文康之子，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”）先大夫之从侄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也”）。八月十二日，敷文阁直学士左朝议大夫致仕武夷徐林叙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序”）。

韵语阳秋序

韩愈疑《石鼓》之篇不入于诗，而杜子美之诗世或称为诗史。夫以《诗》三百篇皆出圣人之手，其不合于礼仪者，固已删而弗取，岂容致疑其间。子美诗虽比物叙事，号为精确，然其忧喜怨怼，感激愤叹之际，亦岂容无溢言。余以是知观古人文辞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词”）者，必先质其事而揆之以理。言与事乖，事与理违，则虽记言之史，如《书》之《武成》，或谓不可尽信；质于事而合，揆之理而然，则虽闾巷之谈，童稚之谣，或足传信于后世，而况文士之辞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词”）章哉。吏部侍郎葛公博极羣书，以文章名一世，暇日尝着《韵语阳秋》廿卷，自汉魏以来，诗人篇咏，咸参稽抉摘，以品藻其是非，不以名取人，亦不以人废言，质事揆理，而惟当之为贵。至于有益名教，若悖理伤道者，则反复评论，折衷取予，以示劝戒。振六艺于古诗既亡之后，发奥赜于灵均未覩之先，又岂若世之评诗者，徒揣其句语之工拙，格律之高下，而屑屑于月露风云、花木虫鱼形状之间而已哉！公既歿，或请其书镂板以传世，辄掇其大旨，书于篇末，使览者得详焉。干道二年八月既望

，右朝请郎行秘书省校书郎兼权户部员外郎沈洵题。

韵语阳秋自序

懒真子既上宜春之印，归休于吴兴，泛金溪，上我先人之弊庐，归愚识夷涂，游宦泯快捷方式，湛然胷次，不挂一丝。而多生习气，尚牵蠹简，虽不能如毛萇、郑康成泥虫鱼之注，又不能如虞卿、李德裕着穷愁之书。未谙王氏之青箱，懒问董生之朱墨，独喜读古今人韵语，披咏絀绎，每毕景忘倦。凡诗人句义当否，若论人物行事，高下是非，辄私断臆处而归之正。若背理伤道者，皆为说以示劝戒。书成，号《韵语阳秋》。昔晋人褚裒为皮里阳秋，言口绝臧否，而心存泾渭，余之为是也，其深愧于斯人哉！若孙盛、檀道鸾、邓粲各有《晋阳秋》，是皆不畏人祸天刑，率意而作，如昌黎公所云者也。余也，非惟不敢，亦不暇。隆兴甲申中元，丹阳（宋本作“杨”，据《历代诗话》本改）葛立方书。

●卷一

“谢朝华之已披，起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启”）夕秀于未振”，学诗者尤当领此。陈腐之语，固不必涉笔，然求去其陈腐不可得，而翻为怪怪奇奇不可致诘之语以欺人，不独欺人，而且自欺，诚学者之大病也。诗人首二谢，灵运在永嘉，因梦惠连，遂有“池塘生春草”之句；玄晖在宣城，因登三山，遂有“澄江静如练”之句。二公妙处，盖在于鼻无垚、目无膜尔。鼻无垚，斤将曷运？目无膜，篋将曷施？所谓混然天成，天球不琢者与？灵运诗，如“矜名道不足，适己物可忘”、“清晖能娱人，游子澹忘归”，玄晖诗，如“春草秋更绿，公子未西归”、“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”等语，皆得《三百五篇》之余韵，是以古今以为奇作，又曷尝以难解为工哉！东坡《跋李端叔诗卷》云：“暂借好诗消永夜，每逢佳处辄参禅。”盖端叔作诗，用意太过，参禅之语，所以警之云。

陶潜、谢眺诗皆平澹有思致，非后来诗人怵心别目雕琢者所为也。老杜云“陶、谢不枝梧，《风》、《骚》共推激。紫燕自超诣，翠驳谁翦剔”是也。大抵欲造平澹，当自组丽中来，落其华芬，然后可造平澹之境，如此则陶、谢不足进矣。今之人多作拙易诗，而自以为平澹，识者未尝不绝倒也。梅圣俞《和晏相诗》云：“因今适性情，稍欲到平澹。苦词未圆熟，刺口剧菱芡。”言到平澹处甚难也。所以《赠杜挺之诗》有“作诗无古今，欲造平澹难”之句。李白云：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”平澹而到天然处，则善矣。

老杜寄身于兵戈骚屑之中，感时对物，则悲伤系之。如“感时花溅泪”是

也。故作诗多用一“自”字。《田父泥饮诗》云：“步履随春风，村村自花柳。”《遣怀诗》云：“愁眼看霜露，寒城菊自花。”《忆弟诗》云：“故园花自发，春日鸟还飞。”《日暮诗》云：“风月自清夜，江山非故园。”《滕王亭子》云：“古墙犹竹色，虚阁自松声。”言人情对境，自有悲喜，而初不能累无情之物也。

杜甫《观安西过兵诗》云：“谈笑无河北，心肝奉至尊。”故东坡亦云：“似闻指挥筑上郡，已觉谈笑无西戎。”盖用左太冲《咏史诗》“长啸激清风，志若无东吴”也。王维云：“虏骑千重只似无。”句则拙矣。

杜子美《曹将军丹青引》云：“将军魏武之子孙，于今为庶为清门。”元微之《去杭州诗》亦云：“房杜王魏之子孙，虽及百代为清门。”则知老杜于当时已为诗人所钦服如此。残膏剩馥，沾丐后代，宜哉！故微之云：“诗人以来，未有如子美者。”

老杜诗以后二句续前二句处甚多。如《喜弟观到诗》云：“待尔嗔乌鹊，抛书示鹁鸪。枝间喜不去，原上急曾经。”《晴诗》云：“啼鸟争引子，鸣鹤不归林。下食遭泥去，高飞恨久阴。”《江阁卧病》云：“滑忆雕胡饭，香闻锦带羹。溜匙兼暖腹，谁欲致杯罍。”《寄张山人诗》云：“曹植休前辈，张芝更后身。数篇吟可老，一字买堪贫。”如此类甚多。此格起于谢灵运《庐陵王墓下诗》云：“延州协心许，楚老惜兰芳。解剑竟何及，抚坟徒自伤。”李太白诗亦时有此格，如“毛遂不堕井，曾参宁杀人！虚言误公子，投杼感慈亲”是也。

梅圣俞云：“作诗须状难写之景于目前，含不尽之意于言外。”真名言也。观其《送苏祠部通判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于”字）洪州诗》云：“沙鸟看来没，云山爱后移。”《送张子野赴郑州》云：“秋雨生陂水，高风落庙梧”之类，状难写之景也。《送马殿丞赴密州》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云”字）：“危帆淮上去，古木海边秋。”《和陈秘校》云：“江水几经岁，鉴中无壮颜”之类，含不尽之意也。

梅圣俞五字律诗，于对联中十字作一意处甚多。如《碧澜亭诗》云：“危楼喧晚鼓，惊鹭起寒汀。”《初见淮山》云：“朝来汴口望，喜见淮上山。”《送俞驾部》云：“何时鹢舟上，远见炉峰迎。”《送张子野》云：“不知

从此去，当见复何如。”《和王尉》云：“度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鸟”）不曾下，新文谁寄评。”《昼寝诗》云：“及尔寂无虑，始知机尽空。”如此者不可胜举。诗家谓之“十字格”，今人用此格者殊少也。老杜亦时有此格，《放船诗》云：“直愁骑马滑，故作泛舟回。”《对雨》云：“不愁巴道路，恐湿汉旌旗。”《江月》云：“天边长作客，老去一沾巾。”

杜甫《客夜诗》云：“客睡何曾着，秋天不肯明。”《陪王使君泛江诗》云：“山豁何时断，江平不肯流。”不肯二字，含蓄甚佳，故杜两言之。与渊明所谓“日月不肯迟，四时相催迫”同意。（此条《历代诗话》本接上条，疑误）

退之《赠崔立之》前后各一篇，皆讥其诗文易得。前诗曰：“才豪气猛易语言，往往蛟螭杂蝼蚓。”后诗曰：“文如翻水成，初不用意为。”二诗皆数十韵，岂非欲衒博于易语言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言”字）之人乎？前诗曰：“深藏篋笥时一发，戢戢已多如束笋。”后诗曰：“每旬遗我书，竟岁无差池。”有以知崔于韩情义之笃如此也。

杜甫、李白以诗齐名，韩退之云：“李、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”似未易以优劣也。然杜诗思苦而语奇，李诗思疾而语豪。杜集中言李白诗处甚多，如“李白一斗诗百篇”，如“清新庾开府，俊逸鲍参军”，“何时一尊酒，重与细论文”之句，似讥其太俊快。李白论杜甫，则曰：“饭颗山头逢杜甫，头戴笠子日卓午。为问因何太瘦生，只为从来作诗苦。”似讥其太愁肝肾也。杜牧云：“杜诗韩笔愁来读，似倩麻姑痒处抓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搔”）。天外凤凰谁得髓，何人解合续弦胶。”则杜甫诗，唐朝以来一人而已，岂白所能望耶！

《选》诗骈句甚多，如：“宣尼悲获麟，西狩涕孔丘。”“千忧集日夜，万感盈朝昏。”“万古陈往还，百代劳起伏。”“多士成大业，群贤济洪绩”之类，恐不足为后人之法也。

近时论诗者，皆谓偶对不切，则失之龕；太切，则失之俗。如江西诗社所作，虑失之俗也，则往往不甚对，是亦一偏之见尔。老杜《江陵诗》云：“地利西通蜀，天文北照秦。”《秦州诗》云：“水落鱼龙夜，山空鸟鼠秋。”“丛篁低地碧，高柳半天青。”《豎子至》云：“粗梨且缀碧，梅杏半传黄

。”如此之类，可谓对偶太切矣，又何俗乎？如“杂蕊红相对，他时锦不如”。“磨灭余篇翰，平生一钓舟”之类，虽对不求太切，而未尝失格律也。学诗者当审此。

许浑《呈裴明府诗》云：“江村夜涨浮天水，泽国秋生动地风。”《汉水伤稼》，亦全用此一联。《郊居春日诗》云：“花前更谢依刘客，雪后空怀访戴人。”《和杜侍御》云：“因过石城先访戴，欲朝金阙暂依刘。”又《送林处士》云：“镜中非访戴，剑外欲依刘。”《寄三川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州”）守》云：“花深稚榻迎何客，月在膺舟醉几人？”《陪崔公宴》又云：“宾馆尽开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闲”）徐稚榻，客帆空恋李膺舟。”《题王隐居》云：“随蜂收野蜜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蜜”），寻麝采生香。”《呈李明府》云：“洞花蜂聚蜜，崑柏麝留香。”《松江诗》云：“晚色千帆落，林声一雁飞。”《深春诗》云：“故里千帆外，深春一雁飞。”又《寄卢郎中并赠闲师》皆以庾楼对萧寺。见于其它篇咏，以杨柳对蒹葭，以杨子渡对越王台者甚多。盖其源不长，其流不远，则波澜不至于汪洋浩渺，宜哉。杜甫云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”欲下笔，当自读书始。

韦应物诗平平处甚多，至于五字句，则超然出于畦径之外。如《游溪诗》“野水烟鹤唳，楚天云雨空。”《南斋诗》“春水不生烟，荒岗筠翳石”。《咏声诗》“万物自生听，太空常寂寥”。如此等句，岂下于“兵卫森画戟，燕寝凝清香”哉。故白乐天云：“韦苏州五言诗，高雅闲淡，自成一家之体。”东坡亦云：“乐天长短三千首，却爱韦郎五字诗。”

孟郊诗“楚山相蔽亏，日月无全辉。万株古柳根，拏此磷磷溪。大行横偃脊（原作“春”，据《历代诗话》本改），百里方崔嵬”等句，皆造语工新，无一点俗韵。然其它篇章，似此处绝少也。李观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翱”）评其诗云：“高处在古无上，平处下观二谢。”许之亦太甚矣。东坡谓“初如食小鱼，所得不偿劳。又似食螾[虫越]，竟日嚼空螯”。贬之亦太甚矣。

《太平广记》载，宋之问于灵隐寺夜吟，诗未就，闻有人云，何不道“楼观沧海日，门对浙江潮”。莫知何人。人有识之者，曰：“此骆宾王也。”是时宾王与徐敬业俱隐名同逃，已莫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暮”，同）年矣。而集中有《江南送之问诗》云：“秋江无绿芷，寒汀有白苹。采之将何遗？故人

漳水滨。”《兖州钱之问诗》云：“淮沂泗水北，梁甫汶阳东。别路青骊远，离尊绿蚁空。”其相习如此，不应暮年相遇于灵隐寺云不相识也。盖是宾王逃难之时，之问不欲显其姓名尔。

杜荀鹤、郑谷诗，皆一句内好用二字相迭，然荀鹤多用于前后散句，而郑谷用于中间对联。荀鹤诗云：“文星渐见射台星”，“非谒朱门谒孔门”，“常仰门风继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维”，同）国风”，“忽地晴天作雨天”，“犹把中才谒上才。”皆用于散联。郑谷（原作“光”，据《历代诗话》本改）“那堪流落逢摇落，可得潜然是偶然”，“身为醉客思吟客，官自中丞拜右丞”，“初尘芸阁辞禅阁，却访支郎是女郎”，“谁知野性非天性，不扣权门扣道门”。皆用于对联也。

梅圣俞早有诗名，故人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人”字）士能诗者，往往写卷投掷，以质其是非。梅各有报章，未尝轻许之也。《读黄萃诗卷》则云：“凤凰养雏飞未高，鸡鹜成群翅终短。”《读萧渊诗卷》则云：“野雉五色且非凤，知时善鸣鸡若何。”《读孙且言诗卷》则云：“汲井欲到深，磨鉴欲尽尘。”《读张令诗卷》则云：“读之不敢倦，十未能一晓。”《读邵不疑诗卷》则曰：“既观坐长叹，复想李杜韩。”皆因其短而教诲之也。东坡喜奖与后进，有一言之善，则极口褒赏，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。故受其奖者，亦踊跃自勉，乐于修进，而终为令器。若东坡者，其有功于斯文哉，其有功于斯人哉！

律诗中间对联，两句意甚远，而中实潜贯者，最为高作。如介甫《示平甫诗》云：“家世到今宜有后，士才如此岂无时。”《答陈正叔》云：“此道未行身有待，古人不见首空回。”鲁直《答彦和诗》云：“天于万物定贫我，智效一官全为亲。”《上叔父夷仲诗》云：“万里书来儿女瘦，十月山行冰雪深。”欧阳永叔《送王平甫下第诗》云：“朝廷失士有司耻，贫贱不忧君子难。”《送张道州诗》云：“身行南雁不到处，山与北人相对愁。”如此之类，与规规然在于媿青对白者，相去万里矣。鲁直如此句甚多，不能概举也。

韩愈以瀑布为“天绅”，所谓“悬瀑垂天绅”是也。孟郊以檐溜为“天绅”，所谓“檐溜掷天绅”是也。东坡《次韵王定国倅颍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颍”）诗》，亦有“馀波犹足挂天绅”之句。

“水田飞白鹭，夏木啭黄鹂。”李嘉佑诗也。王摩诘衍之为七言曰：“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。”而兴益远。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”王摩诘诗也。杜子美删之为五言曰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句”）：“阊阖开黄道，衣冠拜紫宸。”而语益工。近观山谷黔南十绝，七篇全用乐天《花下对酒》、《渭川旧居》、《东城》《寻春》、《西楼》、《委顺》、《竹窗》等诗，余三篇用其诗略点化而已。乐天云：“相去六千里，地绝天邈然。十书九不到，何以开忧颜。”山谷则云：“相望六千里，天地隔江山。十书九不到，何用一开颜。”乐天云：“霜降水反壑，风落木归山。苒苒岁时晏，物皆复本原。”山谷云：“霜降水反壑，风落木归山。苒苒岁华晚，昆虫皆闭关。”乐天诗云：“渴人多梦饮，饥人多梦餐。春来梦何处？合眼到东川。”山谷云：“病人多梦医，囚人多梦赦。如何春来梦，合眼见乡社。”叶少蕴云：“诗人点化前作，正如李光弼将郭子仪之军，重经号令，精彩数倍。”今观三公所作，此语殆诚然也。

《归叟诗话》载《鼾睡诗》一篇，以为韩退之遗文，其实非也。所谓“有如阿鼻尸，长唤忍众罪”，“铁佛闻皱眉，石人战摇腿”等句，皆不成语言，而厚诬退之，不亦冤乎？欧阳永叔有《谢人送枕簟诗》，因及喜睡，其曰“少壮喘息人莫听，中年鼻鼾尤恶声。痴儿掩耳谓雷作，灶妇惊窥疑釜鸣”，与前诗不侔矣。

人言居富贵之中者，则能道富贵语，亦犹居贫贱者工于说饥寒也。王岐公被遇四朝，目濡耳染，莫非富贵，则其诗章虽欲不富贵得乎？故岐公之诗，当时有至宝丹之喻。如“宝藏发函金作界，仙醪传羽玉为台”，“梦回金殿风光别，吟到银河月影低”等句甚多。李庆孙《富贵曲》云：“轴装曲谱金书字，树记花名玉篆牌。”晏元献云：“太乞儿相。若谙富贵者，不尔道也。”元献诗云：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。”此自然有富贵气。吾曾埠祖侍郎讳宫，虽起于寒微，而论富贵若固有之。尝有诗云：“翩废朽子朱门静，狼藉梨花小院闲。”又云：“西楼月上帘帘静，后苑花开院院香。”其视晏公真不愧矣。若孟郊“借车载家具，家具少于车”。陶潜“敝襟不掩肘，藜羹常乏斟。”杜甫“天吴与紫凤，颠倒在短褐”。皆巧于说贫者也。

欧公一世文宗，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，十几四五。称之甚者，如：“诗成希深拥鼻讴，师鲁卷舌藏戈矛。”又云：“作诗三十年，视我犹后辈。”又云：“少低笔力容我和，无使难追韵高绝。”又云：“嗟哉吾岂能知子，论诗赖

子能指迷。”圣俞诗佳处固多，然非欧公标榜之重，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。欧公后有诗云：“梅穷独我知，古货今难卖。”而圣俞《赠滁州谢判官诗》亦云：“我诗固少爱，独尔太守知。”皆言识之者鲜矣。张芸叟评其诗云：“如深山道人，草衣捆屨，王公大人见之屈膝。”

蔡君谟娶余祖姑清源君，而赴漳南幕。余曾祖通议尝赠之诗曰：“藻思旧传青管梦，哲科新试碧鸡才。乍依仲宝莲花幕，更下温郎玉照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镜”）台。”可谓佳句矣。韩退之《送陆畅诗》云：“一来取高第，官佐东宫军。迎妇丞相府，夸映秀士群。鸣鸾桂树间，观者何缤纷。”此二诗，事相类而语皆奇也。

●卷二

荆公尝有诗曰：“功谢萧规惭汉第，恩从隗始诧燕台。”或谓公曰：“萧何万世之功，则功字固有来处，若恩字未见有出也。”荆公答曰：“韩集《鬪鸡联句》，则孟郊云‘受恩惭始隗’。”则知荆公诗用法之严如此。然“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闥送青来”之句，乃以樊哙排闥事对护田，岂护田亦有所出邪？有好事者为余言，一日，有人面称公诗，谓“自喜田园安五柳，但嫌尸祝扰庚桑”，以为的对。公笑曰：“伊但知柳对桑为的对，然庚亦是数，盖以十日数之也。”余谓荆公未必有此意，使果如好事者之说，则作诗步骤亦太拘窘矣。钱起《送屈突司马诗》云：“星飞庞统骥，箭发鲁连书。”人多称其工。余恨庞统骥出处无星字，而鲁连书有箭字也。《赵给事中晚归不遇诗》：“忽看童子扫花处，始愧夕郎题凤来。”前句不用事，后句用二事；皆非律也。

《钱起集》前八卷后五卷。鲍钦止谓昭宗时有中书舍人钱翊，亦起之诸孙，今起集中恐亦有翊所作者。余初未知其所据也。比见前集中有《同程七早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蚤”，同）入中书》一篇云：“不意云霄能自致，空惊鸳鹭忽相随。腊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臙”）雪新晴柏子殿，春风欲上万年枝。”《和王员外雪晴早朝》云：“紫微晴雪带恩光，绕仗偏随鸳鹭行。长信月留宁避晓，宜春花满不飞香。”二诗皆翊所作无疑，盖起未尝入中书也。集中又有《登彭祖楼》一诗，而薛能集亦载，则知所编甚驳也。

陈去非尝为余言：唐人皆苦思作诗，所谓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，“句向夜深得，心从天外归”，“吟成五字句，用破一生心”，“蟾蜍影里清吟苦，舴艋舟中白发生”之类是也。故造语皆工，得句皆奇，但韵格不高

，故不能参少陵之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之”字）逸步。后之学诗者，傥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下有“或”字）能取唐人语而掇入少陵绳墨步骤中，此速肖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连胸”）之术也。余尝以此语似叶少蕴，少蕴云：李益诗云：“开门风动竹，疑是故人来”，沈亚之诗云：“徘徊花上月，虚度可怜宵”，皆佳句也。郑谷掇取而用之，乃云：“睡轻可忍风敲竹，饮散那堪月在花”，真可与李沈作仆奴。由是论之，作诗者兴致先自高远，则去非之言可用；傥不然，便与郑都官无异。

杜甫读苏涣诗，则曰：“余发喜却变，白间生黑丝。”高适观陈十六史碑，则曰：“我来观雅制，慷慨变毛发。”

方干诗，清润小巧，盖未升曹、刘之堂，或者取之太过，余未晓也。王赞尝称之曰：“侵肌涤骨，冰莹霞绚，嘉肴自将，不吮余隼。丽不芬葩，苦不癯棘，当其得志，倏与神会。”孙合尝称之曰：“其秀也，仙蕊于常花；其鸣也，灵鼉于众响。”观其所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所”字）作《登灵隐峰诗》云：“山迭云霞际，川倾世界东。”《送喻坦之诗》云：“风尘辞帝里，舟楫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楫”，同）到家林。”此真儿童语也。《寄喻鳧》云：“寒芜随楚尽，落叶渡淮稀。”而《送喻坦之下第》又云：“过楚寒方尽，浮淮月正沉。”《赠路明府诗》云：“吟成五字句，用破一生心。”而《赠喻鳧》又云：“才吟五字句，又白几茎须。”《称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湖”）湖心寺中岛》云：“雪折停猿树，花藏浴鹤泉。”而《寄越上人》又云：“窗接停猿树，岳飞浴鹤泉。”《于使君诗》云：“月中倚棹吟渔浦，花底垂鞭醉凤城。”而《送伍秀才诗》又云：“倚棹寒吟渔浦月，垂鞭醉入凤城春。”尘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观”）其语言，重复如此，有以见其窘也。至于“野渡波摇月，空城雨翳钟”，“白猿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猿”，同）垂树窗边月，红鲤惊钩竹外溪”，“义行相识处，贫过少年时”等句，诚无愧于孙、王所赏。

李长吉云：“我生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当”）二十不得意，一生愁心，谢如梧兰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一心愁谢如枯兰”）。”至二十七而卒。陈无己《除夜诗》云：“七十已强半，所余能几何。遥知暮夜促，更觉后生多。”至四十九而卒。语意不祥如此，岂神明者先受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授”）之耶？

连绵字不可挑转用，诗人间有挑转用者，非为平侧所牵，则为韵所牵也。罗昭谏以沆寥为寥沆，是为平侧所牵，《秋风生桂枝诗》所谓“寥沆工夫大”是也。又以汎澜为澜汎，是为韵所牵，《哭孙员外诗》所谓“故侯何在泪澜汎”是也。

老杜咏《萤火诗》云：“幸因腐草出，敢近太阳飞。未足临书卷，时能点客衣。”似讥当时阉人用事于人君之前，不能主张文儒，而乃如青蝇之点素也。说者乃谓喻小有才而侵侮大德，岂不误哉。罗隐窃取其意，乃曰：“不思曾腐草，便拟倚孤光。若道通文翰，车公业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照”）肯长。”其视前作愧矣。

沈存中云：“退之《城南联句》云：‘竹影金琐碎。’金琐碎者，日光也，恨句中无日字尔。”余谓不然，杜子美云：“老身倦马河堤永，踏尽黄榆绿槐影。”亦何必用日字？作诗正欲如此。

诗家有换骨法，谓用古人意而点化之，使加工也。李白诗云：“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。”荆公点化之，则云：“缲成白发三千丈。”刘禹锡云：“遥望洞庭湖翠水（“翠水”，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水面”），白银盘里一青螺。”山谷点化之，则云：“可惜不当湖水面，银山堆里看青山。”孔稚圭《白苧歌》云：“山虚钟响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磬”）彻。”山谷点化之，则云：“山空响管弦。”卢仝诗云：“草石是亲情。”山谷点化之，则云：“小山作朋友，香草当姬妾。”学诗者不可不知此。

鲁直谓陈后山学诗如学道，此岂寻常雕章绘句者之可拟哉。客有为余言后山诗，其要在于点化杜甫语尔。杜云“昨夜月同行”，后山则云“勤勤有月与同归”。杜云“林昏罢幽磬”，后山则云“林昏出幽磬”。杜云“古人日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去”）已远”，后山则云“斯人日已远”。杜云“中原鼓角悲”，后山则云“风连鼓角悲”。杜云“暗飞萤自照”，后山则云“飞萤元失照”。杜云“秋觉追随尽”，后山则云“林湖更觉追随尽”。杜云“文章千古事”，后山则曰“文章平日事”。杜云“乾坤一腐儒”，后山则曰“乾坤着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着”，同）腐儒”。杜云“孤城隐雾深”，后山则曰“寒城着雾深”。杜云“寒花只暂香”，后山则云“寒花只自香”。如此类甚多，岂非点化老杜之语而成者？余谓不然。后山诗格律高古，真所谓“碌碌盆盎中，见此古壘洗”者。用语相同，乃是读少陵诗熟，不觉在其笔下，又何足

以病公。

《五代史补》载罗隐《题牡丹》云：“若教解语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虽然不语”）应倾国，任是无情也动人。”曹唐曰：“此乃咏子女障子尔。”隐曰：“犹胜足下作鬼诗。”乃诵唐《汉武帝（按《历代诗话》本原亦作“要”，点校者据《类编》本改作“宴”）宴王母诗》曰：“树底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洞里”）有天春寂寂，人间无路月茫茫。”岂非鬼诗。《南史》载孝武尝问颜延之曰：“谢庄《月赋》何如？”答曰：“庄始知‘隔千里兮共明月’。”帝召庄，以延之语语之。庄应声曰：“延之作《秋胡诗》，始知‘生为久离别，没为长不归。’”《典论》云：“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。”

高适《别郑处士》云：“兴来无不惬，才大亦何伤。”《寄孟五诗》云：“秋气落穷巷，离忧兼暮蝉。”《送萧十八》云：“常苦古人远，今见斯人古。”《题陆少府书斋》云：“散帙至栖鸟，明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镫”）留故人。”皆佳句也。《上陈左相》云：“天地庄生马，江湖范蠡舟。”亦有含蓄。但庄子谓天地一指，万物一马，而以天地为马，悞矣。

晋张翰忆吴中莼菜鲈脍而归，而高适屡作越上用。如《送崔功曹赴越》云：“今朝欲乘兴，随尔食鲈鱼。”《送李九赴越》云：“镜水若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君”）所忆，莼羹子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”）旧便。”人以为疑。余考《地理志》，汉吴县隶今会稽郡，则以鲈鱼作越上，亦无伤也。

山谷诗多用“稻田衲”，亦云“田衣”。王摩诘诗云：“乞饭从香积，裁衣学水田。”又云：“手巾花氎净，香帔稻畦成。”岂用是邪？

鲁直谓东坡作诗，未知句法。而东坡题鲁直诗云：“每见鲁直诗，未尝不绝倒。然此卷语妙甚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甚妙”，无“语”字），而殆非悠悠者可识。能绝倒者已是可人。”又云：“读鲁直诗，如见鲁仲连、李太白，不敢复论鄙事。虽若不适用，然不为无补。”如此题识，其许之乎，其讥之也？鲁直酷爱陈无己诗，而东坡亦不深许。鲁直为无己扬誉无所不至，而无己乃谓“人言我语胜黄语”何耶？

自古工诗者，未尝无兴也。覩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观”）物有感焉，则有兴。今之作诗者，以兴近乎讷也，故不敢作，而诗之一义废矣！老杜《莒

诗》云：“两句不甲坼，空惜埋泥滓。野苋迷汝来，宗山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生”）生实于此。”皆兴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。至高适《题张处士菜园》则云：“耕地桑柘间，地肥菜常熟。为问葵藿资，何如庙堂肉。”则近乎讷矣。作诗者苟知兴之与讷异，始可以言诗矣。

张籍，韩愈高弟也。愈尝作《此日足可惜》赠之，八百余言。又作《喜侯喜至》之篇赠之，二百余言；又有《赠张籍》一篇，二百言，皆不称其能诗。独有《调张籍》一篇大尊李杜，而末章有“顾语地上友，经营无太忙”之句。《病中赠张籍》一篇有“半涂喜开凿，派别失大江。吾欲盈其气，不令见麾幢”之句。《醉赠张彻》有“张籍学古淡，轩昂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鹤”）避鸡群”之句。则知籍有意于慕大，而实无可取者也。及取其集而读之，如《送越客诗》云：“春云剡溪口，残月镜湖西。”《逢故人诗》云：“海上见花发，瘴中闻鸟飞。”《送海客诗》云：“入国自献宝，逢人多赠珠。”“紫掖发章句，青闱更咏歌。”如此之类，皆骈句也。至于语言拙恶，如：“寺贫无施利，僧老足慈悲。”“收拾新琴谱，封题旧药方。”“多申请假牒，祇送贺官书。”此尤可笑。至于乐府，则稍超矣。姚秘监尝称之曰：“妙绝《江南曲》，凄凉《怨女诗》。”白太傅尝称之曰：“尤攻乐府词，举代少其伦。”由是论之，则人士所称者非以诗也。

应制诗非他诗比，自是一家句法，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尔。夏英公《和上元观灯诗》云：“鱼龙曼衍六街呈，金锁通宵启玉京。冉冉游尘生辇道，迟迟春箭入歌声。宝坊月皎龙灯淡，紫馆风微鹤焰平。宴罢南端天欲晓，回瞻河汉尚盈盈。”王岐公诗云：“雪清华月满仙台，万烛当楼宝扇开。双凤云中扶辇下，六鳌海上驾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山”）来。镐京春酒沾周燕，汾水秋风陋汉材。一曲升平人共乐，君王又进紫霞杯。”二公虽不同时，而二诗如出一人之手，盖格律当如是也。丁晋公《赏花钓鱼诗》云：“莺惊凤辇穿花去，鱼畏龙颜上钓迟。”胡文恭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公”）云：“春暖仙萸初糝靡，日斜芝盖尚徘徊。”郑毅夫云：“水光翠绕九重殿，花气醲熏万寿杯。”皆典实富艳有余。若作清癯平澹之语，终不近尔。

翰苑作春帖子，往往秀丽可喜。如苏子容云：“璇宵一夕斗揲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标”）东，潋滟晨曦照九重。和气熏风摩盖壤，竞消金甲事春农。”邓温伯云：“晨曦潋滟上帘栊，金屋熙熙歌吹中。桃脸似知宫宴早，百花头上放轻红。”蒋颖叔云：“昧旦求衣向晓鸡，蓬莱仗下日将西。花添漏鼓三声

远，柳映春旗一色齐。”梁君贶诗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诗”字）云：“东方和气斗回杓，龙角中星转紫霄。圣主问安天未晓，求衣亲护玉宸朝。”皆佳作也。余观郑毅夫《新春词》四首，其一云：“春色应随步辇还，珠旒玉几照龙颜。紫云殿下朝元罢，便领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令”）东风到世间。”其二云：“春风细拂绿波长，初过层城度建章。草色未迎雕辇翠，柳梢先学赭衣黄。”其三云：“晴晖散入凤凰楼，一行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桁”）珠帘不下钩。汉殿鬪簪双彩燕，并和春色上钗头。”其四云：“小池春破玉玲珑，声触帘钩渐好风。闲绕阑干掐花树，春痕已着半梢红。”观此四诗，与帖子格调何异？岂久于翰苑而笔端自然习熟邪？

咸平景德中，钱惟演、刘筠首变诗格，而杨文公与王鼎、王綽号“江东三虎”，诗格与钱、刘亦绝相类，谓之“西昆体”。大率效李义山之丰富藻丽，不作枯瘠语，故杨文公在至道中得义山诗百余篇，至于爱慕而不能释手。公尝论义山诗，以谓包蕴密致，演绎平畅，味无穷而炙愈出，镇弥坚而酌不竭，使学者少窥其一斑，若涤肠而浣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洗”）骨。是知文公之诗，有得于义山者为多矣。又尝以钱惟演诗二十七联，如“雪意未成云着地，秋声不断鴈连天”之类，刘筠诗四十八联，如“溪笺未破冰生砚，垆酒新烧雪满天”之类，皆表而出之，纪之于《谈苑》。且曰二公之诗，学者争慕，得其格者，蔚为佳咏。可谓知所宗矣。文公钻仰义山于前，涵泳钱、刘于后，则其体制相同，无足怪者。小说载优人有以义山为戏者，义山服蓝缕之衣而出。或问曰：“先辈之衣何在？”曰：“为馆中诸学士捋扯去矣。”人以为笑。

颜延之谢灵运各被旨拟《北士篇》，延之受诏即成，灵运久而方就。梁元帝云：“诗多而能者沈约，少而能者谢朓，虽有迟速多寡之不同，不害其俱工也。”

米元章赋诗绝人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妙”），而人罕称之者，以书名掩之也。如《不及陪东坡往金山作水陆诗》云：“久阴障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阵”）夺佳山川，长澜四溢鱼龙渊。众看李、郭渡浮玉，晴风扫出清明天。颇闻妙力开大施，足病不列诸方仙，想应苍壁有垂露，照水百怪愁寒烟。”《栖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柄”）云阁》云：“云出救世早，泽泆云寻归。入石了不见，丰功已如遗。龙蹇荐复起，抱石明幽姿。云乎无定所，隐者何当栖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栖”）。”如此二诗，殆出翰墨畦径之表，盖自迈往凌云之气流，非寻规索矩者之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所”）可到也。

余襄公靖尝在契丹作胡语诗云：“夜筵没逻臣拜洗，两朝厥荷情干勒。微臣雅鲁祝君统，圣寿铁摆俱可忒。”没逻言后，盛拜洗言受赐，厥荷言通好，干勒言厚重，铁摆言嵩高也。沈存中《笔谈》载刁约使契丹戏为诗云：“押燕移离毕，看房贺跋支。践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贱”）行三匹裂，密赐十貔狸。”移离毕，如中国执政官；贺跋支，执衣防合人；匹裂，小木罌；貔狸，形如鼠而大，狄人以为珍馐。二诗可作对，故表而出之。

诗之有思，卒然遇之而莫遏，有物败之则失之矣。故昔人言覃思、垂思、抒思之类，皆欲其思之来，而所谓乱思、荡思者，言败之者易也。李棨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郑紫”）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，唐求诗所游历不出二百里，则所谓思者，岂寻常咫尺之间所能发哉！前辈论诗思多生于杳冥寂寞之境，而志意所如，往往出乎埃壘之外。苟能如是，于诗亦庶几矣。小说载谢无逸问潘大临云：“近日曾作诗否？”潘云：“秋来日日是诗思。昨日捉笔得‘满城风雨近重阳’之句，忽催租人至，令人意败，辄以此一句奉寄。”亦可见思难而败易也。

韩退之《调张籍诗》曰：“刺手拔鲸牙，举瓢酌天浆。”魏道辅谓高至酌天浆，幽至于拔鲸牙，其用思深远如此。彼独未读《送无本诗》尔。其曰：“我尝示之难，勇往无不敢。蛟龙弄牙角，造次欲手揽。众鬼囚大幽，下觑袭元窟。”言手揽蛟龙之角，下觑众鬼之窟，皆难事，而无本勇往无不敢，盖作文以气为主也。则《调张籍》之句，无乃亦是意乎？

孟郊诗云：“食芥肠亦苦，强歌声无欢。出门即有碍，谁谓天地宽。”许浑诗云：“万里碧波鱼恋钓，九重青汉鹤愁笼。”皆是穷蹙之语。白乐天诗云：“无事日月长，不羁天地阔。”与二子殆宵壤矣。《青箱杂记》载李泰伯一绝云：“人言落日是天涯，望极天涯不见家。已恨碧山相掩映，碧山还被暮云遮。”识者曰，此诗意有重重障碍，李君其不偶乎！后果如其言。

●卷三

元、白齐名，有自来矣。元微之写白诗于闾州西寺，白乐天写元诗百篇，合为屏风，更相倾慕如此。而乐天必言微之诗得己格律顿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更”）进，所谓“每被老元偷格律”是也。然微之《江陵放言》与《送客岭南诗》，乐天皆拟其作何耶？东坡尝效山谷体作江字韵诗，山谷谓坡收敛光芒，入此窘步。余于乐天亦云。

诗人赞美同志诗篇之善，多比珠玑、碧玉、锦绣、花草之类，至杜子美则岂肯作此陈腐语邪？《寄岑参诗》云：“意惬关飞动，篇终接混茫。”《夜听许十一诵诗》云：“精微穿溟滓，飞动摧霹雳。”《赠卢琨诗》曰：“藻翰惟牵率，湖山合动摇。”《赠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郑”）谏议诗》云：“毫发无遗憾，波澜独老成。”《寄李白诗》云：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。”《赠高适诗》云：“美名人不及，佳句法如何。”皆惊人语也。视余子其神芝之与腐菌哉！

李太白、杜子美诗皆掣鲸手也。余观太白《古风》、子美《偶题》之篇，然后知二子之源流远矣。李云：“《大雅》久不作，吾衰竟谁陈！《王风》委蔓草，战国多荆榛。”则知李子所得在《雅》。杜云：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骚人嗟不见，汉道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选”）盛于斯。”则知杜之所得在骚。然李不取建安七子，而杜独取垂拱四杰何耶？南皮之韵，固不足取，而王、杨、卢、骆亦诗人之小巧者尔。至有“不废江河万古流”之句，褒之岂不太甚乎？

贾岛携新文诣韩愈云：“青竹未生翼，一步万里道。安得西北风，身愿变蓬草。”可见急于求师。愈赠诗云：“家住幽都远，未识气先感。来寻吾何能，无殊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味”）嗜昌歜。”可见谦于授业。此皆岛未儒服之时也。洎愈教岛为文，遂弃浮屠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图”），学举进士。《摭言》载岛初赴名场，于驴上吟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”。遇权京尹韩吏部呵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呼”）唱而不觉，洎拥至马前，则曰：“欲作敲字，又欲作推字，神游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游”）诗府，致冲大官。”愈曰：“作敲字佳矣。”是时岛识韩已久矣，使未相识，愈岂肯教其作敲字邪！

余读许浑诗，独爱“道直去官早，家贫为客多”之句。非亲尝者，不知其味也。《赠萧兵曹诗》云：“客道耻摇尾，皇恩宽犯鳞。”“直道去官早”之实也。《将离郊园诗》云：“久贫辞国远，多病在家希。”“家贫为客多”之实也。

苏养直《清江曲》见赏于东坡，以为与李太白无异。所谓“属玉双飞水满塘，菰蒲深处浴鸳鸯”是也。既为前辈所赏，名已不没。而又作《后清江曲》一篇，岂养直尚恶其少作邪？所谓“呼儿极浦下笭箬，社瓮欲熟浮蛆香。

” “轻蓑淅沥鸣秋雨，日暮乘流自相语。”如此等句，《前清江曲》似未到也。

作诗贵雕琢，又畏有斧凿痕，贵破的，又畏黏皮骨，此所以为难。李商隐《柳诗》云：“动春何限叶，撼晓几多枝。”恨其有斧凿痕也。石曼卿《梅诗》云：“认桃无绿叶，辨杏有青枝。”恨其黏皮骨也。能脱此二病，始可以言诗矣。刘梦得称白乐天诗云：“郢人斤斲无痕迹，仙人衣裳弃刀尺。世人方内欲相从，行尽四维无处觅。”若能如是，虽终日斲而鼻不伤，终日射而鹄必中，终日行于规矩之中，而其迹未尝滞也。山谷尝与杨明叔论诗，谓以俗为雅，以故为新，百战百胜。如孙、吴之兵，棘端可以破镞；如甘蝇、飞卫之射，捏聚放开，在我掌握，与刘所论，殆一辙矣。

杜牧《赤壁诗》云：“折戟沉沙铁未消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李义山集中亦载此诗，未知果何人所作也。

自古文人，虽在艰危困踣之中，亦不忘于制述。盖性之所嗜，虽鼎镬在前不恤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恤”）也，况下于此者乎？李后主在围城中，可谓危矣，犹作长短句。所谓“樱桃落尽春归去，蝶翻金粉双飞。子规啼月小楼西”，文未就而城破。蔡约之尝亲见其遗藁。东坡在狱中作诗《赠子由》云：“是处青山可藏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埋”）骨，它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他”）年夜雨独伤神。”犹有所托而作。李白在狱中作诗上崔相云：“贤相燮元气，再欣海县康。应念覆盆下，雪泣拜天光。”犹有所诉而作。是皆出于不得已者。刘长卿在狱中，非有所托诉也，而作诗云：“斗间谁与看冤气，盆下无由见太阳。”一诗云：“壮志已怜成白发，余生犹待发青春。”一诗云：“冶长空得罪，夷甫不言钱。”又有《狱中见画佛诗》，岂性之所嗜？则縲继之苦，不能易雕章绩句之乐与？

黄庶，字亚夫，尝有《怪石》一绝传于世云：“山鬼水怪着薜荔，天禄辟邪眠莓苔。钩帘坐对心语口，曾见汉家池馆来。”人士脍炙，以为奇作。唐张碧诗亦不多见，尝有《池上怪石诗》云：“寒姿数片奇突兀，曾作秋江秋水骨。先生应是厌风雷，着向池边塞龙窟。我来池上倾酒尊，半酣书破青烟痕。参差翠缕摆不落，笔头惊怪黏秋云。我闻吴中、项容水墨有高价，邀得将来倚松下。铺却双缯直道难，掉首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手”）空归不成画。”二诗殆未易甲乙也。

杜子美诗喜用《文选》语，故宗武亦习之不置，所谓“熟精《文选》理，休觅彩衣轻”。又云“呼婢取酒壶，续儿诵《文选》”是也。唐朝有《文选》学，而时君尤见钦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钦”字）重，分别本以赐金城，书绢素以属裴行俭是也。外史《捣扪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柁机”）》载，郑奕尝以《文选》教其子，其兄曰：“何不教读《论语》，免学沈、谢嘲风弄月，污人行止。”郑兄之言，盖欲先德行而后文艺，亦不为无理也。

元和十一年六月，武元衡将朝，夜漏未尽三刻，骑出里门，遇盗，薨于墙下。许孟容谓国相横尸而盗不得，为朝廷耻。遂下诏募捕，竟得贼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贼”字）。始得张晏者，王承宗所遣；訾珍者，李师道所遣也。初，元衡策李锜之必反。已而锜果反就诛。由是诸镇桀骜者，皆不自安，以致于是。刘梦得有《代靖安佳人怨诗》云：“宝马鸣珂踏晓尘，鱼文匕首犯车茵。适来行哭里门外，昨夜画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华”）堂歌舞人。”又云：“秉烛朝天遂不回，路人弹指望高台。墙东便是伤心地，夜夜秋萤飞去来。”余考梦得为司马时，朝廷欲澡濯补郡，而元衡执政，乃格不行。梦得作诗伤之而托于靖安佳人，其伤之也，乃所以快之与？

裴度平淮西，绝世之功也。韩愈《平淮西碑》，绝世之文也。非度之功不足以当愈之文，非愈之文不足以发度之功。碑成，李愬之子乃谓没父之功，讼之于朝。宪宗使段文昌别作。此与舍周鼎而宝康瓠何异哉？李义山诗云：“碑高三丈字如手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斗”），负以灵鳌蟠以螭。句奇语重喻者少，谗之天子言其私。长绳百尺拽碑倒，龕砂大石相磨治。公之斯文若元气，先时已入人肝脾。”愈书愬曰：“十月壬申，愬用所得贼将，自文城因天大雪，疾驰百二十里到蔡，取元济以献。”与文昌所谓“郊云晦冥，寒可堕指。一夕卷旆，凌晨破关”等语，岂不相万万哉！东坡先生责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谪”）官过旧驿壁间，见有人题一诗云：“淮西功业冠吾唐，吏部文章日月光。千古断碑人脍炙，世间谁数段文昌。”坡喜而录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诵”）之。

裴度在朝，宪宗委任不疑，使破三贼。已而吴元济授首，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，李师道被擒。两河诸侯，忠者怀，强者畏，克融、廷凑皆不敢桀骜，勋烈之盛，一时无与比肩者。惟李义山指为圣相，诗曰“帝得圣相相曰度”，又曰“呜呼圣皇及圣相”，亦过矣哉。荀卿曰：“得圣臣者帝。”若舜、

禹、伊尹、周公皆圣臣也，谓四人为圣臣则可，谓裴度为圣相，其可哉？

李翱、皇甫湜集中皆无诗。世传翱有《县君好砖渠》一诗，并《传灯录》载《答药山》一偈，湜祗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祗”）有《浯溪留题》一篇而已。

刘叉爱金使酒，不拘细行，士类鄙之。史载叉持韩愈金数斤去，曰：“此谀墓中人得尔，不若与刘君为寿。”是爱金者。又载少为侠行，因酒杀人亡命，会赦出。是使酒者。而其集有《烈士咏》云：“烈士或爱金，爱金不为贫。义死天亦许，利生天亦嗔。胡为轻薄儿，使酒杀平人。”岂叉自以为烈士邪？

刘叉诗酷似玉川子，而传于世者二十七篇而已。《冰柱》、《雪车》二诗，虽作语奇怪，然议论亦皆出于正也。《冰柱诗》云：“不为四时雨，徒于道路成泥粗（《历代诗话》本原亦作“粗”，点校者据类编本改为“阻”）。不为九江浪，徒能汨没天之涯。”《雪车诗》谓“官家不知民馁寒，尽驱牛车盈道载。屑玉载载欲何之？秘藏深宫，以御炎酷。”如此等句，亦有补于时，与玉川《月蚀诗》稍相类。

东坡拈出陶渊明谈理之诗，前后有三：一曰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二曰“笑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”。三曰“客养千金躯，临化消其宝。”皆以为知道之言。盖摘章绘句，嘲弄风月，虽工亦何补。若覩道者，出语自然超诣，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。山谷尝跋渊明诗卷云：“血气方刚时，读此诗如嚼枯木。及绵历世事，如决定无所用智。”又尝论云：“谢康乐、庾义城之诗，炉锤之功，不遗余力，然未能窥彭泽数仞之墙者，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，渊明直寄焉。”持是以论渊明诗，亦可以见其关键也。

省题诗自成一家，非他诗比也。首韵拘于见题，则易于牵合，中联缚于法律，则易于骈对，非若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，可以纵横在我者也。王昌龄、钱起、孟浩然、李商隐辈皆有诗名，至于作省题诗，则疎矣。王昌龄《四时调玉烛诗》云：“祥光长赫矣，佳号得温其。”钱起《巨鱼纵大壑诗》云：“方快吞舟意，尤殊在藻嬉。”孟浩然《骐驎长鸣诗》云：“逐逐怀良驭，萧萧顾乐鸣。”李商隐《桃李无言诗》云：“夭桃花正发，秣李蕊方繁。”此等句与儿童无异，以此知省题诗自成一家也。

诗人比雨，如丝如膏之类甚多，至杜牧乃以羽林鎗为比（“杜牧”以下九字，《历代诗话》本脱前七字，“为比”讹作“为此”），恐未尽其形似。《念昔游》云：“云门寺外逢猛雨，林黑山高雨脚长。曾奉郊宫为近侍，分明[才双][才双]羽林枪。”《大雨行》云：“四面崩腾玉京仗，万里横互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亘”）羽林枪。”岂去国凄断之情，不能忘鸡翅豹尾中邪？

武元衡诗不多，集中有《酬严司空荆南见寄诗》两篇，一云：“金貂再领三公府，玉帐连封万户侯。”一云：“汉家征镇委条侯，虎节龙旌居上头。”皆续以“帘卷青山巫峡晓，烟开碧树渚宫秋。”第三联一云：“刘琨坐啸风清塞，谢朓题诗月满楼。”一云：“金笳尽掩故人泪，丽句初传明月楼。”皆续以“白雪调高歌不得，美人相顾翠蛾愁。”人讶其太同。余谓乃元衡删润之本，集中两存之尔。当以前篇为正，后篇诚未工也。

诗体如八音歌、建除体之类，古人赋咏多矣。用十二神为诗者，始见于沈炯，山谷亦尝效为之。余友人莫之用，其祖馘，尝以辩舌说贼，脱百人于死，意其后必昌，而之用乃贫不能以自存，天理殆难晓也。余尝以此格作诗赠之云：“抱犬高眠已云足，更得牛衣有余燠。起来败絮拥悬鹑，谁羨龙髯织冰縠。踏翻菜园底用羊，从他春雷吼枯肠。击锤烹鼎莫渠爱，小笔自许猴葵香。半世饥寒孔移带，鼠米占来身渐泰。吉云神马日匝三，樗蒲肯作猪奴态。虎头食肉何足夸，阴德由来报宜奢。丹灶功成无跃兔，玉函方秘缘青蛇。”

仲长统云：“垂露成帟，张霄成幄。沆瀣当餐，九阳代烛。”盖取无情之物作有情用也。自后窃取其意者甚多。张志和则云：“太虚为室，明月为烛。”王康琚则云：“华条当圆屋，翠叶代绮窗。”吴筠则云：“绿竹可充食，女萝可代裙。”刘伶则云：“日月为扃牖，八荒为庭衢。”皆是意也。李义山《无题诗》云：“春蚕到死丝方歇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此又是一格。今效此体为俚语小词传于世者甚多，不足道也。

东坡在儋耳时，余三从兄讳延之，自江阴担簦万里，绝海往见，留一月。坡尝诲以作文之法曰：“儋州虽数百家之聚，州人之所须，取之市而足，然不可徒得也，必有一物以摄之，然后为己用。所谓一物者，钱是也。作文亦然，天下之事，散在经子史中，不可徒使，必得一物以摄之，然后为己用。所谓一物者，意是也。不得钱不可以取物，不得意不可以用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明”）事，此作文之要也。”吾兄拜其言而书诸绅。尝以亲制龟冠为献，坡

受之，而赠以诗云：“南海神龟三千岁，兆叶朋从生庆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爰”）喜。智能周物不周身，未免人钻七十二。谁能用尔作小冠，峋嵝耳孙刳其制。今君此去宁复来，欲慰相思时整视。”今集中无此诗，余尝见其亲笔。后坡归宜兴，道由无锡洛社，尝至孙仲益家。时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时”字）仲益年在髫髻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韶髻”），坡曰：“孺子习何艺？”孙曰：“学对属。”坡曰：“试对看。”徐曰：“衡门稚子璠玦器。”孙应声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曰”）：“翰苑仙人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神仙”）锦绣肠。”坡抚其背曰：“真璠玦器也！异日不凡。”二事皆吾乡人士所知，辄记于此。

唐王建以宫词名家。本朝王岐公亦作宫词百篇，不过述郊祀、御试、经筵、翰苑、朝见等事，至于宫掖戏剧之事，则秘不得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可”）传，故诗词中亦罕及。若建者，乃内侍王守澄之宗侄，得宫中之事为详。如“丛丛洗手绕金盆，旋拭红巾入殿门。众里遥抛新橘子，在前收得便承恩。”又云“避脱昭仪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避暑昭阳”）不掷卢，井边含水喷鸦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鸦”，同）雏。内中数日多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无”）呼唤，写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搨”）得《滕王蛺蝶图》。”如此之类，非守澄说似，则建岂能知哉。初，守澄读建宫词，谓之曰：“宫掖之事，而子昌言之，倘得罪，将奚赎？”建与之诗曰：“三朝行坐镇相随，今上春宫见小时。脱下御衣先赐着，进来龙马每教骑。长承密旨归家少，独奏边机出殿迟。不是姓同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当家”）亲说向，九重争得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遣”）外人知。”自是守澄不敢有言。花蕊夫人亦有宫词百篇，如“月头支给买花钱，满殿宫人近数千。遇着唱名多不语，含羞急过御床前”之类，亦可喜也。

郭子稍学作小诗，尝赋《梅花》云：“玉屑装龙脑，云衣覆麝脐。何堪夜来雪，香色两凄迷。”《留友人诗》云：“良友间何阔，春事遽如许。劳君下鸥沙，一叶系春渚。昨梦堕前世，再见欣欲舞，聊呼花底杯，酒面点红雨。狂歌谢贯珠，清论杂挥尘。骊驹未可歌，妙句须君吐。”观此数语，似粗知诗家畦径，学之不己必佳，但恐其中堕尔。

●卷四

唐卢纶与吉中孚、韩翃、钱起、司空晓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曙”）、苗发、崔峒、耿漳、夏侯审、李端皆能诗齐名，号“大历十才子”。宪宗尤爱纶文，至诏张仲素访其遗藁，故纶集中往往有赠诸人诗，所谓“旧录藏云穴，新

诗满帝乡”者，送中孚之诗也；“引水忽惊冰满碕，向田空见石和云”者，寄漳、端之诗也；“拥褐觉霜下，抱琴闻鴈来”者，同漳宿旅舍之诗也；“风倾竹上雪，山对酒边人”者，题苗发竹间亭诗也；“桂树曾同折，龙门几共登”者，寄端、峒、晓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曙”）、漳之诗也。司空晓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曙”）亦有送中孚诗云：“听猿看楚岫，随鴈到吴洲。”耿漳寄晓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曙”）云：“老医迷旧疾，朽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朽”）药误新方。”李端寄纶云：“熊寒方入树，鱼乐稍离渊。”钱起《答苗发龙池诗》云：“暂别迎车雉，还随护法龙。”又赠夏侯审云：“诗成流水上，梦尽落花间。”诸人更倡迭和，莫非佳句。盖草木臭味既同，则金兰契分弥笃尔。史载郭暖进官，大集名士，李端赋诗最工。钱起曰：“素为尔。请以起姓别赋。”端立献一章，又工于前。起之妒贤徒增愧，而端之捷思为可服也。

《古辞》云：“藁砧今何在，山上复有山。何当大刀头，破镜飞上天。”藁砧，砧也，谓夫也。山上有山，出也。大刀头，刀上环也。破镜，言半月当还也。此诗格非当时有释之者，后人岂能晓哉。《古辞》又云：“围碁烧败袄，着子故衣然。”陆龟蒙、皮日休回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间”）尝拟之。陆云：“旦日思双履，明时愿早谐。”皮云：“莫言春茧薄，犹有万重思。”是皆以下句释上句，与藁砧异矣。《乐府解题》以此格为“风人诗”，取陈诗以观民风，示不显言之意。至东坡《无题诗》云：“莲子擘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劈”）开须见薏，楸枰着尽更无碁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碁”，同）。破衫却有重缝处，一饭何曾忘却匙。”是文与释并见于一句中，与“风人诗”又小异矣。（此条《历代诗话》本接上条）

观《楚国先贤传》，言汝南应璩作《百一诗》，讥切时事，徧以示在事者，皆怪愕以为应焚弃之。及观《文选》所载璩《百一篇》，略不及时事何耶？又观郭茂倩杂体诗，载《百一诗》五篇，皆璩所作，首篇言马子侯解音律，而以《陌上桑》为《凤将雏》。二篇伤翳桑二老，无以葬妻子，而已无宣孟之德，可以矜其急。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，斗酒自劳，不肯为子孙积财。末篇即《文选》所载是也。第四篇似有讽谏，所谓“苟欲娱耳目，快心乐腹肠。我躬不悦欢，安能虑死亡。”此岂非所谓应焚弃之诗乎？方是时，曹爽事多违法，而璩为爽长史，切谏其失如此。所谓《百一》者，庶几百分有一补于爽也。而爽卒不悟，以及于祸。或谓以百言为一篇者，以字数而言也；或谓百者数之终，一者数之始，士有百行，终始如一者，以士行而言也。然皆穿凿之说

，何足论哉？后何逊亦有拟《百一》体，所谓“灵辄困桑下，于陵食李螯。”其诗一百屎字，恐出于或者之说。然璩诗每篇字数各不同，第不过四十（“四十”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一百”）字尔。

皮日休《杂体诗序》曰：“《诗》云‘蟠螭在东’，又曰‘鸳鸯在梁’，双声起于此也。”陆龟蒙诗序曰：“迭韵起自梁武帝云‘后牖有朽柳’。当时侍从之臣皆唱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倡”，同）和：刘孝绰云‘梁王长康强’，沈休文云：‘载载每碍埭。’（此句《历代诗话》本作：沈休文云“偏眠船舷边”，庾肩吾云“载碓每碍埭”）自后用此体作为小诗者多矣，如王融所谓‘园衡炫红[白鷺]，湖苻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晔”，同）黄华’，温庭筠所谓‘栖息销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消”，同）心象，檐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檐”，同）楹溢艳阳’，皆效双声而为之者也。”陆龟蒙所谓“琼英轻明生，竹石滴沥碧”，皮日休所谓“康庄伤荒凉，主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土”）虏部伍苦”，皆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效”）迭韵而为之者也。南北朝人士多喜作双声迭韵，如谢庄、羊戎、魏收、崔巖辈，戏谑诙谐之语，往往载在史册，可得而考焉。

钱起与郎士元齐句，时人语曰：“前有沈宋，后有钱郎。”然郎岂敢望钱哉？起《中书遇雨诗》云：“云衔七曜起，雨拂九门来。”《宴李监宅》云：“晚钟过竹静，醉客出花迟。”《罢官后》云：“秋堂入闲夜，云月思离居。”《对雨》云：“生事萍无定，愁心云不开。”亦可谓奇句矣。士元诗岂有如此句乎？《赠盖少府新除江南尉》云：“客路寻常随竹影，人家大底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抵”）傍山岚。”《题王季友半日村别业》云：“长溪南路当羣岫，半景东邻照数家。”此何等语？余读其诗，尽帙未见有可喜处，以是知不及起远甚。

僧祖可，俗苏氏，伯固之子，养直之弟也。作诗多佳句。如《怀兰江》云：“怀人更作梦千里，归思欲迷云一滩”，《赠端师》云“窗间一榻篆烟碧，门外四山秋叶红”等句，皆清新可喜。然读书不多，故变态少。观其体格，亦不过烟云、草树、山水、鸥鸟而已。而徐师川作其诗引，乃谓自建安七子，南朝二谢，唐杜甫、韦应物、柳宗元，本朝王荆公、苏、黄妙处，皆心得神解，无乃过乎？师川作《画虎行》末章云：“忆昔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”）顽少小时，先生教诵荆公诗。即今老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耆”）旧无新语，尚有庐山病可师。”不知何故爱其诗如是也。

韦应物诗拟陶渊明而作者甚多，然终不近也。《答长安丞裴税诗》云：“临流意已凄，采菊露未晞。举头见秋山，万事都若遗。”盖效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此怀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之句也。然渊明落世纷，深入理窟，但见万象森罗，莫非真谛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境”），故因见南山而真意具焉。应物乃因意凄而采菊，因见秋山而遗万事，其与陶所得异矣。

杜子美《西郊诗》云：“无人兢来往”，或云“无人与来往”，或云“无人觉来往”，“兢”、“与”皆常谈，“觉”字非子美不能道也。盖炆者避灶，有道者之所惊；舍者争席，隐居者之所贵也。（此条《历代诗话》本无）

作诗在于练字，如老杜“飞星过白水，落月动沙墟”，是练中间一字；“地拆江帆隐，天清木叶闻”，是练末后一字。《酬李都督早春诗》云：“红入桃花嫩，青归柳叶新。”若非“入”与“归”二字，则与儿童之诗何异？（此条《历代诗话》本无）

杜牧之诗字意多用老杜，如《观东兵长》句云：“黑稍将军一鸟轻”，盖用子美“身轻一鸟过”也。《游樊川诗》云：“野竹疎还密，巘泉咽复流”，盖用子美《雨止还作》“断云疏复行”也。盖其心景复之切，则下语自然相符，非有意于蹈袭。故其论杜诗云：“天外凤凰谁得髓，何人解合续弦胶”，岂非自以为得髓者耶？东坡《赠孔毅甫诗》云：“天下几人学杜甫，谁得其皮与其骨”，“前生子美只君是，信手拈得俱天成”，学杜甫而得其皮骨者鲜矣，又况其髓哉！（此条《历代诗话》本无）

李白《月下独酌诗》云：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”而贾岛《翫月诗》亦云：“但爱杉倚月，我倚杉为三。”（此条《历代诗话》本无）

唐窦常、牟、羣、庠、巩兄弟五人，四人擢进士，独群客隐毗陵，因韦夏卿屡荐，始入仕，皆诗人也。牟晚从昭义卢从史，从史浸骄，牟度不可谏，即移疾归东都，故其《秋夕闲居诗》云：“燕燕辞巢蝉蜕枝，穷居积雨坏藩篱。”羣尝为黔中观察使，故其诗云：“佩刀看日晒，赐马旁江调。言语多重译，壶觞每独谣。”而巩诗中乃有《自京师将赴黔南》之作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讹作“所”），谓“风雨荆州二月天，问人初雇峡中舡。西南一望云和水，犹道黔南有四千。”此诗疑羣所作而误寘巩集中尔。常歷武陵、夔、江、抚四州刺

史，所谓“看春又过清明节，算老重经癸巳年”者，将之武陵到松滋渡之所作也。庠诗不见，其《巡内》一绝云：“愁云漠漠草离离，太液（《历代诗话》本原亦作“液”，点校者据《全唐诗》改为“乙”）钩陈处处疑。薄暮毁垣春雨里，残花犹发万年枝。”造句亦可谓秀整矣。兄弟中独羣诗稍低，又不得举进士，而位反居上。巩诗有《放鱼诗》云：“好去长江千万里，不须辛苦上龙门。”岂非为群而言乎？史载巩平居与人言，若不出口，世号“啜菽翁”，乃肯为是耶？（按《历代诗话》本此条自“唐窦常”至“好去长江千”原缺，点校者据《诗话总龟后集》卷三十七补）

张祜喜游山而多苦吟，凡所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所”字）历僧寺，往往题咏。如《题僧壁》云：“客地多逢酒，僧房却厌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讹作“献”）花。”《万道人禅房》云：“残阳过远水，落叶满疎钟。”《题金山寺》云：“僧归夜舫月，龙出晓堂云。寺影中流见，钟声两岸闻。”《题孤山寺》云：“不雨山长润，无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风”）水自阴。断桥荒藓涩，空院落花深。”如杭之灵隐、天竺，苏之灵岩、楞伽，常之惠山、善权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卷”），润之甘露、招隐，皆有佳作。李涉在岳阳尝赠其诗曰：“岳阳西南湖上寺，水阁松房遍文字。新钉张生一首诗，自余吟着皆无味。”信知僧房佛寺赖其诗以标榜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标榜”）者多矣。

张祜诗云：“故国三千里，深宫二十年。”杜牧赏之，作诗云：“可怜故国三千里，虚唱歌词满六宫。”故郑谷云：“张生故国三千里，知者惟应杜紫微。”诸贤品题如是，祜之诗名安得不重乎？其后有“解道澄江静如练，世间惟有谢元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玄”，是）暉”，“解道江南断肠句，世间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惟”，同）有贺方回”等语，皆祖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其”）意也。

唐朝人士，以诗名者甚众，往往因一篇之善，一句之工，名公先达为之游谈延誉，遂至声问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闻”）四驰。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峯青”，钱起以是得名。“故国三千里，深宫二十年”，张祜以是得名。“微云淡河汉，疎雨滴梧桐”，孟浩然以是得名。“兵卫森画戟，宴寝凝清香”，韦应物以是得名。“野火烧不尽，东风吹又生”，白居易以是得名。“敲门风动竹，疑是故人来”，李益以是得名。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”，贾岛以是得名。“画栋朝飞南浦云，珠帘暮卷西山雨”，王勃以是得名。“华裾织翠青如葱，入门下马气如虹”，李贺以是得名。然观各人诗集，平平处甚多

，岂皆如此句哉？古人所谓尝鼎一脔，可以尽知其味，恐未必然尔。杜子美云：“为人性僻耽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耽”，同）佳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。”则是凡子美胷中流出者，无非惊人之语矣。读其集者，当知此言不妄，殆非前数公之可比伦也。

刘禹锡《嘉话》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嘉话录”）载杨祭酒《赠项斯诗》曰：“几度见诗诗总好，今观标格胜于诗。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处相逢说项斯。”斯集中绝少佳句，如《晚春花》云：“疎与香风会，细将泉影移。”《别张籍》云：“子城西并宅，御水北同渠。”拙恶有余，宜祭酒公谓标格胜于诗也。祭酒乃敬之也。其赠斯诗，鄙俗如此，与斯亦奚远哉？

赵嘏《长安秋望诗》云：“残星几点鴈横塞，长笛一声人倚楼。”当时人诵咏之，以为佳作，遂有“赵倚楼”之目。又有《长安月夜与友人话归故山诗》云：“杨柳风多潮未落，蒹葭霜在雁初飞。”亦不减倚楼之句。至于《献李仆射诗》云：“新诺似山无力负，旧恩如水满身流。”则谬矣。

或云韦应物乃韦后之族，憑恃恩私作里中横。故韦集载《逢杨开府诗》云：“少事武皇帝，无赖恃恩私。身作里中横，家藏亡命儿。武皇升仙去，把笔学题诗，两府始收迹，南宫谬见推。”夫武皇平内乱，杀韦后，不应后之族敢于武皇之时豪横若此，正恐非后族尔。李肇《国史补》言应物性高洁，鲜食寡欲，所居焚香扫地而坐。与杨开府诗所述不同，岂非武皇仙去之后，折节悔过之时邪？

竹未尝香也，而杜子美诗云：“雨洗娟娟静，风吹细细香。”雪未尝香也，而李太白诗云：“瑶台雪花数千点，片片吹落春风香。”

韦应物《奉酬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讹作“谢”）处士叔诗》云：“高斋乐宴罢，清夜道相存。”东坡（“坡”原作“破”，据《历代诗话》本改）《次王巩韵》云：“那能废诗酒，亦未妨禅寂。”子由《春尽诗》云：“《楞严》十卷几回读，法酒三升是客同。”道贵冲寂，宴主欢畅，二者恐不能相兼也。白乐天延乐命醮之时，不忘于佛事，达者至今讥之。

古人诗勉人行乐，未尝不以日月迅驶为言。谢惠连云：“四节竞阑候，六龙引颓机。”沈约云：“驰盖转徂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祖”）龙，回星引奔

月。”陆机云：“出西门，望天庭，阳谷既虚崦嵫盈。逝者若斯安得停。”司空图云：“女娲只解补青天，不解煎胶黏日月。”孟郊云：“生随昏晓中，皆被日月驱。”皆佳语也。至卢仝《叹昨日诗》则曰：“上帝版版主何物，日车劫劫西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何”）没。自古圣贤无奈何，道行不得皆白骨。”则又以不得行道为叹，非止欲行乐而已也。

《七哀诗》起曹子建，其次则王仲宣、张孟阳也。释诗者谓病而哀、义而哀、感而哀、悲而哀、耳目闻见而哀、口叹而哀、鼻酸而哀，谓一事而七者具也。子建之《七哀》，在于独栖之思妇（《历代诗话》本句前有“哀”字，以下二句例之，此“哀”字当有）；仲宣之《七哀》，哀在于弃子之妇人；张孟阳之《七哀》，哀在于已毁之园寝。唐雍陶亦有《七哀诗》，所谓“君若无定云，妾作不动山。云行出山易，山逐云去难。”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。老杜之《八哀》、则所哀者八人也。王思礼、李光弼之武功，苏源明、李邕之文翰，汝阳、郑虔之多能，张九龄、严武之政事，皆不复见矣。盖当时盗贼未息，叹旧怀贤而作者也。司马温公亦有《五哀诗》，谓屈原、赵李牧、汉鼂错、马援、齐斛律光皆负才竭忠，卒困于谗而不能自脱，盖有激而云尔。

韩退之诗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李正封与韩退之《郾城联句》”）云：“从军古云乐，谈笑青油幕。明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灯明”）夜观碁，月暗秋城柝。”言乐而不及苦。陆士衡《从军行》云：“朝食不免胄，夕息常负戈。苦哉远征人，抚心悲奈何。”言苦而不及乐。至于王仲宣作《从军诗》，则曰：“从军有苦乐，但问所从谁。所从神且武，焉得久劳思。”谓从曹操也。其诗有“昔人从公旦，一徂辄三龄。今我神武师，暂往必速平。”似非拟人必于其伦之义。盖仲宣时为操军谋祭酒，则亦无所不至矣。

老杜《雨诗》云：“紫崖奔处黑，白鸟去边明。”而“江碧鸟逾白，山青花欲燃”之句似之。《赠王侍御》云：“晓莺工迸泪，秋月解伤神。”而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之句似之。殆是同一机轴也。

孟郊诗云：“借车载家具，家具少于车。借者莫弹指，贫穷何足嗟。”可见其素窆。后有诗云：“宾秩已觉厚，私储常恐多。”是古人恐富求归之义，则贫亦何足怪。按郊为溧阳尉，县有投金濑平陵城，林薄蓊蔚，郊往来其间，曹务都废，至遣假尉代之，而分其半奉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俸”），则安得有私储哉。退之赠郊诗云：“陋室有文史，高门有笙竽。何能辨荣辱，且欲

分贤愚。”盖言贫者文史之乐，贤于富者笙竽之乐也。

●卷五

永和中，王羲之修禊事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，序以谓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。则当时篇咏之传可考也。今观羲之、谢安、谢万、孙绰、孙统、王彬之、凝之、肃之、徽之、徐丰之、袁峤之十有一人，四言五言诗各一首。王丰之、元之、蕴之、涣之、郗昙、华茂、庾友、虞说、魏滂、谢绎、庾蕴、孙嗣、曹茂之、华平、亘伟（此四字，《历代诗话》底本同，点校者据《类编》本改作“曹华、桓伟”）十有五人，或四言，或五言，各一首。王献之、谢瑰、卞迪、卓髦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旄”）、羊模、孔炽、刘密、虞谷、劳夷、后绵、华耆、谢藤、王儼（《历代诗话》底本同，点校者据《类编》本改作“任凝”）、吕系、吕本、曹礼（《历代诗话》本同，点校者曰：《类编》本作“曹諲”）十有六人，诗各不成，罚酒三觥。谢安五言诗曰：“万殊混一象，安复觉彭殤。”而羲之序乃以为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为”字）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殤为妄作，盖反谢安一时之语（《历代诗话》本“语”下有“耳”字）。而或者遂以为未达，此特未见当时羲之之诗尔。其五言（《历代诗话》本“言”下有“诗”字）曰：“仰视碧天际，俯瞰渌水滨。寥阒无涯观，寓目理自陈。大矣造化功，万殊莫不均。群籁虽参差，适我无非亲。”此诗则岂未达者邪？史载献之尝与兄徽之操之俱诣谢安，二兄多言，献之寒温而已。既出，客问优劣，安曰：“小者佳。吉人之辞寡，以其少言，故知之。”今王氏父子昆季毕集，而献之之诗独不成，岂亦吉人之辞寡邪？景佑中，会稽太守蒋堂修永和故事，尝有诗云：“一派西园曲水声，水边终日会冠缨。几多诗笔无停缀，不似当年有罚觥。”盖谓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为”，同）献之等发也。

贞观中，尚药求杜若，敕下，度支省郎判送坊州贡之，本州岛曹官判云：“坊州不出杜若，应读谢朓诗误。郎官如此判事，岂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？”余观屈平《九歌》曰：“采芳洲兮杜若。”谢朓诗乃用《九歌》语。《晋书@天文志》：郎位十五星在帝坐东北，依乌郎府是也。曹官从知有谢朓诗而不知有《九歌》，徒知郎官上应列宿而不知非二十八宿也。

刘禹锡《嘉话录》云：“作诗押韵，须要有出处。近欲押一觞字，六经中无此字，惟《周礼》吹箫处注有此一字，终不敢押。”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”）按禹锡《历阳书事诗》云：“湖鱼香胜肉，官酒重于觞。”则何尝按六经所出邪？

《洛阳伽蓝记》载：河东人刘白堕善酿酒，盛暑曝之日中，经旬不坏，当时谓之“鹤觞”。白堕乃人名。子瞻诗云：“独看红渠倾白堕。”石林《避暑录》云：“若以‘白堕’为酒，则醋浸曹公，汤燖右军可也。”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”）按《文选》魏武帝《短歌行》云：“何以解忧，惟有杜康。”康亦作酒人，而《选》诗遂以为酒用。东坡岂祖是邪？

会稽、临安、金陵三郡，皆有东山，俱传以为谢安携妓之所。按谢安本传，初，安石寓居会稽，与王羲之、许询、支遁游处，被召不至，遂栖迟东山。唐裴冕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勉”）与吕渭等《鉴湖联句》（《历代诗话》“吕”字作空格，校勘记：“勉”，《类编》作“冕”。又《全唐诗》张谓有《送裴侍御归上都诗》。裴冕曾历殿中侍御史，且与张谓同时代人，疑此句应作“唐裴冕与与张谓等《鉴湖联句》），有“兴里还寻戴，东山更问东。”此会稽之东山也。本传又云：“安石尝往临安山中，坐石室，临浚谷，悠然叹曰：此与伯夷何远。”今余杭县有东山，东坡有《游余杭东西岩》诗，注云：即谢安东山。所谓“独携缥缈人，来上东西山”者是也。此临安之东山也。本传又谓“及登台辅，于土山营墅，楼馆林竹甚盛，每携中外子侄游集。”今土山在建康上元县崇礼乡。《建康事迹》云“安石于此拟会稽之东山”，亦号东山。此金陵之东山也。李白有《忆东山》二绝云：“不向东山久，蔷薇几度花？白云他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还”）自散，明月落谁家？”“我今携谢妓，长啸绝人群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声”）。欲报山东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东山”）客，开关扫白云。”不知所赋者何处之东山。陈轩乃录此诗于《金陵集》中，将别有所据邪？《南史》载宋刘劭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缅”）经始锺岭，以为栖息，亦号东山。金陵遂有两东山矣。

羊叔子镇襄阳，尝与从事邹湛登岷山，慨然有湮没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灭”）无闻之叹。岷山亦因是以传，古今名贤赋咏多矣。吴兴、东阳二郡，亦有岷山。吴兴岷山去城三里，有李适之洼尊在焉。东坡守吴兴日，尝登此山，有诗云：“苔水如汉水，鳞鳞鸭头青。吴兴胜襄阳，万瓦浮青冥。我非羊叔子，愧此岷山亭。悲伤意则同，岁月如流星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此下有作“从我两王子，高鸿插修翎”二句十字）。湛辈何足道，当以德自铭。”东阳岷山去东阳县亦三里，旧名三丘山。宋商仲文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晋殷仲文”）素有时望，自谓必登台辅，忽除东阳太守，意甚不乐，尝登此山，怅然流涕。郡人爱之，如襄阳之于叔子，因名岷山。二峰相峙，有东岷西岷。唐宝历中，县令于（《历代

诗话》本作“于”)兴宗结亭其下，名曰涵碧。刘禹锡有诗云：“新开潭洞疑仙府，远(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还”)写丹青到雍州。”即其所也。

荆公以诗赋决科，而深不乐诗赋。试院中五绝，其一云：“少年操笔坐中庭，子墨文章颇自轻。圣世选才终用赋，白头来此试诸生。”后作详定官，复有诗云：“童子常夸作赋工，暮年羞悔有扬雄。当年赐帛倡优等，今日论(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抡”)才将相中。细甚客卿因笔墨，卑于《尔雅》注鱼虫。汉家故事真当改，新咏知君胜弱翁。”熙宁四年，既预政，遂罢诗赋，专以经义取士，盖平日之志也。元佑五年，侍御史刘摯等谓治经者专守一家，而略诸儒传记之学，为文者惟务训释，而不知声律体要之词，遂复用诗赋。绍圣初，以诗赋为元佑学术，复罢之。政和中，遂着于令，士庶传习诗赋者，杖一百。畏谨者至不敢作诗。时张芸叟有诗云：“少年辛苦校虫鱼，晚岁雕(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雕”)虫耻壮夫。自是诸生犹习气，果然紫诏尽驱除。酒间李杜皆投笔，地下班扬亦引车。唯有少陵顽钝叟，静中吟捻白髭须。”盖芸叟自谓也。

韩愈自监察御史贬连州山阳(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阳山”)令，所坐之因，传记各异。《唐书》本传谓上疏(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书”)论宫市，德宗怒，故贬。李翱《行状》谓为幸臣所恶，故贬。皇甫湜作《神道碑》谓正元(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贞元”)十九年关中旱饥，公请宽民徭，专政者恶之，故贬。按(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按”)文公集，宫市之疏不传，而文公《歷官记》及《年谱》以谓京师旱，民饥，诏蠲租半，有司征求反急，愈与同列上疏言状，为幸臣所谗。幸臣者，李实也。余考退之《自连(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阳”)山移江陵诗》云：“孤臣昔放逐，泣血追愆尤。汗漫不省识，恍如乘桴浮。或自疑上疏，上疏岂其由。”则所坐之因，虽退之犹疑之也。集中有《上京兆李实书》，盛称其能曰：“愈来京师，所见公卿大臣，未有赤心事上，忧国如合下者。”又云：“今年以来，不雨者百余日，种不入土，而盗俸桓移穡Y价不敢贵，老奸宿赃销缩摧沮。”迭迭百余言，皆叙其歌慕之意。其后实出为华州。又有书云：“愈于久故游从之中，蒙恩奖知遇最厚，无与比者。”愈既为实所谗，不应此书拳拳如是。及观《江陵涂中诗》云：“同官尽才俊，偏善柳与刘。或虑语言泄，传之落冤讎。”又《岳阳别窦司直》云：“爱才不择行，触事得谗谤。前年出官日，此祸最无妄。”又《和张十一忆昨行》云：“伾、文未揃崖州帜(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帜”)，虽得赦宥常(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恒”)愁猜。近者三奸悉破碎，羽窟无底幽黄能。眼中了了见乡国，知有归日眉方开。”又有《永贞行》以快伾、文之贬，其末云：“郎官清要为世称，荒郡僻野嗟可矜

。具书目见非妄征，嗟尔既往宜为愆。”则知阳山之贬，伾、文之力，而刘、柳下石为多，非为李实所谗也。

长庆四年，退之为吏部侍郎，薨于静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靖”）安里第。李翱《行状》载属纆之语云：“伯兄德行高，晓年止四十二。某位为侍郎，年出伯兄十五岁，且获终于牖下，幸不失大节，以下见先人，可谓荣矣。”翱《祭文》曰：“人情乐生，皆恶其凶。兄之在病，则齐其终。顺化以尽，靡憾于中。”张籍《祭诗》亦曰：“公有旷远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达”）识，生死为一纲。及当临终辰，意色亦不荒。赠我珍重言，傲然委衾裳。”盖其聪明之所照了，德力之所成就，故于生死之际，超然如此。《宣室志》载，威粹骨蕤国世与韩氏为仇，神人以帝命召公计事。愈曰：“臣愿从大王讨之。”未几而愈卒。公《神道》、《墓志》、《行状》俱不载，而止见于小说者如此，岂东坡所谓其生也有自来，其死也有所为乎！李肇《国史补》谓愈登华山绝顶，度不可返，至于发狂恸哭。今观易箦之际，神色不乱如此，不应于此而至于发狂恸哭也。

韩偓《香奁集》百篇，皆艳词也。沈存中《笔谈》云：“乃和凝所作，凝后贵，悔其少作，故嫁名于韩偓尔。”今观《香奁集》有《无题诗序》云：“余辛酉年，戏作《无题》诗十四韵，故奉常王公、内翰吴融、舍人令狐涣相次属和。是岁十月末，一旦兵起，随驾西狩，文藁咸弃。丙寅岁，在福建，有苏曄以藁见授，得《无题诗》，因追味旧时，阙忘甚多。”予按《唐书韩偓传》：偓尝与崔嗣定策诛刘季述，昭宗反正为功臣，与令狐涣同为中书舍人。其后韩全海等劫帝西幸，偓夜追及鄆，见帝恸哭。至凤翔，迁兵部侍郎。天佑二年，挈其族依王审知而卒。以《纪邇》考之，辛酉乃昭宗天复元年，丙寅乃哀帝天佑二年，其序所谓丙寅岁在福建，有苏曄授其藁，则正依王审知之时也。稽之于传与序，无一不合者。则此集韩偓所作无疑，而《笔谈》以为和凝嫁名于偓，特未考其详尔。《笔谈》云：“偓又有诗百篇，在其四世孙奕处见之。”岂非所谓旧诗之阙忘者乎？

《石林诗话》载，元丰间，东坡系狱，神宗本无意罪之。时相因举轼《桧诗》“根到九泉无曲处，岁寒惟有蛰龙知。”且云：“陛下龙飞在天，轼以为不知己，而求知地下之蛰龙，非不臣而何？”得章子厚从而解之，遂薄其罪。而王定国《见闻录》云：“东坡在黄州时，上欲复用，王禹玉以‘岁寒惟有蛰龙知’激怒上意，章子厚力解，遂释。”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”）观东坡

自狱中出《与章子厚书》云：“某所以得罪，其过恶未易一二数，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，反复甚苦，某强很自不以为然。”又云：“异时相识，但过相称誉，以成吾过，一旦有患难，无复相哀者。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，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，真与世俗异矣。”则知坡系狱时，子厚救解之力为多，《石林诗话》不妄也。

世言团茶始于丁晋公，前此未有也。庆历中，蔡君谟为福建漕，更制小团以充岁贡。元丰初，下建州，又制密云龙以献。其品高于小团，而其制益精矣。曾文昭所谓“莆阳学士蓬莱仙，制成月团飞上天”，又云“密云新样尤可喜，名出元丰圣天子”是也。唐陆羽《茶经》于建茶尚云未详，而当时独贵阳羨茶，岁贡特盛。茶山居湖常二州之间，修贡则两守相会山椒，有境会亭，基尚存。卢仝《谢孟谏议茶诗》云“天子须尝阳羨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”是已。然又云：“开缄宛见谏议面，手阅月团三百片。”则团茶已见于此。当时李郢《茶山贡焙歌》云：“蒸之馥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护”）之香胜梅，研膏架动声如雷。茶成拜表贡天子，万人争噉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喊”）春山摧。”观研膏之句，则知尝为团茶无疑。自建茶入贡，阳羨不复研膏，祇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祇”）谓之草茶而已。

张籍尝劝韩愈，排释老不若著书。而愈以为化当世莫若口，传来世莫若书，惧吾力未至，至之未能也。请待五六十，然后为之。外集有愈《答侯生问论语书》云：“昔注解其书，不敢过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脱“过”字）求其意，意取圣人之旨而合之。”愈既死，籍祭诗有“《鲁论》未讫注，手迹今微茫。”则知愈晚年尝注《论语》未讫而绝笔。小说载愈子昶为集贤校理，有金根之悞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讹”），则未必能卒父业，所望者，籍、湜辈尔。籍祭诗曰“为文先见草”，又云“公比欲为书，遗约有修章”。愈将死，亦喻湜曰：“死能令我躬所以不磨灭者，惟子是属。”则所望于二公至矣，惜乎此书不全也。

东坡《与子由论书》云：“吾虽不善书，晓书莫如我。苟能通其意，常谓不学可。”故其子叔党跋公书云：“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？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，发于胷中而应之以手，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，而端乎章甫，若有不可犯之色。少年喜二王书，晚乃喜颜平原，故时有二家风气。俗手不知，妄谓学徐浩，陋矣。”观此则知初未尝规规然出于翰墨积习也。

陈后主起临春、结绮、望仙三阁，极其华丽。后主与张丽华、孔贵妃各居其一，与狎客赋诗，互相赠答，采其艳丽者被以新声，奢淫极矣。隋克台城，后主与张、孔坐视无计，遂俱入井，所谓烟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胭”，下同）脂井是也。杨修（《历代诗话》底本亦作“修”，点校者据《类编》本改为“炯”）诗云：“擒虎戈矛满六宫，春花无树不秋风。苍惶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黄”）益见多情处，同穴甘心赴井中。”李白亦云：“天子龙沉景阳井，谁歌《玉树后庭花》！”今胭脂井在金陵之法宝寺，井有石栏，红痕若胭脂，相传云，后主与张、孔泪痕所染。石栏上刻后主事迹，八分书，乃大历中张着文。又有篆书“戒哉戒哉”数字。其它题刻甚多，往往漫灭不可考。寺即景阳宫故地也，以井在焉，好事得往来不绝，寺僧颇厌苦之。张芸叟尝有诗戏僧云：“不及马嵬袜，犹能致万金。”

乐天以长庆二年，自中书舍人为杭州刺史。冬十月至治时，仍服绯，故《游恩德寺诗序》云：“俯视朱绂，仰睇白云，有愧于心。”及观《自叹诗》云：“实事渐销虚事在，银鱼金带绕腰光。”《戊申咏怀》云：“紫泥丹笔皆经手，赤绂金章尽到身。”以今观之，金带不应用银鱼，而金章不应用赤绂，人皆以为疑，而不知唐制与今不同也。按唐制，紫为三品之服，绯为四品之服，缙为五品之服，各服金带。又制，衣紫者鱼袋以金饰，衣绯者鱼袋以银饰。乐天时为五品，缙金带佩银鱼宜矣。刘长卿有《袁郎中喜章服诗》云：“手诏来筵上，腰金向粉闱。勋名传旧合，舞蹈着新衣。”郎中亦是五品，故其身章与乐天同。

杜甫累不第，天宝十三载，明皇朝献太清宫，飨庙及郊。甫奏赋三篇，帝奇之。使待制集贤院，命宰相试文章，故有《赠集贤崔于二学士诗》云：“昭代将垂白，途穷乃叫阍。气冲星象表，词感帝王尊。天老书题目，春官验讨论。倚风遗鹄路，随水到龙门。”旧注陈希烈、韦见素为宰相，而崔国辅、于休烈者皆集贤院学士也，故末句云：“谬称三赋在，难述二公恩。”可谓不忘于藻鉴之重者矣。按唐史，是岁陈希烈为相，至八月见素代之。而甫集有《上见素诗》云：“持衡留藻鉴，听履上星辰。”则甫之文章为见素所赏，非希烈也。

世人论渊明自永初以后，不称年号，祇称甲子，与思悦所论不同。观渊明《读史》九章，其间皆有深意。其尤章章者，如《夷齐》、《箕子》、《鲁二儒》三篇。《夷齐》云：“天人革命，绝景穷居。正风凌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

“美”）俗，爰感懦夫。”《箕子》云：“去乡之感，犹有迟迟。矧伊代谢，触物皆非。”《鲁二儒》云：“易代随时，迷变则愚。介介若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老”）人，持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时”）为正夫。”由是观之，则渊明委身蓬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穷”）巷，甘黔娄之贫而不自悔者，岂非以耻事二姓而然邪！

汉文欲轻刑而反重，议者以为失本惠而伤吾仁，固也。或又咎帝短丧为伤于孝。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”）观遗诏，率皆言为己损制，未尝使士庶皆短丧也。厥后丞相翟方进与薛宣服母丧，皆三十六日而除。而颜师古注云：“汉制自文帝遗诏，国家遵以为常。”则咎不在文帝矣。而王荆公诗云：“轻刑死人校薤噬咄怠日市(19)源吮。r詹荒芑。”轻刑死人校场t固然矣；短丧生者偷，则似诬文帝也。

卷六

老杜卒于大历五年，享年五十九，当生于先天元年。观其献《大礼赋表》云：“臣生陛下淳朴之俗，行四十载矣。”以此推之，天宝十载始及四十，则是献《大礼赋》当在天宝九载也。本传以谓天宝十三载，因献三赋，帝奇之，待制集贤院，误矣。其后又进《西岳赋序》云：“上既封泰山之后三十年。”按史，开元十三年乙丑封泰山，至天宝十三载始及三十年，则是进《西岳赋》在天宝十三载也。老杜有《赠献纳使田舍人诗》云：“舍人退食收封事，宫女开函近御筵。晓漏追随青琐闥，晴窗点检白云篇。”末句云：“扬雄更有《河东赋》，惟待吹嘘送上天。”其云“更有《河东赋》”，当是献《西岳赋》时也。

李白《古风》云：“燕昭延郭隗，遂筑黄金台。剧辛方赵至，邹衍复齐来。”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”）考《史记》不载黄金台之名，止云昭王为郭隗改筑宫而师事之。孔文举与曹公书曰：“昭王筑台，以尊郭隗。”亦不着黄金之名。《上谷郡图经》乃云：“黄金台在易水东南十八里，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，以延天下士，遂因以为名。”皇甫松有《登黄金台诗》云：“燕相衷谄澆e金黄巍巍。上者欲何颜，使我千载悲。”其迹尚可得而考也。

陈子昂《感遇诗》云：“乐羊为魏将，食子徇军功。骨肉且相薄，他人安得忠！”又曰：“吾闻中山相，乃属放麀翁。孤兽犹不忍，况以奉君终！”一则忍于其子，一则不忍于麀，故鲁直《怀荆公诗》有“啜羹不如放麀，乐羊终

媿巴西。”陈无己启亦用此事，所谓“中山之相，仁于放麇；乱世之雄，疑于食子”是也。然属麇于秦西巴，孟孙也，非中山相也。子昂徒见乐羊中山事，遂悞作中山用。无己亦遂袭之，鲁直以西巴为巴西，亦误矣。

《何彼秣矣》之诗，美王姬而作也。周，姬姓，故王女皆称姬，如陈妣、楚非、齐姜之类是也。后世凡妇人皆称姬，误矣。南朝人士皆谓姬人，如萧纶《见姬人诗》，所谓“狂夫不妒妾，随意晚还家。”刘孝绰咏《姬人未出诗》，所谓“帷开见钗影，帘动闻钏声”。梁王僧孺为《姬人怨诗》，所谓“还君与半珥，归妾与君裘”。江总为《姬人怨服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散”）诗》，所谓“妾家邯鄲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鄆”）好轻薄，特忿仙童一丸药”是也。

圣祖上字嫌名书：如州县之县者，宫架也（此三句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县字有平去二音：如宫县之县者，乐架也”）；若州县之县，则别无他音。尝观颜延之《侍皇太子释奠宴诗》曰：“献终袭吉，郎官广宴，堂设象筵，庭宿金县。”沈约《侍宴诗》曰：“回銮献爵，搢金委奠，肆士辨仪，胥人掌县。”二人押韵，皆作州县之县用何耶？沈期《哭苏眉州诗》云：“家爱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忧”）方休杼，皇慈更彻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讹作“辙”）县。”则当作平声押。

韩退之诗曰：“《离骚》二十五。”王逸序《天问》亦曰屈原凡二十五篇。今《楚辞》所载二十三篇而已，岂非并《九辩大招》而为二十五乎？《九辩》者，宋玉所作，非屈原也。今《楚辞》之目，虽以是篇并注屈、宋，然《九辩》之序，止称屈原弟子宋玉所作。《大招》虽疑原文，而或者谓景差作。若以宋玉痛屈原而作《九辩》，则《招魂》亦当在屈原所著之数，当为二十六矣。不知退之、王逸之言，何所据邪？

东坡诗云：“玉奴弦索花奴手。”玉奴谓杨妃，花奴谓汝阳王病^垠《和杨公济梅花诗》，乃言“玉奴终不负东昏”何耶？按《南史》东昏妃潘玉儿，当时笔误尔。

近世作文者，多以紫荷囊作侍从事用，如宋景文诗所谓“荣观耸麟族，赋笔助荷囊”之类。承袭而用者非一，而不知其误也。按《晋书舆服志》云：“文武百官皆有囊绶，八座尚书则荷紫，以生紫为袷囊，缀之服外，加于左

肩。”则所谓荷紫者，非芰荷之荷，乃负荷之荷也。《南史》载周捨尝问刘杳曰：“着紫荷囊，相传云挈囊，竟何所出？”杳曰：“《张安世传》云，持囊簪笔，事孝武帝数十年。注曰，囊，囊也。”盖人徒见《南史》有着紫荷囊四字，遂作一句读之，殊未知《晋书》“荷紫”之义也。

元结刺道州，承兵。。。吾欲献此诗。”以传考之，结以人困甚不忍加赋，尝奏免税租及和市杂物十三万缗，又奏免租庸十余万缗，因之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困乏”）流亡尽归。乃知贤者所存，不特空言而已。

王俭少年，以宰相自命，尝有诗云：“稷契康虞夏，伊吕翼商、周。”又字其子曰元成，取仍世作相之义。至其孙训亦作诗云：“旦、奭康世功，萧、曹佐毗俗。”大率追俭之意而为之。后官亦至侍中。

史载宋之问、冉祖雍并赐死于桂州。之问得诏，震汗不引决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决”）。祖雍请于使者曰：“之问有妻子，幸听决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决”）。”使者许之，而之问荒悖不能处家事。及考之文集，有《登大庾岭诗》云：“兄弟远谪居，妻子咸异域。”则之问赴贬时，未尝以妻子行也。又有发藤州及昭州二诗，二州皆在桂州之南，则赐死之地，非桂州明矣。岂史之误与？

黄鲁直诗云：“世有捧心学，取笑如东施。”梅圣俞云：“曲眉不想西家样，馁腹还如二子清。”《太平寰宇记》载西施事云，施其姓也。是时有东施家、西施家。故李太白《效古》云：“自古有秀色，西施与东邻。”而东坡《代人留别诗》乃云：“绛蜡烧残玉笋飞，离歌唱彻万行啼。它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他”）年一舸鸱夷去，应记侬家旧姓西。”似与《寰宇记》所言不同，岂为韵所牵邪？

杜子美《栢中丞除官制诗》旧注以为栢耆，又以为贞节。按杜诗云：“纷然丧乱际，见此忠孝门。蜀中寇亦甚，栢氏功弥存。三止褰校毳逵骈净琛！碑编怯泄妒裾折7绞蓑r，段子璋反于上元，徐知道反于宝应，而贞节为邛州刺史，数有功，则是贞节无疑矣。杜集又有《栢学士茅屋栢大兄弟山居诗》，议者皆以谓贞节之居，然诗中殊不及功名之事，但皆称其为学读书尔。《茅屋》云：“古人已用三冬足，年少今开万卷余。”《山居》云：“山居精典籍，文雅涉风骚。”疑是邛州立功之前。

张籍居韩门弟子之列，又以愈荐为国子博士。东坡所谓“汗流浹、籍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籍浹”）走且僵，灭没倒景不得望”者。而籍作祭愈诗乃云：“公文为时师，我亦有微声。”而后之学者，或号为“韩张”何耶？

张籍《送区弘诗》云：“韩公国大贤，道德赫已闻。昨出为阳山，尔区来趋奔。韩官迁法曹，子随至荆门。韩入为博士，崎岖从羈轮。”观其游从之久，疑得于韩者深也。然考其文章议论之际，乃不得预籍、浹之列何耶？韩集有《送区弘南归诗》云：“我迁于南日周围，来见者心老 加衲子荧荧晖，观以彝训或从违。我念前人譬葑菲，落以斧斤引纆徽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讹作“落以斧引以纆徽”）。虽有不逮驱騑騑。”观此数语，则韩虽以师道自任，而区受道之质，盖有所未至也。其后又勉之以“行行正直勿脂韦，业成志立来颀颀。”其诲之者至矣。集中又有《送区册序》，《韩文辩证》云：“册即弘也。”未知孰据尔。

韩退之《双鸟诗》多不能晓。或者谓其诗有“不停两鸟鸣，百物皆生愁。不停两鸟鸣，大法失九畴。周公不为公，孔丘不为丘”之句，遂谓排释老而作，其实非也。前云“一鸟落城市，一鸟巢岩幽。”后云“天公恠两鸟，各捉一处囚。”则岂谓释老邪？余尝观东坡作《李白画像诗》云：“天人几何同一沓，谪仙非谪乃其游。挥斥八极隘九州，化为二鸟鸣相酬。一鸣一息三千秋，磨之不得矧肯求。”则知所谓双鸟者，退之与孟郊辈尔。所谓“不停两鸟鸣”等语，乃雷公告天公之言，甚其词以赞二鸟尔。落城市退之自谓，落岩幽谓孟郊辈也。各捉一处囚，非囚禁之囚，止言韩、孟各居天一方尔。末云：“还当三千秋，更起鸣相酬。”谓贤者不当终否，当有行其言者。

李白《赠崔侍御诗》云：“黄河三尺鲤，本在孟津居。点额不成龙，归来伴凡鱼。何当赤车使，再往召相如。”相如盖自谓也。观此则白不可谓无心于仕进者。然当时慢侮力士，略不为身郑沦逐，而曾不悔，使其欲仕之心切必不如是。先是，苏廷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颀”）为益州长史，见白异之，曰：“是子天才英特，少益以学，可比相如。”故白诗中每以相如自比。《赠从弟之遥》曰：“汉家天子驰驷马，赤车蜀道迎相如。”《自汉阳病酒归》曰：“圣主还听《子虚赋》，相如却欲论文章。”《赠张镐》曰：“十五观奇书，作赋凌相如。”白自比为相如，非止一诗也。

杜子美褒称元结《舂陵行》兼《倭酸嶮竟保箠范姁疲骸饋烧聰 η 鍤蛔仲扇 A 星。致君唐虞际，淳朴忆大庭。”又云：“今盗佻聰 iii 媒 Y 辈数十公，落落然参错为天下邦伯，天下少安，可立待已。”盖非专称其文也。至于李义山，乃谓次山之作以自然为祖，以元气为根，无乃过乎？秦少游《漫郎诗》云：“字偕华星章对月，漏泄元气烦挥毫。”盖用子美义山语也。

《西京杂记》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，卓文君作《白头吟》以自绝，相如乃止。《乐府诗集》谓《白头吟》者，疾人以新闻旧，不能至白首，故以为名。余观张籍《白头吟》云：“春天百草秋始衰，弃我不待白头时。罗襦玉珥色未暗，今朝已道不相宜。”李白《白头吟》云：“妾有秦楼镜，照心胜照井。愿持照新人，双对可怜影。”其语感人深矣！至刘希夷作《白头吟》乃云：“寄言全盛红颜子，须怜半死白头翁。此翁白头真可怜，伊昔红颜美少年。”则是言男为女所弃而作，与文君《白头吟》之本意异矣。

老杜当干戈骚屑之时，间关秦陇，负薪采椽，舖糒不给，困蹶极矣。自入蜀依严武，始有草堂之居，观其经营往来之劳，备载于诗，皆可考也。其曰“万里桥西宅，百花潭北庄”者，言其地也。“经营上元始，断手宝应年”者，言其时也。“雪里江舡渡，风前径竹斜。寒鱼依密藻，宿鹭起圆沙”者，言其景物也。至于“草堂塹西无树林，非子谁复见幽深。”则乞椽本于何少府之诗也。“草堂少花今欲栽，不问绿李与黄梅”，则乞果木于徐少卿之诗也。王侍御携酒草堂，则喜而为诗曰：“故人能领客，携酒重相看。”王录事许草堂费不到，则戏而为诗曰：“为嗔王录事，不寄草堂费。”盖其流离贫窶之余，不能以自给，皆因人而成也，其经营之勤如此。然未及黔突，避成都之乱，入梓居阆，其心则未尝一日不在草堂也。《遗弟检校草堂》则曰：“鹅鸭宜长数，柴荆莫浪开。”《寄题草堂》则曰：“尚念四松小，蔓草易拘缠。”《送韦郎归成都》则曰：“为问南溪竹，抽梢合过墙。”《涂中寄严武》则曰：“常苦沙崩损药栏，也从江槛落风湍。”每致意如此。及成都乱定，再依严武，为节度参郑璠蝻 w 草堂，则曰：“不忍竟舍此，复来薤榛芜。入门四松在，步堞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屨”）万竹疏。”则其喜可知矣。未几，严武卒。彷徨无依，复舍之而去。以史及公诗考之，草堂断手于宝应之初，而永泰元年四月严武卒，是年秋，公寓夔州云安县，有此草堂者，始终祇得四载。而其间居梓阆三年，公诗所谓“三年奔走空皮骨”是也。则安居草堂者，仅阅岁而已。其起居寝兴之适，不足以偿其经营往来之劳，可谓一世之羈人也。然自唐至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宋”）已数百载，而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

诗以为不朽之传。盖公之不幸，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。

韩退之作《李干墓志》云：“余不知服食之说自何起，杀人不可计，而慕尚之益至，临死乃悔其为。”而退之乃躬自蹈之，以至于死。白乐天所谓“退之服硫黄，一病讫不痊”是已。陈后山作《嗟哉行》云：“张生服石奴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张生服石为石奴”），下潦上干如渴乌。韩子作志还自屠，白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自”，下同）笑未竟人复吁。”盖谓此也。然乐天《与刑部李侍郎诗》云：“金丹同学都无益，姹女丹砂烧即飞。”则乐天深知服食之无验，其肯以身试药以自毙乎？则“白笑未竟人复吁”之句，未必然尔。山谷在贬所，曾公衮有书劝其勿服金石药，谷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山谷”）报云：“公衮疽根在旁，乃不可食。庭坚服之，如晴云之在川谷，安得有霹雳火也。”则知服金石者，尤当屏去粉白黛绿之辈；或者用以资色力，其毙宜哉。

●卷七

杜牧、张祜皆有《春申君》绝句。杜云：“烈士思酬国士恩，春申谁与快冤魂。三千宾客总珠履，欲使何人杀李园？”张云：“薄俗何心议感恩，谄容卑迹赖君门。春申还道三千客，寂寞无人杀李园！”二诗语意太相犯。呜呼！朱英之言尽矣，而春申不能必用；李园之计巧矣，而春申不能预防；春申之客幸樱鷄。一人为春申杀李园者，所以起二子之论也。余亦尝有二绝云：“朱英意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若”）在强黄歇，黄歇如何弱李园。一旦棘门奇祸作，自诒伊戚向谁论！”又“先秦岂谓嬴为吕，东晋那知马作牛。不悟春申亦如许，敢恁宫掖妻邪帑！”

孔子谓：“宁武子，邦有道则智，邦无道则愚。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”所谓及者，继也，非企及之及。谓宁武之愚，而后人不可继尔。居乱世而愚，则天下涂炭将孰拯？屈原事楚怀王，不得志则悲吟泽畔，卒从彭咸之居。究其初心，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，而至于此乎？贾生谪长沙傅，渡湘水为赋以吊之，所遭之时，虽与原不同，盖亦原之志也。白乐天《咏史诗》，乃谓“士生一代间，谁不有浮沉。良时真可惜，乱世何足钦。乃知汨罗恨，未抵长沙深。”信如乐天言，则是以乱世为不足拯也而可乎？议者谓谊所欲为，文帝不能用者，以绛、灌、东阳之属谗之尔，故谊之赋有云：“镆铍为钝，铅刀为铦，斡弃周鼎，宝康瓠兮。”观此是有憾于绛、灌、东阳者。虽然，勃也，嬰也，敬也，皆素有长者之誉，必不肯害贤而利己。《楚汉春秋》别有绛、灌，岂其是邪？

李太白至邯郸，《登城楼诗》云：“提携袴中儿，杵臼及程婴。空孤献白刃，必死耀丹铡！笔怯腥 § 抖由蹕于 QF 中儿，谓赵武也。然司马迁作赵晋二世家，自相矛盾，左氏所书，又复不同，将何以取信于后世耶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邪”）？《晋世家》之说曰：景公十七年，诛赵同、赵括，令庶子武为后。《赵世家》之说曰：景公三年，屠岸贾攻杀赵朔、赵括等，朔之友人程婴匿赵武于山中。至十五年，景公有疾，立赵武。左氏之说曰：鲁成公八年六月，晋讨赵同赵括。武从姬氏畜于公宫。以其田与祁奚。韩厥言于晋侯曰：“成季之勋，宣孟之忠，而无后，为善者惧矣。”乃立武，而反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归”）其田。按成公八年，即晋景公十七年也。或云匿于山中，或云畜武于宫中，或云十五年而后立武，或云未逾月而立武，皆未知所据也。

阳城德行道义，为士林之所敬服。德宗以银印赤绂，起于隐所，骤拜谏官，可谓贤且遇矣。故学生闻道州之贬，投业而叫阍，贤士怆驿名之同，摘词而颂德，可以知其贤不诬也。然韩退之《谏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诤”，下同）臣论》乃极口贬之，何哉？其言曰：“今阳子实一匹夫，在谏位不为不久，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，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。问其官，则曰谏议也。问其政，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固如是乎！”考之本传，以谓他谏官论事苛细，帝厌苦。城浸闻得失且熟，犹未肯言。客屡谏之，第醉以酒而不答，盖其意有所待也。至德宗逐陆贽，欲相裴延龄，而城伏蒲之疏始上。廷争恳至，累日不解。故元微之诗云：“贞元岁云暮，朝有曲如钩。飞章八九上，皆若珠暗投。且曰事不止，臣谏誓不休。”而白乐天（“天”字原脱，据《历代诗话》本补）亦云：“阳城为谏议，以正事其君。其手如屈铁，举必指佞臣。卒使不仁者，不得秉国钧。”柳子厚亦云：“抗志厉义，直道是陈。”盖退之《谏臣论》乃在止裴延龄为相之前，而三子颂美之言乃在阳城极谏之后尔。

唐明皇以英锐身致极治，以荒淫身致极乱，自古人君成败之速，未有如明皇者。郑毅夫诗云：“四海不摇草，九重藏祸根。十年傲尧舜，一笑破乾坤。”盖是意也。开元之盛，能致兵寝刑措之治者，实姚、宋辅政之功，明皇可以无疑矣。不三四年，遽使去位。及李林甫用事，则盘旋纠固至十八九年，败国蠹贤，无所不至，犹以为未足也。晚年顾力士曰：“海内无事，朕将吐纳导引，以天下事付林甫。”天下安得而不乱乎！

宋之问方其谄事太平公主也，则为赋以美之曰：“孕灵娥之彩（“彩”前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秀”字），辉婺女之淳精。”及安乐公主权盛，复往谐结

，至宴饮其园亭，为诗以美之曰：“宾至星槎落，仙来月宇空。玳梁翻贺燕，金埒倚晴空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虹”）。”奸倾既露，憇间遂生，而太平不乐矣。匿张仲之之家，而告其私，规以赎罪。之问亦含齿戴发者，所为何至如是乎！

张均、张垍兄弟承袭父宠，致位严近，皆自负文才，覬觐端揆。明皇欲相均而抑于李林甫，欲相垍而夺于杨国忠，自此各怀缺望。安禄山盗国，垍相禄山，而均亦受伪命。肃宗反正，兄弟各论死。非房管力救，岂能免乎？老杜赠均诗云：“通籍踰青琐，亨衢照紫泥。灵虬传夕箭，归马散霜蹄。”言均为中书舍人刑部尚书时也。赠垍诗云：“翰林逼华盖，鲸力破沧溟。天上张公子，宫中汉客星。”言垍尚宁亲公主禁中置宅时也。二人恩宠烜赫如是，则报国当如何，而乃戮乱天理，下比逆侂词善渲鬻蜚M人类也哉！

晋卢谔先为刘琨从事中郎将，段匹磾领幽州，求谔为别驾。故琨《答谔诗》云：“情满伊何，兰桂移植，茂彼春林，瘁此秋棘。”言谔弃己而就匹磾也。厥后琨命箕澹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淡”）攻石勒，一军皆没。由是穷蹙不能自守，乃率懈捌ゴ败@^为匹磾所拘，知其必死矣。岂无望于谔哉！观《再增谔》云：“朱实陨劲风，繁英落素秋。何意百炼刚，化为绕指柔。”其诗托意，欲以激谔而救其急，而谔殊不领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顾”）也。琨既被害，谔始上表以雪其冤，终亦何所补耶！

五王之诛二张也，张柬之启其郑笏 ㄣ犁纹涓拢磨熨 4.拊獸嘯 ㄣ焊饜淞 ㄣ固 ㄣ徇 ㄣ政，中宗即祚，所谓“取日虞渊，洗光咸池，潜授五龙，夹之以飞”者，溢檣瑯(18)鎡賺 H 簧杏铎珊拚哢桑娟茱癯淙迹鵙 ㄣ犇酥^如机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几”）几上肉，留为天子藉手，彦范辈岂不知中宗非刚断之主乎？彼之意，以谓三思方蒸乱韦氏，而中宗孱懦，一听其所为，苟诛三思，必不利于己，故不肯诛耳。不旋踵而自罹杀身之祸，实自取之也。张文潜云：“系狗不系首，反噬理必然。智勇忽迷方，脱匣授龙泉。区区薛季昶，先事仅能言。留祸启临淄，败重M非天！”

汉成帝时，张禹用事，朱云对上曰：“臣愿赐尚方斩马剑，断佞臣一人，以厉其余。”上问谁也，对曰：“安昌侯张禹。”上大怒曰：“居下讪上，罪死不赦。”御史将云下，云攀殿槛折，曰：“臣愿从龙逢、比干游于地下。”如云者可谓忠直有余矣！后世思其人而不可得，则作为韵语，以声其美。

肃宗时，元载用事，故杜子美诗云：“千载少似朱云人，至今折槛空嶙峋。”武后时，傅游艺用事，故卢照邻诗云：“昔有平陵男，姓朱名阿游。愿得斩马剑，先断佞臣头。”言当时立朝之士，不能如云以二人之恶而告于上也。若二人者，奸谀百倍张禹矣，腥臊之血，岂足以污尚方之剑乎！宋景文云：“朱游英气凛生风，滨死危言悟帝聪。殿槛不修旌直谏，安昌依旧汉三公。”信乎去佞如拔山也。

汉史载韩信教陈豨反，有挈手步庭之议。且曰：“吾为公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我为汝”）从中起。”汉十年，豨果反。高祖自将兵出。张文潜曰：“方是时，萧相国居中，而信欲以乌合不教之兵，从中起以图帝业，虽使甚愚，必知无成，信岂肯出此哉！”故其诗曰：“何待陈侯乃中起，不思萧相在咸阳。”又一诗云：“平生萧相真知己，何事还同女子郑 睨t又责萧相不为信辨其枉也。余观班史，吕后与萧相国郑p令人从帝所来，称豨已破，群臣皆贺，相国给信曰：“虽病强入贺。”信入，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。则斩信者，相国计也。纵使其枉，相国其肯为辨之哉！信死则刘氏安，不死则刘氏危，相国岂肯以平日相善之故而悞社稷大计乎！文潜后有一绝云：“登坛一日冠群雄，锤室仓皇念蒯通。能用能诛谁计策，嗟君终自媿萧公。”

●卷八

苏武、李陵在武帝时同为侍中，金兰之义素笃。武拘于匈奴，明年而陵始降，虽逆顺之势殊，悲欢之情异，然朋友之谊，此心常炯炯也。观陵海上劝武使降之言，非不切至，而武之所以告陵者，不过明吾忠义之心而已，而未尝一语及陵之叛。若告卫律者则不然，尽词诟詈，归之于不忠不臣之科，而此以节义临之，几使恶死，此亦可以见于陵厚也。后武得归，陵置酒贺武曰：“今足下还归，扬名于匈奴，功显于汉室，虽古竹帛所载，丹青所画，何以过子卿！”故李太白《苏武诗》云：“渴饮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丹”）窟冰，饥餐天上雪。东还沙塞远，北怆河梁别。泣把李陵衣，相看泪成血。”盖亦是意尔。

张祜《观狄梁公传诗》云：“失弑R陵厄，乘时武后尊。五丁扶造化，一柱正乾坤。”而山谷有“鲸波横流砥柱，虎口舌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乱”）国宗臣”之句，可谓善论仁杰者。余谓仁杰不畏武后罗织之狱，三族之夷，强犯逆鳞，敢以庐陵王为请者，非特天资忠义，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。且张易之、昌宗，后之嬖臣也，欲归庐陵，事大体重，非二嬖之言，后孰信之。吉頊能以危言撼二嬖，陈易吊为贺之计，故二嬖敢从容以请，而后意遂定。于是仁杰

之谏得行。卒之遣徐彦伯迎庐陵王于房州者，由仁杰之言也。故史援吕温之言，称之曰：“取日虞渊，洗光咸池，潜授五龙，夹之以飞。”呜呼，仁杰其忠且贤哉！按仁杰传，始后欲立武三思。而《李昭德传》乃云：洛阳人王庆之请以武承嗣为皇太子，昭德力争。今考三思本传，不载为皇太子之说。而承嗣传云：“洛州人请立承嗣为皇太子，岑长倩、格辅元皆争不从。而不及昭德，岂有抵牾邪？”

汉元帝时，洪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弘”）恭、石显用事，京房、刘向皆深嫉之，尝上书力诋。盖熏莸冰炭，不能以共处，理之必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讹作“心”）然也。然房欲淮阳王为己助，代王作求朝奏章；向令外亲上疏，谓小人在朝，以致地动；虽嫉恶之心切，然于忠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讹作“中”）实亦少贬矣。使二子果输忠于汉，当明目张胆论至再三可也，何暇为身佞龊端嗽眨」是G公诗云：“京房刘向各称忠，诏狱当年迹自穷。毕竟论心异恭显，不妨迷国略相同。”后之论人物者，倘取其心而略其迹，则善矣。

东汉李固，忠直鲠亮，志在许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讹作“讨”）国，不为身顿曠(3)塞櫻焘枇杭剑灾律劓桩悵帶。啟r有提鉄上章，乞收固尸，如汝南郭亮者；有星行至洛，守卫尸丧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脱“丧”字），如陈留杨羗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羌”）者；亦可见固以忠获罪矣。唐李华尝观《党锢传》，抚卷而悲之，且作诗曰：“古坟襄城野，斜径横秋陂。况不禁樵采，茅莎无子遗。”呜呼，生不能保其身，死又不能保其藏骨之地，天之不相善人，何至是邪！梅圣俞诗云：“后家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汉家”）诛党人，谁与李、杜死。死者有范滂，其母为之喜。喜死名愈彰，生荣同犬豕。”故史臣以胡广、赵戒为粪土，而马融真犬豕哉！

司马迁游江、淮、汶、泗之境，紬金匱石室之书而作《史记》。上下数千年，殆如目睹，可谓孤拔。初遭李陵之祸，不肯引决而甘腐刑者，实欲效《离骚》、《吕览》、《说难》之书，以摅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抒”，同）愤悱。故荆公诗云：“嗟子刀锯间，悠然止而食。成书与后世，愤悱聊自释。”观《史记》评赞，于范睢、蔡泽则曰：“二子不相戾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困戾”），乌能激乎？”于季布则曰：“彼自负才，故受辱而不羞。”于虞卿则曰：“虞卿非穷愁，则不能著书以自见。”于伍员则曰：“隐忍以就功名”。至于作《货殖》、《游侠》二传，则以“家贫不能自贖，左右亲戚不为一言”而寄意焉。则荆公释愤悱之言，非虚发也。

老杜高自称许，有乃祖之风，上书明皇云：“臣之述作，沈郁顿挫，扬雄、枚皋可企及也。”《壮游诗》则自比于崔、魏、班、扬，又云：“气劘屈贾垒，目矩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短”）曹刘墙。”《赠韦左丞》则曰：“赋料扬雄敌，诗看子建亲。”甫以诗雄于世，自比诸人，瘴磬檫。至切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窃”）比稷与契则过矣。史称甫好论天下大事，高而不切，岂自比稷契而然耶？至云“上感九庙焚，下悯万民疮，斯时伏青蒲，廷争守御床”，其忠荃亦可嘉矣。

《文选》载王粲《公燕诗》，注云：此侍曹操宴也。操未为天子，故云公燕耳。操以建安十八年春，受魏公九锡之命，公知星榭错概其身不敢称尊。而粲诗已有“愿我贤主人，与天享巍巍”之语，则粲岂复有心于汉耶！粲尝说刘表之子琮曰：“曹公人杰也，将军卷甲倒戈以归曹公，长享福祚，万全之策也。”厥后操以粲为军旨谏疲场t以腹心委之矣。

陆希声隐居宜兴君阳山，今金沙寺，其故宅也。自着《君阳山记》，叙其景物亭馆如辋川，尚可得其髣髴。初，僧[巩言]光从希声受笔法，继以善书得幸于昭宗。希声祈使援己，以诗寄之云：“笔下龙蛇似有神，天池雷雨变逡巡。寄言昔日不龟手，应念江湖泝滸人。”遂得召，隐操盖不足观也。尝着《易传》十卷。观其自序，以谓：梦在大河之阳，有三人偃卧东首，上伏羲，中文王，下孔子，以《易》道畀余（句前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下”字，疑衍），遂悟八卦小成之位，质以象数，有如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脱“如”字）苻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符”）契。且云：今年四十有七，已及圣人之年，于是作《易传》以授门人崔彻、王赞之徒，复自为注。今观其书无可取者，而恠诞如此，其人亦可知。后避难死于道路，盖不能终君阳之居也。

荆公《商鞅诗》云：“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商鞅能令政必行。”余切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窃”）疑焉。孔子论为君难，有曰：“如其善而莫予违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不而莫予违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？”盖人君操生杀之权，志在使人无违于我，其何所不至哉！商鞅助秦为虐，而乃称其使政必行何耶？后又有《谢安诗》云：“谢公才业自超群，误长清谈助世纷。秦晋区区等亡国，可能王衍胜商君。”则知前篇有激而云也。杜子美云：“舜举十六相，身尊道何高。秦时用商鞅，法令如牛毛。”则知所去取矣。

谢灵运谪兰亭，作山水诗甚多，往往皆佳句。然其人浮躁不羁，亦何足道哉！方景平天子践祚，灵运焉能异同，非毁执政矣。暨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及”）文帝召为秘书监，自以名辈应参时政，而王昙首、王华等名位逾之，意既不平，多称疾不朝，则无君之心已见于此时矣。后以游放无度，为有司所纠，朝廷遣使收之，而灵运小怨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”之咏，竟不免东市之戮。而白乐天乃谓“谢公才廓落，与世不相遇。壮志郁不用，须有所泄处。泄为山水诗，逸韵谐奇趣”何也？武帝文帝两朝遇之甚厚，内而卿监，外而二千石，亦不为不逢矣，岂可谓与世不相遇乎？少须之，安知不至黄散，而褊躁至是，惜哉！其作《登石门诗》云：“心契九秋干，目翫三春萸。居常以待终，处顺故安腓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排”）。”不知桃墟之泄，能处顺乎，五年之祸，能待终邪？亦可谓心语相违矣。

扬雄之迹，曲谄新室，议之者幸樱酥枚徽撇P壑娜缩卧眨坑^《法言》之书，似未明乎大道之指也。王荆公乃深许之，何耶？诗云：“寥寥邹鲁后，于此独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归”）先觉。”又云：“儒者陵夷此道穷，千秋止有一杨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扬”）雄。”又云：“道真沉溺九流浑，独泝颓波讨得源。”又云：“子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扬雄”）平生人莫知，知者乃独称其辞。”今尊子云者皆是，得子云心亦无几，是以圣人许雄也。东坡谓雄以艰深之辞，文澍字f，与公矛檄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盾”）矣。

宋彭城王义康忌檀道济之功，会文帝疾动，乃矫诏送廷尉诛之。故时人歌云：“可怜《白浮鸠》，枉杀檀江州。”当时人痛之盖如此。奈何王纲下移，主威莫立，洎魏军至瓜步，帝方登石头以思之，又何补哉！刘梦得尝过其墓而悲之曰：“万里长城坏，荒云野草秋。秣陵多士女，犹唱《白浮鸠》。”盖伤痛之深，虽历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历”）三百年而犹不泯也。

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，曰：“士生一世，但取衣食裁足，乘下泽车，御款段马，乡里称善人，斯可矣。致求赢余，但自苦尔。”故援在浪泊西里，当下潦上雾，毒气熏蒸，仰视飞鸢跼跼在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堕”）水中之时，辄思其言，以谓念少游语，何可得也！洎武陵五溪蛮作乱，刘尚军没，而援贪进不止，方且据鞍矍铄，被甲请行，遂底壶头之困。刘梦得《经伏波神祠诗》，有“一以功名累，翻思马少游”之句，可谓名言矣。壶头在武陵，当是梦得为司马时经历。故篇首言“蒙蒙篁竹下，有路上壶头。”

西伯将出猎，卜之曰：“所获非龙非鬻，非虎非罴，所获霸王之辅。”于是果遇太公于渭之阳，载与俱归。此司马迁之说也。文王至磻溪，见吕尚钓，钓得玉璜，刻曰：“姬受命，吕佐检，德合于今昌来提。”此《尚书大传》之说也。太公钓于滋泉，文王得而王。此吕不韦之说也。吕望年七十，钓于渭渚，初下得鲋，次得鲤，剖腹得书，书文曰：“吕望封于齐。”此刘向之说也。太公避纣，居东海之滨，闻文王作，兴曰：“盍归乎来！”由文王至于孔子，五百有余岁，若太公望则见而知之，此孟子之说也。是数说者，皆言天产英辅以兴周，盖非碌碌佐命者之可拟也。而司马迁乃摭或者之论，谓西伯拘羑里，散宜生、闳夭招吕尚求美女奇物，献于纣而赎西伯。西伯既脱，三人有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又”）阴中薛乱询A商政。此岂所以待太公哉！欧阳詹云：“论兵去商虐，讲德兴周道。屠沽未遇时，何异斯川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州”）老。”余比赴官宜春，于寿昌道中，见壁间题一诗云：“渔翁何事亦从戎，变化神奇抵掌中。莫道直钩无所取，渭川一钓得三公。”一以为倾商政，一以为钓三公，皆非知圣贤者。

唐淄青李师道，倚蔡为重，称兵不轨。洎蔡平，师道乃始震悸。宪宗命削其官，诏诸军进讨，于是六节度之兵兴矣。故刘梦得尝为《天齐行》二篇，以快李师道之死。夫师道猖獗狂悖，反噬其主，人怨神怒，岂能居覆载之中乎？故梦得云：“牙门大将有刘生，夜半射落欃枪星。”又云：“泰山沉寇六十年，旅祭不飨生愁烟。今逢圣君欲封禅，神使阴兵来助战。”夫刘悟，本军之将也，方为师道屯阳谷以当魏将，乃倒戈以攻其主。泰山，本土之神也，宜福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神”）其地，而乃以阴兵助敌。则人怨神怒可知矣。将叛其君，神叛其主，岂非以此始者以此终乎！天之所报速矣。

唐明皇时，陈希烈为左相，李林甫为右相，高适各有诗上之，以陈为吉甫、子房，以李为傅说、萧何，其比拟不伦如是。陈诗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句前有“上”字）：“天地庄生马，江湖范蠡舟。逍遥堪自乐，浩荡信无忧。”则无意于依陈。上李相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相”字）诗云：“莫以才难用，终期善易听。未为门下客，徒谢少微星。”则有意于干李。按希烈传，林甫颛朝，以希烈柔易，乃荐之共政，则权在林甫而不在希烈，故适不依陈而干李也。

余观渔父告屈原之语曰：“圣人不凝滞于物，而能与世推移。”又云：“腥私誾幔尾粵泝喽鵙P其波；腥私宰恚尾徊钙湓愣夕溲嚙！贝伺c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异。使屈原能听其说，安时处顺，寔得丧于度外，安知不在圣贤之

域！而仕不得志，猖急褊躁，甘葬江鱼之腹，知命者肯如是乎！故班固谓露才扬己，忿怼沉江。刘勰谓依彭咸之遗则者，猖狭之志也。扬雄谓遇不遇命也，何必沉身哉！孟郊云：“三黜有愠色，即非贤哲模。”孙邈云：“道废固命也，何事葬江鱼。”皆贬之也。而张文潜独以谓“楚国茫茫尽醉人，独醒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惟”）有一灵均。哺糟更使同流俗，渔父由来亦不仁。”

●卷九

徐师川诗云：“楚汉纷争辩士忧，东归那复割鸿沟。郑君立义不名籍，项伯胡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何”）颜肯姓刘。”谓项伯籍之近族，乃附刘而背项，郑君已为汉臣，乃违汉而思楚也。余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亦作“余”，搅勘记：“余”字，《类编》本作“徐”）尝论之曰，方刘项之势，雌雄未决也，其间岂无容容狡诈之士，首鼠两端，以观成败，而为身终吟酰琴且病F惶庖灾^项氏得天下，则吾尝以宗族从军，画策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策画”）定计，岂吾废哉？刘氏得天下，则鸿门之会，吾尝舞剑以蔽沛公矣，广武之会，吾尝劝勿烹太公矣，刘氏岂吾废哉？高祖之封项伯，殆以此也。至郑君则不然。事籍，籍死属汉，高祖令诸故楚臣名籍，郑君独不奉诏，乃尽拜名籍者为大夫，而逐郑君。观此则郑君与项伯贤佞可见。高祖或逐或封，皆徇情之好恶，则知戮丁公者，一时矫激之为也。

王俭《七志》曰：宋高祖游张良庙，并命僚佐赋诗。谢瞻所赋，冠于一时，今载于《文选》者是也。其曰“鸿门销薄蚀，陔下陨欃枪。爵仇建萧宰，定都护储皇。肇允契幽叟，翻飞指帝乡”，则子房辅汉之策，尽于此数语矣。王荆公云：“《素书》一卷天与之，谷城黄石非吾师。固陵解鞍聊出口，捕取项羽如婴儿。从来四皓招不得，为我立弃商山芝。”亦用此数事。而议论格调，出瞻数等。东坡论子房袖槌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椎”，同）之事，以谓良不为伊、吕之郑爻鯨肚G轲、聂政之计。以余观之，此良少年之锐气，未足以咎良也。圯上授书之后，所见岂前比哉！（宋本此条接上，据《历代诗话》本分之）

左太冲、陶渊明皆有荆轲之咏，太冲则曰：“虽无壮士节，与世亦殊伦。”渊明则曰：“惜哉剑术疎，奇功遂不成。”是皆以成败论人者也。余谓荆轲功之不成，不在荆轲，而在秦舞阳；不在秦舞阳，而在燕太子。舞阳之行，轲固心疑其人，不欲与之共事，欲待它客与俱，而太子督之不己，轲不得已遂去，故羽歌悲怆，自知功之不成。已而果膏刃秦庭，当时固已惜之。然槩之于义

，虽得秦王之首，于燕亦未能保终吉也。故杨子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扬子”）云：“荆轲为丹奉于期之首、燕督亢之图，入不测之秦，实刺客之靡也，焉可谓之义也！”可谓善论轲者。

盗杀武元衡也，白乐天为京兆掾，初非言责，而请捕盗，以必得为期。时宰恶其出位，坐赋《新井篇》，逐之九江。故因闻琵琶，乃有天涯流落之感，至于泪湿青衫之上，何惫如此哉！余（宋本无“余”字，作空格，据《历代诗话》本补）先文康公尝有诗云：“平生趣操号安恬，退亦怡然进不贪。何事浔阳恨迁谪，轻将清泪湿青衫。”又云：“及泉曾改庄公誓，胜母终回曾子车。素纆银床堪泪堕，更能赋咏独何如。”

李义山诗云：“本为留侯慕赤松，汉庭方识紫芝翁。萧何只解追韩信，岂得虚当第一功。”是以萧何功在张良下也。王元之诗云：“纪信生降为沛公，草荒孤垒想英风。汉家青史缘何事，却道萧何第一功？”是以萧何功在纪信下也。余谓炎汉创业，何为宗臣，高祖设指踪之喻尽之矣，它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他”）人岂容议邪！

韦苏州睢阳感怀有诗曰：“宿将降倭₁迳₂毳₃。”宿将谓许远，儒生谓张巡也。盖当时物议，以为巡死而远就虏，疑远畏死，辞服于佞，蓀₄₅₆₇₈愈尝有言曰（句前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然”字）：“远瘴匪₉溃₁₀慰₁₁嘲₁₂爻₁₃吼₁₄纆₁₅兀₁₆称₁₇淥₁₈鸕₁₉壑₂₀猓₂₁耘₂₂c₂₃倏₂₄苟₂₅唤₂₆岛₂₇酰₂₈ 彼寡缘₂₉靡₃₀印₃₁Q₃₂菜₃₃泪₃₄幔₃₅将₃₆生₃₇致₃₈远₃₉于₄₀偃₄₁师₄₂，远亦以不屈死。则是远亦终死僖病

三良以身殉秦缪之葬，《黄鸟》之诗哀之。序诗者谓国人刺缪公以人从死，则咎在秦缪而不在三良矣。王仲宣云：“结发事明君，受恩良不贲。临没要之死，焉得不相随。”陶元亮云：“厚恩固难忘，君命安可违。”是皆不以三良之死为非也。至李德裕则谓社稷死则死之（“谓”下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为”字），不可许之死，欲与梁邱据、安陵君同讎，则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。然君命之于前，而序属夺幔₁瑋₂槿₃颊₄擗₅欲不死得乎！唯柳子厚云：“疾病命故乱，魏氏言有章。从邪陷厥父，吾欲讨彼狂。”使康公能如魏颗不用乱命，则岂至陷父于不义如此哉！东坡《和陶》亦云：“顾命有治乱，臣子得从违。魏颗真孝爱，三良安足希。”似与柳子论合。而《过秦缪墓诗》乃云：“缪公生不诛孟明，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，乃知三子徇公意，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。”则又言三良之殉，非缪公之意也。

唐太和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大和”，下同）末，阉尹恣横，天子以拥虚器为耻。而元和逆党未讨，帝欲夷绝其类，李训谓在位操权者皆碌碌，独郑注可共事，遂同心以帑^R讯駱^(六)恶曛眷肚迴囿^A，相继王守澄、杨承和、韦元素、王践言皆不保首领。又斲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。剪除逆党几尽，亦可谓壮矣！意欲诛宦尹，乃复河湟归河朔诸镇，天子向之。郑注虽招权纳贿，然出节度陇右，欲因王守澄之葬，乘群宦临送，以镇兵悉诛之，忠讐幢^夭簧^啤钣^拇任迦^e事，遂成“甘露”之祸。世以成败论人物，故训、注不得为忠，至李德裕谓不可与徒隶齿，亦太甚矣。按唐史李甘与李中敏皆尝论郑注不可为相，故甘有封州之谪，而中敏有颖阳之归。杜牧之赠甘诗云：“太和八九年，训、注极虓虎。吾君不省觉，二凶日威武。喧喧皆传言，明辰相登、注。和鼎顾予云：‘我死有处所。’明日诏书下，谪斥南荒去。”又有《赠中敏诗》云：“元礼去归缙氏学，江充来见大（《历代诗话》本同，点校者据《樊川集》改为“犬”）台宫。曲突徙薪人不会，海边今作钓鱼翁。”盖深痛二公之言不行，而训、注得恣其忠病^{I w}当是时，仇士良窃国柄，势焰熏灼，士大夫于议论之间，不敢以训、注为是，以贾杀身之祸，故牧之之诗如此。呜呼，东汉之季，柄在宦官，陈蕃之徒，以忠勇之资，珠^食潼^h，而事亦不遂，史载其名，殆如日星。而训、注以当时士夫畏慑士良辈，遂加以奸凶之目，而史亦以为乱人，万世之下，无以自白，其深可痛哉！余家旧藏《甘露野史》二卷，及《乙卯记》一卷，二书之说，特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时”）相矛盾，《甘露野史》言上令训等诛宦官，事觉反为所擒，而《乙卯记》乃谓训等有逆帑^{I w}《甘露史》出于朝廷公论，而《乙卯记》附会士良之私情也。《乙卯记》后有朱实跋尾数百言，以《乙卯》所记为非是，其说与野史同，余故表而出之。

杜牧之集有《李给事诗》二首，其中有“纷纭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纷纷”）白昼惊千古，鉄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铁”）鍤朱殷几一空”之句，谓郑注“甘露”之事也。又有“可怜刘校尉，曾讼石中书”之句，牧之自注云，给事曾忤仇士良，人遂以为给事者李石也。余尝考之，李石虽尝为给事，然劾郑注之事，史所不载。虽载语言悞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忤”）仇士良，然亦在石拜相之后。石既拜相，则牧之诗题，不应以给事为称，其非李石明矣。当时惟有李中敏与牧之厚善，尝因旱欲乞斩注，以申宋申锡之冤，帝不省，遂以病版归颖阳。今牧之诗有“元礼去归缙氏学”之句，牧之自注云：因论郑注告归颖阳。又史云：注诛，迁给事。其后仇士良以开府荫其子，中敏曰：“内谒者安得有子。”士良惭恚，由是复弃官去。由是论之，则是中敏无疑矣。

杜牧之作《李和鼎诗》云：“鹏鸟飞来庚子直，谪去日蚀辛卯年。由来枉死贤才士，消长相持势自然。”盖言郑注事也。方是时，和鼎论注不可为相，旋致贬责，故牧之作诗痛之如此。议者谓辛卯年在宪宗之时，而宪宗未尝谪李甘。李甘仕文宗之时，而文宗时无辛卯也。岂牧之误乎？余谓牧之所云，非谓实庚子辛卯也。鹏集于舍，班固书庚子之日，日有蚀之，诗人有辛卯之咏，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尔。

唐穆宗时，令狐楚为相，为景陵使，以佣钱献羨余，怨声徬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载”）路，致有衡州之贬。观《发潭州寄李宁常侍诗》云：“君今侍紫垣，我已堕青天。委废从兹日，旋归在几年。”又有《答窦巩中丞诗》末句云：“何年相赠答，却得在中台。”亦可见其去国惨伤之情矣。孔子曰：“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。”其楚之谓乎？观“甘露”之事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中”），则可见矣。当是时也，王涯等被系神策，仇士良白涯与李训帜妁瑒17.⑧嶭 i 3 鱗r以旧相在阙下，文宗召楚至，帝对楚悲愤，因付涯讯牒曰：“果涯书邪？”楚曰：“然。涯沼兄，罪应死。”呜呼，观望腐夫阉人，而诬真人于死地，楚忍为是乎！《甘露野史》乃言尚赖旧相令狐楚独为辩明，若以史为证，则野史之言未必公也。

安禄山反，永王璘有窥江左之意，子[彳易]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瑒”）劝其取金陵，史称薛鏐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繆”）、李台卿等为璘种鞫患祆畎住 0 譴髦寡杂劳翻U辟为府僚，璘起兵遂逃还彭泽。审尔，则白非深于璘者。及观白集有《永王东巡歌十一首》，乃曰：“初从云梦开朱邸，更取金陵作小山。”又云：“我王楼舰轻秦、汉，却似天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文”）皇欲度辽。”若非赞其逆郑瑒t必无是语矣。白既流夜郎，有《书怀诗》云：“半夜水军来，寻阳满旌旃。空名适自悞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误”），迫胁上楼船。徙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徒”）赐五百金，弃之若浮烟。辞官不受赏，翻谪夜郎天。”宋中丞荐白启云：“遇永王东巡，胁行中道。”乃用白《述怀》意，以拉拭其过尔。孔巢父亦为永王所辟，巢父察其必败，洁身潜遁，由是知名。使白如巢父之计，则安得有夜郎之谪哉！老杜《送巢父归江东》云：“巢父掉头不肯住，东将入海随烟雾。”其序云，兼呈李白。恐不能无微意也。

●卷十

李白乐府三卷，于三纲五常之道，数致意焉。虑君臣之义不笃也，则有《

君道曲》之篇，所谓“风后爪牙常先太山稽，如心之使臂。小白鸿翼于夷吾，刘葛鱼水本无二。”虑父子之义不笃也，则也《东海勇妇》之篇，所谓“淳于免诏狱，汉主为缙萦。津妾一棹歌，脱父于严刑。十子若不肖，不如一女英。”虑兄弟之义不笃也，则有《上留田》之篇，所谓“田氏仓卒骨肉分，青天白日摧紫荆。交柯之木本同形，东坡顛頼西枝荣。无心之物尚如此，参商胡乃寻天兵！”虑朋友之义不笃也，则有《箜篌谣》之篇，所谓“贵贱结交心不移，惟有严陵及光武。”“轻言托朋友，对面九疑峯。”“管鲍久已死，何人继其踪？”虑夫妇之情不笃也，则有《双燕离》之篇，所谓“双燕复双燕，双飞令人羨。玉楼珠阁不独栖，金窗绣户长相见。”徐究白之行事，亦岂纯于行义者哉！永王之叛，白不能洁身而去，于君臣之义为如何？既合于刘，又合于鲁，又娶于宋，又携昭阳金陵之妓，于夫妇之义为如何？至于友人路亡，白为权窆，及其糜溃，又收其骨，则朋友之义庶几矣。《送萧十一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三十一”）之鲁兼问稚子伯禽》，有“高堂倚门望伯鱼，鲁中正是趋庭处。君行既识伯禽子，应驾小车骑白羊”之句，则父子之义庶几矣。如弟凝、錡、济、况、绾各赠诗，以致其雍睦之情，则兄弟之义庶几矣。惜乎，二失既彰，三美莫赎，此所以不能为醇儒也。

人之事亲，当以敬为主，故孔子告子游曰：“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束皙作《补亡诗》，于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二篇，每以为言。《南陔》曰：“养隆敬薄，惟禽之似。”《白华》曰：“竭毡M敬，亶亶忘劬。”可谓得孔子之旨矣。今之人恃亲之爱己，而忘其敬者多，故表而出之，以为事亲之戒。

王稚川调官京师，母老留鼎州，久不归侍。尝阅贵人歌舞，有诗云：“画堂玉佩紫云响，不及桃源欸乃歌。”山谷和韵讽之云：“慈母每占乌鹊喜，家人应赋《虞彦歌》。”可谓尽朋友责善之义。山谷（“山”字原缺，据《历代诗话》本补）至孝，奉母安康君至为亲涤厕踰，浣中裙，未尝顷刻不供子职。洎贬黔南，不能与亲俱，则《赠王郎诗》云：“留我左右手，奉承白发亲。”至《赣上食莲有感》则曰：“莲实大如指，分甘念母慈。”亦可见其孝找印S唵劓o瑕者可以录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戮”）人，则其告稚川之语未为过也。老杜《送李舟诗》非不归重，而其中亦不能无讥焉。所谓“舟也衣彩衣，告我欲远适。倚门固有望，敛衽就行役。南登吟《白华》，已见楚山碧。何时太夫人，堂上会亲戚。”岂非讥其无方之游邪？孔子云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则山谷、少陵之诗，皆孔子之意也（“皆”下《历代诗话》本有

“有”字)。

王勃尝言，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医。时长安曹元有秘术，勃从之游，尽得其要。又以虢州多药草，求补参军。故《示助弟诗》云：“自予反初服，无情想高盖。报国情岂忘，从亲心所大。”则勃于亲亦可谓厚矣。然不能立身持己，私匿官奴而杀之，以致其父从坐，远谪交趾，岂得为孝乎？孟子曰：“纵耳目之欲，以为父母僇。”勃其近之矣。

陈绎奉亲至孝，尝作庆老堂以娱其母。介甫赠之诗云：“种竹常疑出冬笋，开池故合涌寒泉。”盖不特咏堂前景物，而孝感之事实寓焉。“出冬笋”，暗用孟宗事，“涌寒泉”，暗用姜诗事。（《历代诗话》本“娱其母”以下作：“介甫赠之诗云‘种竹常疑出冬笋’，暗用孟宗事；‘开池故合涌寒泉’，暗用姜诗事。”盖有脱文也。）

张剑州以太夫人丧剑州归，荆公予之诗并示女弟云：“乌辞反哺颠毛黑，鸟引思归口舌丹。”又有《张剑州至剑一日以亲忧罢诗》云：“白头反哺秦乌侧，流血思归蜀鸟前。”所赋皆一时之事，而语意重复如此何耶？

荆公《初去临川诗》云：“马头西去百沾襟，一望亲庭更苦心。已觉省烦非仲叔，安能养志似曾参。”赴调西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愿脱此字，点校者据诗句“西去”补“去”字）时诗也。非仲叔则自伤不能养口体，不如曾参则自伤不能养志也。人士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自”）一官所驱，乃尔为志，亦岂得已哉！后又有诗云：“古人一日养，不以三公换。”正为此尔。

唐人与亲别而复归，谓之“拜家庆”。卢象诗云：“上堂家庆毕，顾与亲恩迩。”孟浩然诗云：“明朝拜家庆，须着老莱衣。”

谢师厚生女，梅圣俞与之诗曰：“生男兴玻所丑。生男走四邻，生女各张口。男大守诗书，女大逐鸡狗。”又云：“何时某氏郎，堂上拜媪叟。”盖戏师厚也。陈琳、杜甫诗及《杨妃外传》其说异焉。琳痛长城之役，则曰：“生男戒勿举，生女哺用脯。”杜甫伤关西之戍，则曰：“生女犹是嫁比邻，生男埋没随百草。”杨妃专宠帝室，金印盭绶，宠遍于钅钅；象服鱼轩，荣均于秦虢。当时遂有“生女勿悲酸，生男勿喜欢。男不封侯女作妃，君看女却为门楣”之咏。而乐天《长恨歌》亦云：“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”今

师厚之女，毓质儒门，不过求贤士以为之配尔，纵不至负薪如翟妇，饷春如孟光，亦岂能预知其必大富贵，光宗荣族如蒲津之妇人乎！宜其圣俞以为戏也。

老杜《北征诗》云：“经年至茅屋，妻子衣百结。恸哭松声回，悲泉共幽咽。平生所娇儿，颜色白胜雪。见爷背面啼，垢腻脚不袜。”方是时，杜方脱身于万死一生之地，得见妻儿，其情如是。泊至秦中，则有“晒药能无妇，应门亦有儿”之句。至成都则有“老妻忧坐痹，幼女问头风”之句。观其情惊，已非《北征》时比也。及观《进艇诗》，则曰：“昼引老妻乘小艇，晴看稚子浴清江。”《江村诗》则曰：“老妻画纸为棋局，稚子敲针作钓钩。”其优游愉悦之情，见于嬉戏之间，则又异于在秦益时矣。

白乐天、元微之皆老而无子，屡见于诗章。乐天五十八岁始得阿崔，微之五十一岁始得道保，同时得嗣，相与酬唱喜甚。乐天诗云：“膩剃新胎发，香绷小绣襦。玉牙开手爪，苏颗点肌肤。”微之云：“且有承家望，谁论得力时。”又云：“嘉名称道保，乞姓号崔儿。”后崔儿三岁而亡，白赋诗曰：“怀抱又空天默默，依前仍作邓攸身。”伤哉微之，五十三而亡。按《墓志》有子道护，年三岁而卒。以岁月考之，即道保也。孟东野连产三子，不数日皆失之，韩退之尝有诗，假天命以宽其忧。三人者皆人豪，而不能忘情如此，信知割爱为难也。若使学道者遭此，则又何必黑衣巾者闯然入其户，而后喻哉？

陶渊明《命子篇》则曰：“夙兴夜寐，愿尔之才；尔之不才，亦已焉哉！”其《责子篇》则曰：“虽有五男儿，揔不好纸笔。天吺度缙耍疫M杯中物。”《告俨等疏》则曰：“鲍叔、管仲，同财无猜；归生、伍举，班荆道旧；而况同父之人哉！”则渊明耻子未必贤也。故杜子美论之曰：“有子贤与愚，何其挂怀抱。”然子美于诸子，亦未为忘情者。子美《遣兴诗》云：“骥子好男儿，前年学语时。世乱怜渠小，家贫仰母慈。”又《忆幼子诗》云：“别离惊节换，聪慧与谁论。忆渠愁只睡，炙背俯晴轩。”《得家书》云：“熊儿幸无恙，骥子最怜渠。”《元日示宗武》云：“汝啼吾手战。”观此数诗，于诸子钟情尤甚于渊明矣。山谷乃云：“杜子美困于三蜀，盖为不知者诟病，以为拙于生事，又往往讥宗武失学，故寄之渊明尔。俗人不知，便为讥病。所谓痴人面前，不得说梦也。”

李义山作《娇儿诗》时，袞师方三四岁尔，其末乃云：“儿应勿学耶，读书求甲乙。况今西与北，羌戎正狂悖。儿当速成大，探雏入虎窟。当为万户侯

，勿守一经裘。”夫兵连祸结，生民涂炭，以日为岁之时，而乃望三四岁儿立功于二十年后，所谓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者邪！

元微之诲侄书云：“吾生长京城，朋从不少，然而未尝识倡优之家，不曾于喧哗纵观。”《至陕府诗》，乃有一生自恣之语，至云“那知我少年，深解酒中事。能唱犯声歌，偏精变筹义。含词待残拍，叫噪掷投盘”等语，则诲侄之言，殆虚语也。

钱起《题杜牧林亭诗》云：“不须耽小隐，南阮在平津。”南阮谓杜惊也。史载惊更历将相，而牧困蹶不自振，怏怏不平，以至于卒。审尔，则牧之岂肯受其料理哉？然宗族贵官河润者非一，枯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菀”）升沉，时命存焉，何至怏怏如是。可以知牧之量不宏也。

《文选》载嵇叔夜《赠秀才入军诗》，李善注，谓兄喜秀才入军，而张铕谓叔夜弟，不知其名。考五诗，或曰“携我好仇”，或曰“思我良朋”，或曰“佳人不在”，皆非兄弟之称。善、铕所注，恐未必然尔。

杨六尚书，白乐天妻兄也。初除东川节度，《代妻贺兄》云：“觅得黔娄为妹婿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婿”），可能空寄蜀茶来。”又《寒食寄诗》曰：“蛮旗似火行随马，蜀妓如花坐绕身。不使黔娄夫妇看，夸张宝贵向何人。”皆责望之言也。

王福峙之子勔、勳、勃皆有才名，故杜易简称为“三珠树”。其后助、劼、劝又皆以文显。勃于兄弟之间极友爱，《自乡还虢诗》曰：“人生忽如客，骨肉知何常。愿及百年内，华萼常相将。无使《棠棣》废，取譬人无良。”观此语意，岂兄弟中有不相能者邪？及观诫劝劼云：“欲不可纵，争不可常，勿轻小忿，将成大殃。”此二人者，似非处于礼义之域者。《棠棣》废之诗，疑为此二人设也。

陆机作诗赠贾谧，几三百言，无非极其褒赞。方谧用事，生死荣辱人如反复手，其褒赞亦何足恠。然其间亦有寄意讥诮，人未能推其意者。按臧荣绪《晋书》，谧父韩寿，母、贾充少女也。充平生不议立后，后妻郭槐辄以外孙韩谧袭封，帝许之，遂以谧为鲁公。则是贾谧非充子也。故机诗云：“诞育洪胄，纂戎于鲁。”言诞育则以讥非己生也。又曰：“惟汉有木，曾不逾境。”谓

橘踰淮则化为枳，言与螟蛉之化蝶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果”）羸无异也。夫谥势焰熏灼如此，而机敢为瘦辞以狎侮之，真文人之习气哉！

晋嵇康《赠弟秀才》四言诗云：“感悟驰情，思我所钦。”则以所钦为弟。陆机《赠从兄车骑诗》云：“寤寐靡安豫，愿言思所钦。”则以所钦为兄。又《赠冯文罴诗》云：“慷慨谁为感，愿言怀所钦。”则以所钦为友。

魏武于诸子中独爱植，丁仪、丁广、杨修之徒为植羽翼，几代太子丕，而植狂性不自雕励，又太子御之所术，故易宗之计不行，盖非植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植”字）逊丕也（《历代诗话》本“也”前有“性”字，盖衍）。洎文帝即位，植屡求试用，不报，益怏怏。帝欲害之，卞太后曰：“汝已杀任城，不得复杀东阿。”故止从贬爵。则植岂能无怨怼乎？尝观植所作《豫章行》云：“他人虽同盟，骨肉天性然。周公穆康叔，管蔡则流言。子臧孙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逊”，同）千乘，季札慕其贤。”意谓己素为武帝所爱，忌之者校视泄懿塘饗灾f。然乃自以季札为比，亦诬矣。岂其掠美之言哉？

月轮当空，天下之所共视，故谢庄有“隔千里兮共明月”之句，盖言人虽异处，而月则同瞻也。老杜当兵戈骚屑之际，与其妻各居一方，自人情观之，岂能免闺门之念，而他诗未尝一及之。至于明月之夕，则遐想长思，屡形诗什。《月夜诗》云：“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。”继之曰：“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。”《一百五日夜对月》云：“无家对寒食，有泪如金波。”继之曰：“仳离放红蕊，想象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颯”）青蛾。”《江月诗》云：“江月光于水，高楼思杀人。”继之曰：“谁家挑遯郑瑞T灭翠眉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颯”）。”其数致意于闺门如此，其亦谢庄之意乎？颜延之对孝武，乃有庄始知“隔千里兮共明月”之说，是庄才情到处，延之未能晓也。

余曾祖通议兄弟四人，取“良辰美景，赏心乐事”之义，作四并堂于东园，故通议诗云：“华圃控弦秋习射，寒窗留烛夜钞书。良辰美景饶心事，观日相并乐起予。”先祖清孝公兄弟六人，取三荆同株之义，作倍荆亭于西园，当时篇咏无存者。清孝《安遇集》中有《倍荆亭记》，其略云：“西园椎轮无亭观之玩。伯兄欲纠合叔季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西推轮无亭观，□□□□□欲纠合叔季”，点校者据《类编》本改“推轮”为“园旧”）。同耳目之适，于是基盈尺之高，宇一筵之广，列楹为亭，号曰倍荆。至先人文康公罢官南阳

，适当兵扰，复还旧栖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复栖”，校勘记曰：“复栖”，疑当作“旧栖”。按宋本正作“旧栖”），奉伯父工部居焉。别建二老堂于宅南，秦望由里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眷望田里”），诸山皆在目，植花竹于四隅，命某日治饌，往往乐饮竟日。某尝赋诗云：‘去家才隔水一股，二老堂成三百弓。鸰原暮下沙水暖，雁行夜落霜天空。竹根酌酒不妨醉，花萼斫诗如许工。坐久兴关筇竹杖，出门人指两仙翁。’”

●卷十一

韩退之《秋怀诗》十一篇，其一云：“敛退就新懦，趋营悼前猛。”此陶渊明觉今是昨非之意，似有所悟也。然考之他篇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之”字），有曰：“低心逐时趋，苦勉祇能暂。”又曰：“尚须勉其顽，王事有朝请。”则进退之事尚未决也。至第十篇云：“世累忽进虑，外忧遂侵诚。诘屈避语弃，冥茫触心兵。败虞千金弃，得比寸草荣。”其筹虑世故尤深。至第十一篇云：“鲜鲜霜中菊，既晚何用好。扬扬弄芳蝶，尔生还不早。”则似有不遇时之叹也。

李太白《古风》两卷，近七十篇，身欲为神仙者，殆十三四：或欲把芙蓉而蹑太清，或欲挟两龙而凌倒景，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，或欲折若木而游八极，或欲结交王子晋，或欲高挹卫叔卿，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，或欲餐金光于安期生。岂非因贺季真有谪仙之目，而固为是以信其说邪？抑身不用，郁郁不得志，而思高举远引邪？尝观其所作《梁父吟》，首言钓叟遇文王，又言酒徒遇高祖，卒自叹己之不遇。有云：“我欲攀龙见明主，雷公砰訇震天鼓。帝旁投壶多玉女，三时大笑开电光，倏烁晦冥起风雨。阊阖九门不可通，以额扣关阍者怒。”人间门户尚不可入，则太清倒景，岂易凌蹑乎？太白忤杨妃而去国，所谓玉女起风雨者，乃怨怼妃子之词也。其后又有《飞龙引》二首，当是明皇仙去之后，又有彩女玉女之句，则怨之深矣。

白乐天号为知理者，而于仕宦升沈之际，悲喜辄系之。自中书舍人出知杭州，未甚左也。而其诗曰：“朝从紫禁归，暮出青门去。”又曰：“委顺随行止。”又曰：“退身江海应无用，忧国朝廷自有贤。”自江州司马为忠州刺史，未为超也。而其诗曰：“正听山鸟向阳眠，黄纸除书落枕前。”又云：“五十专城未是迟。”又云：“三车犹夕会，五马已晨装。”及被召中书，则曰：“紫微今日烟霄地，赤岭前年泥土身。得水鱼还动鳞鬣，乘轩鹤亦长精神。”观此数诗，是未能忘情于仕宦者。东坡谪琼州有诗云：“平生学道真实意，岂与穷达俱存亡。”要当如是尔。

老杜《省宿诗》云：“明朝有封事，数问夜如何？”盖忧君谏政之心切，则通夕为之不寐。想其犯颜逆耳，必不为身谋也。杜牧之诗云：“昔事文皇帝，叨官在谏垣。奏章为得地，齟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断”）齿负明恩。金虎知难动，毛牦亦耻言。撩头虽欲吐，到口却成吞。”至与人论谏尤可怪。谓谏杀人者杀人愈多，谏畋猎者畋猎愈甚。是欲箝天下忠义之口，有臣如牧，国家奚望哉！然唐史乃谓牧之刚直有奇节，敢论列大事，指陈利病尤切何耶？

郎官之选，唐朝尤重。顺宗初政，柳子厚为礼部郎，与萧俛书云：“仆年三十二，年甚少，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，超取显美，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媚嫉，其可得乎！”杜子美一检校工部尔，而诗中数及之，衔谄不已。如《赠苏溪》云：“为郎未为贱，其奈疾病攻。”《寄薛据》云：“虽云尚书郎，不及村野人。”《复怨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愁”）》云：“身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才”）觉省郎在，家须农事归。”而（宋本原作“雨”，据《历代诗话》本改）《入六弟宅》云：“令弟雄军佐，凡才污省郎。”如此类不可胜数。郑谷自好称老郎，赠《秀上人诗》云：“惟恐兴来飞锡去，老郎无路更追攀。”《访策禅者诗》云：“初尘芸阁辞禅阁，却访支郎是老郎。”《春阴诗》云：“舞燕歌莺莫相认，老郎心是老僧心”是也。至于《转正郎》则云：“止陪鸳鹭居清秩，滥应星辰挽上天。”《省中作》则云：“未如何逊无佳句，若比冯唐是壮年。”是亦未免于衔谄者。

晋乐广曰：“人未尝梦乘车入鼠穴，捣齏噉铁杵。以无想因也。”自乐论之，则凡梦皆出于想尔。而殷浩乃曰：“官本臭腐，故将官而梦尸。”是岂出于想耶？《周官》有六梦，梦非止于思而已。刘发方赴举也，秦少游梦有发殡而葬之者，云是刘发之柩，是岁发首荐。少游以诗贺之曰：“世传梦凶常得吉，神物戏人良有旨。全美声名海县闻，闭久当开乃其理。”少游所原，乃一时褒美赞喜之词，非殷浩之意也。东坡云：“世衰道微士失己，得丧悲欢反其故。草袍芦屨相妩媚，饮食嬉游事羣聚。曲江舡舫月灯球，是谓舞殡而歌墓。”其末又有“故令将仕梦发棺，劝子勿为官所腐”之语。全篇二百余言，皆用浩意，可谓巧于遣词者矣。

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矣。永贞之初，得一礼部郎，席不暖即斥去为永州司马。在贬所历十一年，至宪宗元和十年，例召至京师，喜而成咏。所谓“投荒垂一纪，新诏下荆扉。”又云“十一年前南渡客，四千里外北归人”是也。既

至都，乃复不得用，以柳州去。由永至京已四千里，自京徂柳又复六千，往返殆万里矣。故《赠刘梦得诗》云：“十年顛顛到秦京，谁料翻为岭外行。”《赠宗一诗》云：“一身去国六千里，万里投荒十二年”是也。呜呼，子厚之穷极矣！观赠李夷简书云：“曩者，齿少心锐，径行高步，不知道之艰，以陷于大阨，穷蹙陨坠，废为孤囚，日号而望，十四年矣。”当时同贬之士，程异为宰相，而梦得亦得召用，则子厚望归之心为如何？然竟不生还，毕命于蛇虺瘴疠之区，可胜叹哉！韩退之有言曰：“子厚斥不久，穷不极，虽有出于人，其文学词章，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，如今无疑也。虽使得所愿于一时，以彼易此，孰得孰失？”

韦应物《燕李录事诗》云：“与君十五侍皇闱，晓拂炉烟上赤墀。花开汉苑经过处，雪下骊山沐浴时。”《骊山感怀诗》云：“我念绮襦岁，扈从当太平。小臣职前驱，驰道出灞亭。”《温泉行》云：“北风惨惨投温泉，忽忆先皇游幸年。身骑厩马引天仗，直入华清列御前。”则天宝巡幸之时，应物已在扈从之数，年始十五尔。王钦臣疑为三卫官，然史无有。及观应物《白沙亭逢吴叟歌》云：“问之执戟亦先朝，零落艰难却负樵。亲观文物蒙雨露，见我昔年侍丹霄。”谓之执戟，则亦三卫之类，钦臣岂据是邪？

欧阳永叔诗文中好说金带，《初寒诗》云：“若能知此乐，何必恋腰金。”《寄江十诗》云：“白发垂两鬓，黄金腰九环。”《答王禹玉诗》云：“喜君所赐黄金带，故我宜为白发翁。”而谢表又云：“头垂两鬓之霜毛，腰束九环之金带。”或谓未免矜服衒宠，而况下于金带者乎！杜子美白乐天皆诗豪，器识皆不凡，得一绯衫何足道，而诗句及之不一何耶？子美诗云：“挈带看朱纁，开箱覩黑裘。”《赠卢参谋》云：“素发干垂领，银章破在腰。”《江村诗》云：“扶病垂朱纁，归休步紫苔。”乐天《寄荔子诗》云：“映我绯衫浑不见，对公银印最相鲜。”《初除忠州》云：“鱼缀白金随步跃，鹖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鹄”）衔红绶绕身飞。”又云：“徒使花袍红似火，其如蓬鬓白成丝。”《脱刺史绯》云：“便留朱纁还铃合，却着青袍侍玉除。”《加朝散大夫得品绯》云：“五品足为婚嫁主，绯袍着了好归田。”又云：“那知垂白日，始是着绯年。”盖命服章身，人情所甚喜，故心声所发如是。退之云：“峨峨进贤冠，耿耿水苍佩。服章非不好，不与德相对。”其必有以称之哉。

观王昌龄诗，仕进之心，可谓切矣。《赠冯六》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脱“冯

”字，点校者据《类编》本补“冯”、“元六”三字，改作“赠冯六元二”）云：“云龙未相感，干谒亦已屡。”《从军行》云：“虽投定远笔，未坐将军树。”至于《沙花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苑”）渡》之作，乃有“孤舟未得济，入梦在何年”之句。是以传说自期也，一何愚哉！按史，昌龄为汜水尉，以不护细行，谪龙标尉。传说所为，顾如是乎？昌龄未第时，岑参赠之诗曰：“潜虬且深蟠，黄鹤举未晚。”既登第而谪官也，参又赠之诗曰：“王兄尚谪官，屡见秋云生。黄鹤垂两翅，徘徊悲且鸣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但悲鸣”）。”后昌龄以世乱还乡，为闾丘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邱”）晓所杀，则所谓黄鹤者，竟不能高举矣。

苏子由自绩溪被召，除校书郎，元佑之初年也。山谷《和王定国诗》云：“后皇蒔嘉橘，中岁多成枳。佳人来何时，天为启玉齿。”言欲子由变熙丰人才也。《和子由病起被召诗》云：“方来立本朝，献纳继晨暝。必开曲突谋，满慰倾耳听。”言欲子由变熙丰法度也。其措意如此，然官不得至侍从，谪黔移戎，流离困蹶，岂非命哉！至建中靖国之初，杂用熙丰、元佑人才，山谷喜而成诗云：“维摩老子五十七，天子大圣初元年。传闻有意用幽仄，病着不能朝日边。”后虽有铨曹之召，不旋踵又有宜州之行，有才无命，如山谷者，其可悯也！

孔子曰：“富贵在天。”则所谓富贵者，岂可以幸取乎？潘岳急于进取，干没不休，与石崇等谄事贾谧，每候其出，辄望尘而拜，其为人何如也。观其作《闲居赋》曰：“岳读《汲黯传》，至司马安四至九卿，而良史书之，题为巧宦之目。遂慨然叹曰：巧诚有之，拙亦宜然。”观岳此语，尚恨巧之未至邪？其作《河阳县诗》则曰：“谁谓晋京远，室迩身实辽。谁谓邑宰轻，令名患不劬。”其作《怀县诗》则曰：“自我违京辇，四载迄于斯。器非廊庙姿，屡出固其宜。”其坐驰京阙，渴心固已生尘矣。而仕宦卒不达，诚可以为驰骛者之戒也。尝自叙云：“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，八徙官，一进阶再免，一除名，一不拜职，迁者三而已。虽通塞有命，抑拙者之效也。”岳诚知此，岂肯遽下贾谧之拜哉？

李商隐《九日诗》云：“曾共山翁把酒时，霜天白菊绕阶墀。十年泉下无消息，九日尊前有所思。不学汉臣栽苜蓿，空教楚客咏江蓠。郎君官贵施行马，东合无因再得窥。”盖令狐楚与商隐素厚，楚卒，子绚位致通显，略不收顾，故商隐怨而有作。然实商隐自取之也。且商隐妻父王茂元与所依郑亚皆李德

裕党也。商隐与二人昵甚，故绹以为忘家恩，放利偷合者，是绹恶其异己也。后绹当国，商隐亦归穷自解，绹虽与一太学博士，然商隐亦厚颜矣。唐之朋党，延及缙绅四十年，而二李为之首，至绹而滋炽。绹之忘商隐，是不能念亲，商隐之望绹，是不能揆己也。

杜子美云：“钟鼎山林各天性。”天性之所欲，夫岂可强也哉！白乐天前有《读史诗》云：“马迁下蚕室，嵇康就囹圄。当彼戮辱时，奋飞无翅羽。商山有黄绮，颖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颍”）川有巢许。何不从之游，超然离网罟。”后又有《咏史诗》云：“秦磨利刀斩李斯，齐烧沸鼎烹酈其。可怜黄绮入商洛，闲卧白云歌紫芝。”二诗意绝相类，但未知乐天果能舍彼而就此不？世之人干没于名利之场，鲜不陷于祸难，乐天之论，真可书绅。

意在退处者，虽饥寒而不辞；意在进为者，虽沓贪而不顾：皆一曲之士也。高适尝云：“吾谋适可用，天路岂寥廓。不然买山田，一身与耕凿。”可仕则仕，可止则止，何常之有哉？适有《赠别李少府》云：“余亦愜所从，渔樵十二年。种瓜漆园里，凿井卢门边。”《赠韦参军》云：“布衣不得干明主，东过梁宋无寸土。免苑为农岁不登，鴈池垂钓心长苦。”其生理可谓窄矣。及宋州刺史张九皋奇其人，举有道科中第，调封丘尉，则曰：“此时也得辞渔樵，青袍里身荷圣朝。牛犁钓竿不复见，县人邑吏来相邀。”则是不堪渔樵之艰窘，而喜末官之微禄也。一不得志则舍之而去何耶？《封丘诗》云：“我本渔樵孟渚野，一生自是悠悠者。乍可狂歌草泽中，宁堪作吏风尘下。”其末句云：“乃知梅福徒为尔，转忆陶潜归去来。”则不堪作吏之卑辱，而复思孟渚之渔樵也。韩退之云：“居闲食不足，从仕力难任。”其此之谓乎！

元和中，讨蔡数不利，羣臣争请罢兵，钱徽、萧俛力请于前，逢吉、王涯力请于后，维裴度以一病在腹心，不时去且为大患。又自请以身督战，誓不与贼俱存。王建所谓“桐栢水西贼星落，泉雒夜飞林木恶。相国刻日波涛清，当朝自请东西征”是也。宪宗御通化门，临遣赐度通天御带，发神策骑三百为卫。王建诗所谓“同时赐马并赐衣，御楼看带弓刀发。马前猛士三百人，金书左右红旗新”是也。未几，李愬夜入县瓠城，缚吴元济，度遣马摠先入蔡。明日，统洄曲降卒万人，徐进抚定。则韩愈《平淮西碑》言之详矣。桃林夜捷，愈贺度诗云：“手把命珪兼相印，一时重迭赏元功。”度自蔡入觐，涂中重拜台司。愈作诗云：“鸛鹭欲归仙仗里，熊罴还入禁营中。”观度隼功如此，宪宗倘能终始用之，诸藩当股栗不暇，而敢桀（《历代诗话》本“桀”下有“鰲

”字)乎?乃信用程异、皇甫湜之徒,乘衅镌诋,使度卒不能安于相位。故度尝有诗云:“有意效承平,无功答圣明。灰心缘忍事,霜鬓为论兵。道直身还在,恩深命转轻。盐梅非拟议,葵藿是平生。白日长悬照,苍蝇慢发声。嵩阳旧田里,终使谢归耕。”观此则已无经世之意也。

李白《赠王历阳诗》云:“有身莫犯飞龙鳞,有手莫辨猛虎须。君看昔日汝南市,白头仙人隐玉壶。”则意在隐遁也。又《行路难》云:“有耳莫洗颍川水,有口莫食首阳蕨。含光混世贵无名,何用孤高比云月。”则意在进为也。达人大观,流行坎止,何常之有哉?

东坡以侍读为礼部尚书,时正得志之秋,而陈无己寄其诗,乃云:“经目(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国”)向来须老手,有怀何必到壶头。遥知丹地开黄卷,解记清波没白鸥。”是劝其早休也。泊坡知定州,时事变矣,又为诗劝之曰:“功名不朽聊通袖,海道无违具一舟。”坡未能用其语,而已有南迁绝海之祸矣。所谓“海道无违具一舟”者,盖用坡所作《八声甘州》“约他年东还海道,愿谢公雅志莫相违”之意以动公,而不知二句皆成讖也。

乌重嗣(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胤”)之节度河阳也,求贤者以为之属,乃得石洪处士为参谋。韩退之送之序,又为诗曰:“长把种树书,人云避世士。忽骑将军马,自号报恩子。”盖吏非吏,隐非隐,故于洪有讥焉。后有寄卢仝诗云:“水北山人得名声,去年去作幕下士。”其意与前诗同。昔人有“门一杜其可开”之语,宜乎韩子以洪与温造同科,而独尊卢仝也。

方干隐居鉴湖,任情于渔钓,似无心于仕宦者。观《山中言事诗》云“山阴钓叟无知己,窥镜持多鬓欲空”,《别胡中丞》云“吹嘘若自毫端出,羽翼应从肉上生”等语,岂全能忘情者邪?罗隐题其诗云:“九霄无鹤版,双鬓老渔樵。”盖亦惜其隐遁之言尔。

王绩作《被召谢病诗》云:“横裁桑节杖,直剪竹皮巾。鹤警琴亭夜,莺啼酒瓮春。颜回惟乐道,原宪岂伤贫。”观此数语,又岂以招聘为喜乎?《独坐诗》云:“托身千载下,聊游万物初。欲令无作有,翻觉实成虚。”《咏怀诗》云:“故乡行处是,虚室坐间同。日落西山暮,方知天下空。”《赠薛收诗》云:“赖有此山僧,教我似(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以”)真如。使我视听遗,自觉尘累祛。”则又知绩有得于佛氏者甚深也。

昔太公钓于渭水之滨，而李白以为钓位。所谓“广张三千六百钓，风雅时与文王亲”是也。严光钓于七里之濑，而滕白以为钓名。所谓“祇将溪畔一竿竹，钓却人间万古名”是也。是又乌足以语圣贤。

●卷十二

不立文字，见性成佛之宗，达磨西来方有之，陶渊明时未有也。观其自祭文，则曰：“陶子将辞逆旅之馆，永归于本宅。”其拟挽词，则曰：“有生必有死，早终非命促。”其作《饮酒诗》，则曰：“采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采”）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其《形影神》三篇，皆寓意高远，盖第一达磨也。而老杜乃谓“渊明避俗翁，未必能达道”何耶？东坡论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谗”）陶子《自祭文》云：“出妙语于纡息之余，岂涉生死之流哉？”盖深知渊明者。

世称白乐天学佛，得佛光如满旨趣，观其“吾学空门不学仙，归则须归兜率天”之句，则岂解脱语邪！元微之诗虽不及乐天远甚，然其得处岂乐天所能及哉？其《遣病诗》云：“况我早师佛，屋宅此身形。舍彼复就此，去留何所萦。前身为过迹，来世即前程。蜕骨龙不死，蜕皮蝉自鸣。”则与贾谊“忽然为人，何足控抟，化为异物，又何足患”之语何远邪？孟郊未尝留意于此，而《吊元鲁山诗》有“苟含天地秀，皆是天地身”之句，亦可嘉矣。

杜牧之《郡斋独酌诗》云：“屈指千万世，过如霹雳忙。人生落其内，何者为彭殇？”非心地明了贯穿道、释者，不能道也。及观其自撰墓志，又忍死作别裴相之章，则知独酌之咏岂空言哉！

李白跌宕不羁，钟情于花酒风月则有矣，而肯自缚于枯禅，则知淡泊之味贤于啖炙远矣。白始学于白眉空，得“大地了镜彻，回旋寄轮风”之旨，中谒太山君，得“冥机发天光，独照谢世氛”之旨；晚见道崖，则此心豁然，更无疑滞矣。所谓“启开七窻牖，托宿掣电形”是也。后又有谈玄之作云：“茫茫大梦中，唯我得先觉。腾转风火来，假合作容貌。明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问”）语前后际，始知金仙妙。”则所得于佛氏者益远矣。

许浑《送栖元弃释奉道诗》云：“仙骨本微灵鹤远，法心潜动毒龙惊。”《送勤尊师自边将入道诗》云：“苍鹰出塞胡尘灭，白鹤还乡楚水深。”《送李生弃官入道诗》云：“水深鱼避钓，云迥鹤辞笼。”皆奖之也。至《送僧

南归诗》，则云：“怜师不得随师去，已戴儒冠事素王。”岂浑亦有逃儒之意邪？

钱起《投南山佛寺》云：“洗足解尘缨，忽觉天形宽。庶将镜中像，尽作无生观。”盖知百骸九窍，本非天形。至《悟真寺诗》云：“更闻东林磬，可听不可说。兴中寻觉花，寂尔诸象灭。”盖知妙明真心，不关诸象，起于是理，亦可谓超然者矣。

苏子由病酒，肺疾发，东坡告之以修养之道，有曰：“寸田可治生，谁劝耕黄糯。探怀得真药，不待君臣佐。初如雪花积，渐作樱珠大。隔墙闻三咽，隐隐如转磨。”此炼气法也。后至海上，有道人传以神守气之诀云：“但向起时作，还从作处收。”故《天庆观乳泉赋》及《养生论》《龙虎铅汞论》皆析理入微，则知东坡于养生之道深矣。

子由诵《楞严经》，悟一解六亡之义，自言于此道更无疑。然其作《风痹诗》，乃有“数尽吾则行，未应堕冥漠”之句，则于理尚有碍也。而东坡乃谓子由闻道先我何耶？东坡《奉新别子由诗》云：“何以解我忧，粗了一事大。”《哭遯儿诗》云：“中年忝闻道，梦幻讲已详。”故《赠钱道人诗》云：“首断故应无断者，冰消那复有冰知。主人苦苦令依认，认主人人竟是谁！”又云：“有主还须更有宾，不知无镜自无尘。只从半夜安心后，失却当年觉痛人。”《赠东林搃老诗》云：“溪声便是广长舌，山色岂非清净身。夜来四万八千偈，他日如何举似人。”如此等句，虽宿禅老衲，不能屈也。

柳展如，东坡甥也。不问道于东坡而问道于山谷，山谷作八诗赠之，其间有“寝兴与时俱，由我屈伸肘。饭羹自知味，如此是道否”之句，是告之以佛理也；其曰“咸池浴日月，深宅养灵根。胷中浩然气，一家同化元。”是告之以道教也；“圣学鲁东家，恭惟同出自。乘流去本远，遂有作书肆。”是告之以儒道也。

欧阳永叔素不信释氏之说，如《酬净照师》云“佛说吾不学，劳师忽款关。我方仁义急，君且水云闲”；《酬惟悟师》云“子何独吾慕，自忘夷其身。韩子亦尝谓，收敛加冠巾”是也。既登二府，一日被病亟，梦至一所，见十人端冕环坐，一人云：“参政安得至此，宜速反舍。”公出门数步，复往问之，曰：“公等岂非释氏所谓十王者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因问：“世人饭僧造经

，为亡人追福，果有益乎？”答云：“安得无益。”既寤，病良已。自是遂信佛法。文康公得之于陈去非，去非得之于公之孙恕，当不妄。叶少蕴守汝阴，谒见永叔之子棐，久之不出。已而棐持数珠出，谢曰：“今日适与家人共为佛事。”叶问其所以，棐曰：“先公无恙时，薛夫人已如此，公弗之禁也。”

欧公常为《感事诗》曰：“仙境不可到，谁知仙有无。或乘九斑虬，或驾五云车。往来几万里，谁复遇诸涂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途”）。”又为《仙草诗》曰：“世说有仙草，得之能隐身。仙书已恠妄，此事况无文。”则凡神仙之说，皆在所麾也。而《赠石唐山人诗》，乃云“我昔曾为雒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洛”）阳客，偶向岩前坐盘石。四字丹书万仞崖，神清之洞锁楼台。云深路绝无人到，鸾鹤今应待我来”何耶？蔡约之云：“公守亳社日，有许昌龄者，得神仙之术，来游太清宫，公要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邀”）致州舍与语，豁然有悟。一日，公问道，许告以公屋宅已坏，难复语此，但明了前境，犹庶几焉。”所谓《石唐山人诗》，乃公临终寄许之作也。

余曾祖通议，杨真榜登科，未四十致政，享年八十七。居江阴军青阳之上湖，自号草堂逸老。参佛日契嵩，遂悟真谛。尝与嵩诗云：“山禽啼晓四时别，林藪战秋千里空。”又云：“我悟傥来空世界，师知休去忘形骸。”又《与智能上人诗》云：“色空了了空还执，体相如如相即非。”则知所得深矣。又读《道藏》一过，故见于篇咏者，多真仙语。如：“仙茎屡陨三危露，真馆常开四照花。鹊炷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渚”）晓烟飞玉洞，琅池秋水接星槎。”又云：“炼成真气发双华，还向囊中秘玉霞。呪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咒”）水夜潭龙怖剑，弄云秋岭鹤看家。”皆佳句也。有注《证道歌方外言诠》行于世。《上湖集》二十卷、《弋阳酬倡》三卷、《隐居唱和》十卷藏于家。

王勃《示知己诗》云：“客书同十奏，臣剑已三奔。”则不为无意于功名者；《梦游仙诗》云：“乘月披金枝，连星解琼佩。”则不为无意于神仙者；是以登葛嶂（《历代诗话》本缺“嶂”字，点校者据《类编》本补“嶂”字）山而思武侯之功，宿仙居观而思霓衣之侣也。又观《述怀拟古诗》云：“仆生二十祀，有志十数年。下策图富贵，上策怀神仙。”而二志竟不遂，可胜叹哉！

汉武好大喜功，黷武嗜杀，而乃斋戒求仙，毕生不倦，亦可谓痴绝矣。李颀《王母歌》云：“武皇斋戒承华殿，端拱须臾王母见。手指元梨使帝食，可

以长生临宇县。”又云：“若能炼魄去三尸，后当见我天皇所。”观武帝所为，是能炼魄去三尸者乎？善哉东坡之论也，“安期与羡门，乘龙安在哉！茂陵秋风客，劝尔麾一杯。帝乡不可期，楚些招归来。”言武帝非得仙之姿也。又有《安期生诗》云：“尝干重瞳子，不见龙準翁。茂陵秋风客，望祀犹蚁蜂。海上如瓜枣，可闻不可逢。”言安期尚不见高祖，而肯见武帝乎？其薄武帝甚矣。吴筠《览古诗》云：“尝稽真仙道，清寂祛众烦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清淑秘众烦”）。秦皇及汉武，焉得游其藩。既欲先宇宙，仍规后乾坤。崇高与久远，物莫能两存。矧乃恣所欲，荒淫伐灵根。安期反蓬莱，王母还昆仑。”此诗殆与东坡之旨合。

远师作白莲社，与谢灵运、陆修静等十八人为社客，独陶渊明不肯入社，视众人固已高矣。无为子杨次公又从而笑之，其作《庐山五笑》，于陶有曰：“我笑陶彭泽，闻钟暗皱眉。篮舆息回去，已是出山迟。”视彭泽又高一着矣。

佛氏经律论，合五千四十八卷，寔之大藏，所以传佛心印，作将来眼，所补大矣。乐天诗词，其间何所不有，而寔大藏何耶？东都圣善寺、苏州南禅院各有之，且自着集序。李公垂作诗美之曰：“永添鸿宝集，莫杂小乘经。”所谓盗憎主人者耶？又观《题文集柜》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脱作“柜”字）云：“身是邓伯道，世无王仲宣。只应分付女，留与外孙传。”于身后名亦太孜孜矣。

自左元放蝉蜕之后，金丹九转之妙不闻。葛玄之弟子郑隐得其诀，玄之从孙诹洪，乃加赤袒肘伏之礼而师之，于是秘诀再传。按《九域志》，葛洪炼丹之处，在天下者十有三，湖州乌程县葛山者，其一也。山之上，丹灶尚存。人传风雨之夕，有火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大”）球吞吐岩谷间，其徒以为丹光，亦异矣。山之麓有普照观，主者浩然，颇有道业，余尝赠之四绝句云：“餐霞吸溼炯方瞳，时着青裙拜木公。玉女投壶天为笑，却来绣岭伴仙翁。”“丹成谁羡伯阳仙，白犬腾空恐浪传。未似尊师得丹诀，火球吞吐葛山前。”“灵桃入手亦艰勤，正一门中近策勋。未说赵升王长在，鹄鸣衣钵已输君。”“旧得《阴符》虎口岩：《素书》添轴玉函缄。君方濡笔书灵篆，已有飞来青鸟衔。”山之下号菁村，盖仙翁手蒔黄精，取以寿其邻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邻”，同）里者，故以名云。

大观中，吴兴郡有邵宗益者，剖蚌将食，中有珠现罗汉像，偏袒右肩，矫首左顾，衣纹毕具。僧俗创见，遂奉以归慈感寺。寺临溪流。建炎间，宪使杨应诚与客传玩之次，不觉越槛跃入水中，亟祷佛求之，于烟波渺茫之中，一索而获。噫，亦异矣！叶少蕴有诗云：“九渊幽恠舞垂涎，游戏那知我独尊。应迹不辞从异类，藏身何意恋穷源。归来自说龙宫化，久住方惊鹜岭存。此话须逢老摩诘，圆通无碍本无门。”曾公衮云：“不知一壳几由旬，能纳须弥不动尊。疑是吴兴清霁水，直通方广古灵源。月沉浊水圆明在，莲出污泥实性存。隐现去来初一致，莫将虚幻点空门。”一时名公和篇甚众，今藏慈感寺。

有唐中叶，浮图中有四澄观，架支提以舍僧伽者，洛中之澄观也。故退之元和五年为洛阳令，与之诗云：“火烧水转扫地空，突兀便高三百尺。洛阳穷秋厌穷独，丁丁啄门疑啄木。有僧来访呼使前，伏犀插脑高颊颧”者也。参无名大师，为《华严疏》主译经润文者，会稽之澄观也。故裴休为其塔铭云：“元和五年，授僧统印，历九宗圣世，为七帝门师，俗寿一百二者也。”《传灯录》有镇国大师澄观《答皇太子问心要》，有“心心作佛，无一心而非佛心；处处成道，无一尘而非佛国”之句。所造超诣，岂若前二澄观，布金植福，算沙穷海者之比哉！又有曹溪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溪”）别出第二世五台山华严澄观大师，既有“华严”二字，又有无名禅师法嗣之言，似即会稽之澄观，然续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录”）云无机缘语句可录，则又非也。

白日升天之说，上古无有也，老子为道家之祖，未尝言飞升。后之学道者，稍知清虚寡欲，则好事者，必以白日上升归之，见于仙记者，抑可多耶？如淮南王安，汉史以为自杀，而《神仙传》以为白日升，有鸡鸣天上，犬吠云中之语，其妄乃尔。韩退之集载谢自然诗曰：“须臾自轻举，飘若风中烟。”人多以为上升，而不知自然为魅所着也。故其末云：“噫乎彼寒女，永托异物群。”鲍溶《寄阳炼师诗》云：“道士夜诵《蕊珠经》，白鹤下绕香烟听。夜移经尽人上鹤，仙风吹入秋冥冥。”虽一时褒拂炼师之言，然亦岂儒者所当道哉？曾南丰称溶诗清约谨严，违理者少，观此诗于理似未醇也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也”字）。

唐张炼师不知何人，观唐人赠其诗，若有讥诮。钱起云：“仙侣披云集，霞杯达晓倾。同欢不可再，朝夕赤龙迎。”刘禹锡云：“金缕机中抛锦字，玉清台上着霓衣。云衢不要吹箫伴，只拟乘鸾独自飞。”其华山女之流乎？

《金光明经》载，流水长者子以像负水救十千鱼，生忉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叨”）利天，可谓悲济之极，报验之速矣。厥后见于记传，有放[虫麻]得金，放龟得印者，其类甚多，遂使上机生无缘之慈，下士冀有因之果，皆流水长者（“者”字原无，据《历代诗话》本补）子之慈意也。余居泛金溪上，暇日率同志拏小舟，载鱼鳖虾蟹，命五比丘诵宝胜佛名，若十二因缘法，作梵呗，舍之溪中。坐间有请作诗以纪一时之事者，余辄为书云：“渔师竟日渔，水族作斤卖。小捐使鬼兄，满载获鳞介。鲲鲸未易罗，所得亦殊态。青蛙尽公私，朱鲔兼小大。霜鲈尚贯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钩”），土负或黏块。轮困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困”）积文螺，郭索走苍蟹。湿沫相响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响”）濡，自分煮姜芥。岂知恻隐人，规作江湖贷。因呼小青翰，放溜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收留”）舞澎湃。跌坐延黑衣，号佛指清濑。经翻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飞”）流水篇，梵起鱼山呗。倾盆带寒藻，圉圉看于迈。惊疑或依蒲，喜跃或生喝。快若鹰辞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避”）鞞，欢如囚破械。定非校人池，恐是余不派。愿汝藉佛力，永脱钩网债。口腹聊尔耳，香饵莫渠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巨”）爱。”

●卷十三

杜甫诗云：“万古仇池穴，潜通小有天。”则仇池者必真仙所舍之地。东坡在颍州，梦至一官府，顾视堂上，榜曰仇池。自后作诗，往往自称仇池。如“记取和诗三益友，他年弭节过仇池。”按《唐书志》，成州同谷县有仇池，与秦州接壤，故老杜《秦州杂诗》尝曰：“藏书闻禹穴，读记忆仇池。”《送韦十六赴同谷郡》尝曰：“受词太白脚，走马仇池头”是已。欧阳仲醇父语人曰：“尝梦上帝命我为长白山主，此何祥也？”明年，仲醇父亡。故东坡有诗云：“死为长白主，名字书绛阙。”《松漠纪闻》云：“长白山在冷山东南，白衣观音所居，其山禽兽皆白，人或秽其间，则致蛇虺之害。”则知福地何处无之。白乐天之蓬莱山，王平甫之灵芝宫，欧阳永叔之神清洞，皆有诗章以纪其异，其亦仇池、长白之类欤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与”）？

王仲致尝奉使过仇池，有九十九泉，万山环之，可以避世如桃源。而老杜《仇池诗》乃谓“近接西南境，长怀十九泉”何耶？

《史记蒙恬传》：“秦并天下，使恬将三十万众，北逐夷狄，筑长城，延袤万余里。”酈道元《水经注》亦云：“蒙恬筑长城，起首临洮，至于碣石，东暨辽海，西并阴山，凡万余里。”而魏陈琳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乃云：“长城何连连，连连三千里。”王翰《古长城吟》“富国强兵二十年，敛怨

兴徭九千里。”何耶？

汝人多苦瘿，故欧公《汝瘿诗》云：“伧妇垂瓮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瓮”）盎，娇婴包卵馑。无由辨肩颈，有类龟缩壳。”梅圣俞诗云：“或如鸡精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嗉”）满，或若猿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猿”）嫌并。女惭高掩襟，男大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衣”）阔裁领。”东坡《量移汝州诗》云：“阔领先裁盖瘿衣。”又云：“汝阳瓮盎吾何耻。”鲁直《汝州叶县诗》亦云：“瘿民见我亦悠悠。”余尝侍先人知汝州，见州治诸井，皆以夹锡钱镇之，每井率数十千。问其故，一老兵曰：“此邦饶风沙，沙入井中，人饮之则成瘿，夹锡钱所以制沙土也。”因思无锡惠山泉，清甘甲于二浙者，以有锡也。则老兵之言不妄矣。

曹操入荆州，孙权遣周瑜与刘备并力逆曹公，遇于赤壁，曹公军马烧溺死者甚众，军遂大败。盖谓鄂州蒲圻县赤壁也。黄州亦有赤壁，但非周瑜所战之地，东坡尝作赋曰：“西望夏口，东望武昌，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？”盖亦疑之矣。故作长短句云：“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。”谓之人道，是则心知其非矣。韩子苍知黄州日，闻贼起旁郡，有诗云：“齐安城畔山危立，赤壁矶头水倒流。此地能令阿瞒走，小偷何敢下芦洲！”遂直以齐安赤壁为周瑜所战之地，岂非因东坡之语邪？

俗言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”，言扬州天下之乐国。如韦应物诗云“雄藩镇楚郊，地势郁岿峩。严城动寒角，晓骑踏霜桥”，杜牧诗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脱“诗”字）云“秋风放萤苑，春草鬪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斗”）鸡台”，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等句，犹未足以尽扬州之美。至张祜诗云：“十里长街市井连，月明桥上看神仙。人生只合扬州死，禅智山光好墓田。”则是恋繆此境，生死以之者也。隋炀帝不顾天下之重，千乘万骑，锦缆牙樯，来游此都，竟藏骨于雷塘之下，其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真”）所谓“禅智山光好墓田”者耶！

钱塘风物湖山之美，自古诗人，标榜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标榜”，同）为多，如谢灵运云“定山緬云雾，赤亭无淹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滞”）薄”，郑谷云“潮来无别浦，木落见他山”，张祜云“青壁远光凌鸟峻，碧湖深影鉴人寒”，钱起云“渔浦浪花摇素壁，西陵木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树”）色入秋窻”之类，皆钱塘城外江湖之景，盖行人宕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

“客”）子于解鞍系缆顷刻所见尔。城中之景，惟白乐天所赋最多，所谓“潮声夜入伍员庙，柳色春藏苏小家”，“大屋檐多装鴈齿，小航船亦画龙头”，“灯火万家城四畔，星河一道水中央”，至今尚有可考。

荆州者，上流之重镇，诗人赋咏多矣。韩退之云：“穷冬或摇扇，盛夏或重裘。”言气候之不正。刘梦得云：“渚宫杨柳暗，麦城朝雉飞。”言城郭之荒凉。张说云：“旃裘吴地尽，髻荐楚言多。”言蛮夷之与邻。张九龄云：“枕席夷三峡，关梁豁五湖。”言道路之四达。若其邑屋之繁富，山川之秀美，则罕有言之者。盖自秦并楚之后，宫室尽为禾黍，未易兴复，而况秦楚之后，代代为百战争夺之场邪！故东坡《渚宫》诗备言楚王宫室之盛，而继之以“秦兵西来取锺簏，故宫禾黍秋离离。千年壮观不可复，今之存者盖已卑。池空野迥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迥”）楼阁小，惟有深竹藏狐狸”之句。

涟水军有真君泉，在军治园中。东坡尝题字于石栏，又作长短句，所谓“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倦”）客尘埃何处洗，真君堂下寒泉水”是也。又有蓝家井亦佳绝。二水清甘无比，尝以惠山泉比试，而惠泉翻不及。余随侍文康公侨寄此军二年，每日烹茶，更用二水，遂摈惠泉不用。信知陆鸿渐《茶经》，张又新《水记》皆虚语尔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耳”）。山谷《省城烹茶诗》云：“合门井不落第二，竟陵谷帘定误书。”亦谓此也。欧公《再至汝阴诗》云：“水味甘于大明井。”则知天下甘泉不为陆、张所录者，何可胜数哉？

白乐天《九江春望诗》云：“垆烟岂异终南色，湓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盆”）草宁殊渭北春。”盖不忘蔡渡旧居也。老杜《偶题》云：“故山迷白阁，秋水忆皇陂。”盖不忘秦中旧居也。东坡《横翠阁诗》云：“已见西湖怀濯锦，更看横翠忆峨眉。”殆亦此意。

苏东坡兄弟，以仕宦久，不得归蜀，怀归之心，屡见于篇咏。东坡《金山诗》云：“江山如此不归山，江神现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见”）怪惊我顽。我谢江神岂得已，有田不归如江水。”《送程六表弟诗》云：“凭君寄谢江东叟，念我空见长安日。浮江泝蜀有成言，江水在此我不食。”子由《汝南迁居诗》云：“病暑暑已退，思归未成归。”《初得南园》云：“千里故园魂梦里，百年生事寂寥中。”及子由颍滨买宅，坡又和其诗云：“剑关大道车方轨，君自不归归何难。山中故人应大笑，筑室种柳何时还。”则二苏未尝一日不

怀归也。嘉佑丙申岁，老苏在京师，乃有厌蜀之意。尝有意嵩山之下，洛水之上，买地筑室而居。故为诗曰：“岷山之阳土如腴，江水清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清”）多鲤鱼。古人居之富者众，我独厌倦思移居。”是时乡人陈景回自蜀居蔡，故以是诗告之。则是二苏欲归蜀，而老苏欲出蜀也。厥后老苏葬于蜀，而治命指其墓旁庚壬地为二子之藏，而二子终不得归焉，信知人事不可期也。又欧阳永叔居官之日多，然志未尝一日不在颍也。《下直诗》云：“终当自驾柴车去，独结茆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茅”）庐颍水西。”《斋宫偶书》云：“谁为寄声清颖客，此生终不负渔竿。”《呈同行三公》云：“买地淮山北，垂竿颍水东。”《秋怀诗》云：“鹿车终自驾，归去颍东田。”《送职方》云：“三年解组来归日，吾已先耕颍水头。”《书怀》云：“颍水多年已结庐，白首归来一鹿车。”《表海亭》云：“颍田二顷春芜没，安得柴车自驾还。”《青州书事》云：“君恩天地不违物，归去行歌颍水傍。”《谢石枕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才穴”）蕲（宋本作“竹”头）簟诗》云：“终当卷簟携枕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归”）去，筑室买田清颖尾。”《清明日诗》云：“有田清颖间，尚可事桑麻。安得一黄犍，幅巾驾柴车。”《送祖择之》云：“待君归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今”）日我何为，手把鋤犁汝阴叟。”《归田乐》云：“吾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我”）已买田清颖上，更欲临流作钓矶。”观其思归之言，重复如是，岂怀禄固位者哉？老杜云：“非无江海志，潇酒送日月。生逢尧舜君，不忍便永诀。”此永叔志也。

晋孝武初奉佛法，立精舍于殿内，引沙门居之，故今人皆以佛寺为精舍。殊不知精舍者，乃儒者教授生徒之处。《后汉》包咸、檀敷、刘淑传，皆有立精舍教授生徒之文。谢灵运《石壁精舍诗》曰：“披拂趋南径，愉悦偃东扉。”皆灵运所居之境，非佛寺也。故李善注云：“精舍者，今读书斋是也。”叶少蕴所居号石林精舍，盖用此义。

白乐天所至处必筑居，在渭上有蔡渡之居，在江州有草堂之居，在长安有新昌之居，在洛中有履道之居，皆有诗以纪胜。故其自谓云：“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”）自幼迨老，若白屋，若朱门，凡所止虽一日二日，辄覆篁土为台，聚拳石为山，环斗水为池。”所谓君子之居，一日必葺者耶？

梅圣俞《寄题欧公醉翁亭诗》云：“日暮使君归，野老纷纷至。但留山鸟啼，与伴松间吹。借问结庐何，使君游息地；借问醉者何，使君闲适意；借问镌者何，使君自为记。”全体欧公《醉翁亭记》而作。余谓滁之山水，得欧文

而愈光；欧公之文，得梅拟而愈重。

晋谢安居金陵之冶城。洎废，李太白尝营园其上，赋诗云：“冶城访古迹，犹有谢安墩。梧桐识佳木，蕙草留芳根。”后为王荆公之居，公为诗曰：“我名公字偶相同，我屋公墩在眼中。公去我来墩属我，不应墩姓尚随公。”至于叙其所居草木，则又有诗云：“千枝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枚”）孙峰阳，万本母《淇奥》。满门陶令株，弥岸韩侯藪。跳鳞出重锦，舞羽堕软玉。”此等句抑可以想象其林峦之盛，今复为瓦砾之场矣，可胜叹哉！

韩文公宦游四方，险阻艰难，莫甚于登华山泛洞庭之时。《荅张彻诗》云：“洛邑得休告，华山穷绝陉。倚岩睨海浪，引袖拂天星。磴藓澹拳局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局”），梯飙飏伶俜。”《赠张十一诗》云：“苍茫洞庭岸，与子维双舟。雾雨晦争泄，波涛怒相投。鸡犬断四听，粮绝谁与谋。”观此尚可寒心也。

韦应物《听嘉陵江声》云：“水性自云静，石中本无声。如何两相激，雷转空山鸣。”《赠李儋》云：“丝桐本异质，音响合自然。吾观造化意，二物相因缘。”二诗意颇相类，然应物未晓所谓非因非缘，亦非自然者。

皇佑三年，荆公倅舒，与道人文锐、弟安国拥火游石牛洞，翫李习之题字，听泉而归。故有诗曰：“水冷冷而北出，山靡靡而旁围。欲穷源而不得，竟怅望而空归。”元丰间，鲁直尝至其处，亦题诗云：“司命无心播物，祖师有记传衣。白云横而不度，高鸟倦而犹飞。”盖徇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效”）其作也。晁无咎《续楚词》载荆公词，以为二十四言具六艺群言之遗味，故与经学典策之文俱传，未晓其说也。

烟霞泉石，隐遁者得之，宦游而癖此者鲜矣。谢灵运为永嘉，谢玄晖为宣城，境中佳处，双旌五马，游歴殆遍，诗章吟咏甚多，然终不若隐遁者藜杖芒鞋之为适也。玄晖《敬亭山诗》云：“我行虽纡组，兼得寻幽蹊。”《板桥诗》云：“既欢怀禄情，复叶沧洲趣。”自谓两得之者。其后又有《鼓吹登山》之曲。且松下喝道，李商隐犹谓之杀风景，而况于鼓吹乎？韦应物、欧阳永叔皆作滁州太守，应物《游琅琊山》则曰：“鸣驺响幽涧，前旌耀崇冈。”永叔则不然，《游石子涧诗》云：“麇麇鱼鸟莫惊怪，太守不将车骑来。”又云：“使君厌骑从，车马留山前。行歌招野叟，共步青林间。”游山当如是也。

虞巡之事远矣，后世莫能知其详也。若周穆王者，劳民费财，从事于八荒之远，岂人君之美事乎？颜延年《应诏观北湖诗》乃云：“周御穷辙迹，夏载历山川。蓄軫岂明懋，善游皆圣仙。”《侍游曲阿诗》又云：“虞风载帝狩，夏谚颂王游。春方动宸驾，望幸倾五州。”是开人君游豫流亡之心，非所谓告以善道者也。

扈从明皇南出雀鼠谷，张说作诗，和章甚众，皆不若王丘趾作为工。如“花缚前茅仗，霜严后殿戈。戍云开晋岭，江鴈入汾河。北土分尧俗，南风动舜歌”之句，未有及之者。唐朝推燕、许，而王丘不以诗名，观燕、许之作，惭于丘多矣。至王光庭言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云”）：“寒随汾谷尽，春逐晋郊来。”而赵冬曦复云：“寒依汾谷去，春入晋郊来。”更相剽窃如此，又不足论也。

徐凝《瀑布诗》云：“千古犹疑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。”或谓乐天有赛不得之语，独未见李白诗耳。李白《望庐山瀑布诗》云：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故东坡云：“帝遣银河一派垂，古来唯有谪仙词。”以余观之，银河一派，犹涉比类，未若白前篇云：“海风吹不断，江月照还空。”凿空道出，为可喜也。

张又新品天下甘泉，以常州惠山泉为第二。东坡谓“闲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独”）携天上小团月，来试人间第二泉”是也。荆门军亦有惠泉，李德裕有诗题于泉上云：“兹泉田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由”）太洁，终不蓄纤鳞。到底清何益，涵虚祗自贫。”至今碑版存焉。小说载德裕在中书，置水递以取惠山泉，一僧指吴天观井，谓与惠山水脉相通，辨之味同，遂停水递。其好水殆成癖矣。荆门惠泉，本名蒙泉，沈传师有“蒙泉聊息驾，可以洗君心”之句。而德裕乃直名曰惠泉，岂非思惠山泉不可得，求其似者而强名之欤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与”）？然德裕尝令所亲取扬子江中零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泠”）水，其人醉忘，乃汲石城水以给之，德裕能辨其非是。审尔，其可以蒙泉为惠泉而自欺乎？

元次山结屋浯溪之上，有三吾焉：因水而吾之，则曰浯溪；因屋而吾之，则曰[广吾]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吾”）亭；因石而吾之，则曰[山吾]臺；盖取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吾”）所独有之义。故自为铭曰：“命之曰吾

，旌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莅”）吾独有。”噫，次山何其不达之甚邪？且身非我有，是天地之委形；生非我有，是天地之委蜕和；性命非我有，是天地之委顺；孙子非我有，是天地之委蜕。而次山乃区区然认山川丛薄之微，惑其灵臺，认为我有，抑可哀也已！庄子曰：“独往独来，是谓独有。独有之人，是谓至贵。”次山傥知此乎？司马温公有园名独乐。尝为记云：“叟之所乐者，寂寞固陋，皆众所鄙笑，虽推以予人，人且不取，安得强之乎！必也有人肯同此乐，则再拜而献之，岂能专哉。”故东坡为赋诗云：“虽云与众乐，中有独乐者，才全德不形，所贵知我寡。”惟温公独有之道，蕴于胷中，故东坡独乐之章形于笔下，与次山所见，殆天壤矣。

空同山，汝州岷州皆有之，老杜《送高适书记赴武威诗》云：“空同小麦熟，且愿休王师。”又以诗寄之云：“主将收才子，空同足凯歌。”皆谓岷州之空同也。杜乃用之于武威之诗何哉？盖武威，唐为凉州都督府，与岷州俱隶陇右道，则送适诗虽及之无伤也。《庄子》载黄帝见广成子于空同之上，《史记》亦载黄帝西至于空同。成玄英疏《庄子》，谓在京西北界，则是以为汝州之空同。韦昭注《史记》，乃谓在陇右，则是以为岷州之空同，将孰信耶？余谓庄生述黄帝问道，又言游襄城，登具茨，访大隗，其地皆与汝州接，则是汝州空同无疑矣。余尝至汝，登兹山而访遗迹，有所谓广成泽者，有所谓广成城者，有所谓广成庙者。宣和间，太守林时敷尝以是奏请建道观，诏从之。其考之详矣。《寰宇记》又载涇州保定县有笄头山，一名空同山，亦以为黄帝问道之地，益无的据。而卢正援《尔雅》之说，谓北戴斗极为空同，其地远，华夏之君所不到，此又荒忽恠诞之言也。

●卷十四

本朝书，米元章、蔡君谟为冠，余子莫及。君谟始学周越书，其变体出于颜平原。元章始学罗逊濮王诤（《历代诗话》本“诤”后有“让”字，且“濮王”作大体字）书，其变体出于王子敬。君谟泉州桥柱题记，绝逼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过”）平原；元章镇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书，与子敬行笔绝相类，艺至于此，亦难矣。东坡《赠六观老人诗》云：“草书非学聊自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悟”，疑当作“娱”），落笔已唤周越奴。”则越之书米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未”，是也）甚高也。《襄阳学记》乃罗逊书，元章亦襄阳人，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始”）效其作。至于笔挽万钧，沈着痛快处，逊法岂能尽耶？

东坡诗云：“元章作书日千纸，平生自苦谁与美。画地为饼未必似，要令

痴儿出馋水。”如此等句，似非知元章书者。晚年尺牒中语乃不然，所谓岭海八年，念吾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我”）元章，迈往凌云之气，清雄绝俗之文，超迈入神之字，何时见之，以洗瘴毒。又云：“恨二十年相从，知元章不尽。”所谓“画地为饼未必似”者，其知元章不尽者欤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与”）？

王摩诘自谓：“宿世谬词客，前身真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应”）画师。”故窦蒙所著《画拾遗》称之云：“诗合《国风》公干之能，画关山水子华之圣。加以心融物外，道契玄微，则其用笔清润秀整，岂它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他”）人之可并哉？”余在毗陵，见孙润夫家有王维画孟浩然像，绢素败烂，丹青已渝。维题其上云：“维尝见孟公吟曰：‘日暮马行疾，城荒人住稀。’又吟云：‘挂席数千里，名山都未逢。泊舟浔阳郭，始见香炉峯。’余因美其风调，至所舍图于素轴。”又有太子文学陆羽鸿渐序云：“昔周王得骏马，山谷之人献神马八匹；叶公好假龙，庭下见真龙一头；颜太师好异典，郭山人闾赠金匱文；李洪曹好古篆，莫居士训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赠”）玉箸字。此四者，得非气合不召而至焉。中园生旧任杞王府户曹，任广州司马。金陵崔中字子向，家有古今图画一百余轴，其石上蕃僧、岩中二隐、西方无量寿佛，天下第一。余有王右丞画《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》并其记，此亦谓之一绝。故赠焉，以裨中园生画府之阙。唐贞元年正月二十有一日志之。”后有本朝张洎题识云：“癸未岁，余为尚书郎，在京师，客有好事者，浚仪桥逆旅，见王右丞《襄阳图》，寻访之，已为人取去。它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他”）日，有吴僧楚南挈图而至。问其所来，即浚仪桥之本也。虽缣轴尘古，尚可窥览。观右丞笔迹，穷极神妙。襄阳之状，颀而长，峭而瘦，衣白袍，靴帽重戴，乘款段马，一童搵角，提书笈负琴而从，风仪落落，凜然如生。复观陆文学题记，词翰奇绝。金匱文，前史遗事。中园生，彼何人斯？近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，诗名籍甚，一游长安，右丞倾盖延誉。或云，右丞见其胜己，不能荐于天子，因坎坷而终。故襄阳别右丞诗云：‘当路谁相假，知音世所希。’乃其事也。余顷在金城，亦曾见一图，盖传写之本。所题诗后有‘水落鱼梁浅，天寒梦泽深’之句，今真本即无，故事存焉，以遗来者。孟冬十有一日南谯张洎题。”润夫谓此画是维亲笔无疑，余谓曰：此俗工榻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搨”）本也。张洎谓襄阳之状颀而长，峭而瘦，今所绘乃一矮肥俗子尔。徐观其题识三篇，字皆一体，鲁鱼之误尤多，信非维笔。润夫然之，因以题识书于此。

韩干画马，妙绝一时，杜子美尝赞之云：“韩干画马，毫端有神，骅骝老大，腰褭清新。”此画与赞，旧藏李后主家。其后李伯时得之，则马四足已败烂。伯时题之云：“此马虽无追风奔电之足，然甚有生气。”因自作四足以补之，遂为伯时家画谱中第一。一日，出以示王公明之祖，祖甚爱之。时祖有商鼎，亦甚珍惜。王曰：“如能以韩画相易，不敢靳也。”于是赠商鼎而得其画，今见藏公明家。余婿沈子直尝见，极爱之，为余言此。余因作六字四言云：“别足俄然尊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增”）足，蹶蹄那害全蹄。还解追风奔电，不妨一跃檀溪。”后见张文潜集有《萧朝散韩干马图亡后足诗》，殆与此相类。岂干之画马，尤妙于足，天工勅六丁雷电下取将耶！

张长史以醉故，草书入神，老杜所谓“杨公拂篋笥，舒卷忘寝食。念昔挥毫端，不独观酒德”是也。许道宁以醉故，画入神，山谷所谓“往逢醉许在长安，蛮溪大砚摩松烟”、“醉拈枯笔墨淋漓，势若山崩不停手”是也。大抵书画贵胷中无滞，小有所拘，则所谓神气者逝矣。锺、王、顾、陆不假之酒而能神者，上机之士也。如张、许辈非酒安能神哉！

秘省古今名画，殆充栋宇。余在省岁久，与同舍郎日取数轴评翫，殆有啖炙之味。如所用绢素，凡涉名笔，必密致紧厚，盖虑其易败也。老杜《戏韦偃为双松歌》云：“我有一匹好东绢，重之不减锦绣段。请君放笔为直干。”则偃笔之妙，非好东绢不与也。米元章《画史》云：“古画唐初皆生绢，后来皆以熟汤半熟入粉槌如银版，故作人物精彩。今人收唐画，必以绢辨，见文粗便谓不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脱“是”字）唐，非也。”余谓用粉槌绢固善，然视他绢，丹青尤易渝也。

鲁直云：“小字莫作痴冻蝇，《乐毅论》胜《遗教经》。”又尝云：“《遗教经》或云羲之书，在楷法中小不及《乐毅论》，然清新方重，度越萧子云数等。则是小字中《乐毅论》为冠绝也。”米氏《书画史》云：“《乐毅论》智永跋云，梁世摹出，天下珍之。内书误两字，以雌黄涂定。世无此本。余于杭州天竺僧处得一本，有改误两字，又不阙唐讳，是梁本也。”

唐明皇使韩干师陈闳画马，及画成，明皇恠不与闳同。干奏曰：“臣之师，即陛下内厩马也。”上异之。其后画入神品。按老杜《丹青引赠曹霸》云：“弟子韩干早入室，亦能画马穷殊相。”则干之师乃曹霸尔。孰谓师内厩马，便能尽毫端之妙乎？

世传《职贡图》，乃阎立本所画，东坡作诗，亦云立本笔。所谓“音容[矛仓]狞服奇厖，横绝岭海逾涛泷。珍禽瑰产争牵杠，名王解辫却盖幢”者也。按朱景玄《画录》，谓《职贡图》乃其弟立德所作，立本所画诸国王粉本尔。

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此条接上条，盖误）

薛稷不特以书名，而画亦居神品。老杜所谓“我游梓州东，遗迹涪江边。画藏青莲界，书入金榜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牒”）悬”是也。杜又有《薛少保画鹅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鹤”）》一篇，所谓“薛公十一鹤，皆写青田真”是也。余谓陆探微作一笔画，实得张伯英草书诀；张僧繇点曳斫拂，实得卫夫人《笔阵图》诀；吴道子又授笔法于张长史。信书画用笔，同一三昧。薛稷书法，雁行褚河南，而丹青之妙，乃复如许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诗”），当是书法三昧中流出也。“先帝天马玉花骢，画工如山貌不同。是日牵来赤墀下，迥立闾阖生长风。”此老杜《赠曹将军诗》也。张彦远《画记》乃云，韩干官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曹霸仕”）至太府寺丞，杜甫尝赠之歌。明皇御厩有马名玉花骢，诏令图之，误矣。又南齐谢赫作《古画品录》云：“曹弗兴之迹，殆莫复传，惟秘阁之内一龙而已。”而裴孝源公《私录画》，乃有曹弗兴画二卷，谓《九州岛名山图》、《秦皇东游图》。如此将孰信耶？（“先帝玉马”以下《历代诗话》本作另一条）

欧阳文忠公诗云：“古画画意不画形，按诗咏物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梅诗写物”）无隐情。忘形得意知者寡，不若见诗如见画。”东坡诗云：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。赋诗必此诗，定知非诗人。”或谓：“二公所论，不以形似，当画何物？”曰：“非谓画牛作马也，但以气韵为主尔。”谢赫云：“卫协之画，虽不该备形妙，而有气韵，凌跨雄杰。”其此之谓乎？陈去非作《墨梅诗》云：“含章檐下春风面，造化工成秋兔毫。意得不求颜色似，前身相马九方臯。”后之鉴画者，如得九方臯相马法，则善矣。

自古画维摩诘者多矣，陆探微、张僧繇、吴道子皆笔法奇古，然不若顾长康之神妙。故老杜《送许八归江宁诗》云：“虎头金粟影，神妙独难忘。”言长康画维摩诘在焉故也。维摩诘号金粟如来，虎头者，长康小字也。而释者乃谓“虎头”为维摩相。“金粟”者，释有金粟，岂不误哉！江宁瓦棺寺，建康府城之西南，今戒坛寺即遗基也。按《京师寺记》云：“兴宁中，瓦棺寺初置，士大夫捐金帛，未有过十万者。长康素贫，遂鸣刹注百万，人皆疑之。已而

于北殿画维摩像一躯，与戴安道所为文殊对峙，佛光照耀，观者如堵，遂得钱百万。”则虎头笔迹，为当时所宗重可知矣。荐更兵火，壁既不存，而画亦不可得见。近岁京口都圣与来为建康总领，首询维摩不存之因，寺僧莫能答。因语之曰：“某守南雄，尝有人示石碣云，唐会昌中，杜牧尝寄瓦棺维摩摹本于陈颖，张彦远刻于郡斋。某因求陈颖之本，又刻于南雄。尚有墨本在篋笥，当以付子。宜刻之戒坛，庶几旧物复归，而观者皆知顾笔神妙果如此，亦可以为戒坛之异事。”僧乃刻之。

颜平原书妙天下，迹其所自，虽受法于其舅商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殷”）仲容，然究其妙处，得于张颠为多。余家旧藏数碑，皆用笔清劲，而刚方之气，如其为人，真山谷所谓“笔法锥沙屋漏，心期晓日秋霜”者邪！

汉张芝尝自品其书云：“上比崔、杜不足，下方罗、赵有余。”故世之言恶札者，必曰罗、赵。东坡赠孙莘老诗云：“龚、黄侧畔难言政，罗、赵前头且衒书。”言罗、赵者，讥莘老书不工也。罗谓罗晖，赵谓赵袭。按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云：“袭与晖并以能草见重关西，矜巧自衒，众颇惑之。”则谓之恶札亦冤矣。

虞泉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窦泉”）作《述书赋》于前，而窦永作《述书赋》于后，凡能书之士，殆无遗矣。永称其兄蒙书云：“包杂体，冠众贤，手运目擎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击”），瞬息弥年。”而蒙亦称永云：“翰墨厕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厮”）张王，文章凌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班”）马，诗藻雄贍，草隶精深。”后永亡，蒙有诗云：“季江留被住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在”），子敬与琴亡。”其伤之深矣。若二人者，游艺绝伦，友谊尤笃，真难兄难弟哉！米芾《书画史》载，晋庾翼真迹在张齐贤、孙直清家，古黄麻纸全幅，上有窦蒙审定印。则知蒙精鉴博识旧矣。

韩退之云：“凡为文词，宜略识字。”遂从归登学科斗书，则知留意字学者，当以识字为本也。颜鲁公书迹冠当代，有《干禄字样》行于世者，畏学书者不识字尔。退之诗云：“阿买不识字，颇知书八分。诗成使之写，亦足张我军。”岂非贬之之辞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词”）邪？又按择木以八分受知于明皇，固尝与蔡有邻、顾文学并直供侍，故老杜有“分日示诸王，钩深法更秘”之语，而谓之不识字可乎？以是二说校之，则（“则”下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知”字）阿买非择木明矣。

米元章书画奇绝，从人借古本自临榻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搨”），临竟，并与临本真本还其家，令自择其一，而其家不能辨也。以此得人古书画甚多。东坡屡有诗讥之。二王书跋尾则云：“锦囊玉轴来无趾，粲然夺真拟圣智。”又云：“巧偷豪夺古来有，一笑谁似痴虎头。”山谷亦有戏赠云：“沧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澄”）江静夜虹贯月，定是米家书画船。”余谓人之嗜好耽着，乃至于此。元章尝以九物换刘季孙《子敬帖》，不获，其意歉然。张芸叟作诗云：“请君出奇帖，与此九物并。今日投卞水，明日到沧溟。”又有“破纸博珠玉”之句。此诗亦可以警膏肓于书画者。

《左传》云“周成王搜于岐阳”，而韩退之《石鼓歌》则曰宣王，所谓“宣王愤起挥天戈”，“搜于岐阳骋雄俊”是也。韦应物《石鼓歌》则曰文王，所谓“周文大猎岐之阳，刻石表功何炜煌”是也。唐《苏氏载记》云：“石鼓文谓周宣王《猎碣》，共十鼓。”东坡《石鼓诗》亦云：“忆昔周宣歌鸿鴈，方召联翩赐圭卣。”不知韦诗云“周文”安据乎？欧阳永叔云：“前世所传古远奇怪之事，类多虚诞而难信，况传记不载，不知韦韩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苏”）二君何据而有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此”）说也。”梅圣俞亦有诗云：“传至我朝一鼓亡，九鼓缺剥文失行。兵人偶见安碓床，亡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云”）鼓作臼剝中央。心喜遗篆犹在旁，以白易白庸何伤，神物会合居一方。”此与延平宝剑何异哉！

东坡评张颠、怀素草书云：“张颠醉素两秃翁，追逐世好称书工，有如市娼抹青红。”卑之甚矣。至评六观老人草书，则云：“心如死灰实不枯，逢场作戏三昧俱。苍鼠奋髯饮松腴，剡溪玉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腋”）开雪肤。游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夏”）云飞天万人呼，莫作羞痴杨氏姝。”则知坡之所喜者，贵于自然，雕镌而成者，非所贵也。然张颠自言，见公主担夫争道，而得笔法；观公孙大娘舞剑器，而得神俊。僧怀素自言，吾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我”）观夏云多奇峯，輒师之。谓夏云因风变化无常势，草书亦当尔。则二人笔法固亦出于自然，而坡去取之异如此，何耶？李颀赠颠诗云：“皓首穷草隶，时称太湖精。”则知颠又精于隶书。钱起赠素诗曰：“妙画伯英书，能翻梵王字。”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能翻梵王字，妙尽伯英书”）则知素又精于梵字。苑舍人亦能梵字，故王维赠诗云：“梵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楚”）词共许胜扬马，梵字何人辨鲁鱼。”言世人识梵字者少也。

韩择木作八分书，师蔡邕法，风流闲媚，号伯喈中兴。蔡有邻亦善八分，其始拙弱，至天宝遂精。故杜子美《赠李潮八分歌》云：“尚书韩择木，骑曹蔡有邻，开元以来数八分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。”又有《送顾八分适洪吉州诗》，亦引二人者以比顾，所谓“昔在开元中，韩蔡同焱质。三人并入直，恩泽各不二”是也。明皇八分师择木，尝于彩笺上书，以赐张说。

僧惠崇善为寒汀烟渚，萧洒虚旷之状，世谓“惠崇小景”，画家多喜之，故鲁直诗云：“惠崇笔下开江面，万里晴波向落晖。梅影横斜人不见，鸳鸯相对浴红衣。”东坡诗云：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蒹葭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到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上”）时。”舒王诗云：“画史纷纷何足数，惠崇晚出我最许。沙平水澹西江浦，凫雁静立将俦侣。”皆谓其工小景也。

王荆公题燕侍郎山水诗，有“燕公侍书燕王府，王求一笔终不与”之句，故燕画之在世者甚鲜。学士院亦有燕侍郎画图，荆公有一绝云：“六幅生绡四五峰，暮云楼阁有无中。去年今日长千里，遥望钟山与此同。”张天觉有诗跋其后云：“相君开卷忆江东，髣髴钟山与此同。今日还为一居士，翛然身在画图中。”

余随时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时随”）家先文康公至汝州，尝至龙兴寺观吴道子画两壁。一壁作维摩示疾，文殊来问，天女散花；一壁作太子游四门，释伽降魔成道。笔法奇绝。壁用黄沙捣泥为之，其坚如铁。然土人不知爱重，宣和间，先公到官（《历代诗话》本句前有“家”字），始命修整，置关锁，纳匙于郡治。后刘元忠传得东坡寄子由诗，方知子由曾施百缣，所谓“似闻遗墨留汝海，古壁蜗涎可垂涕。力捐金帛扶栋宇，错落浮云卷秋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新”）霁”是也。坡集载《风翔普门开元吴画诗》，所谓“亭亭双林间，彩晕扶桑暎。中有至人谈寂灭，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扞。蛮君鬼伯千万万，相排竞进头如鼃”。当是作释伽涅槃相尔。恨不得一见之。

●卷十五

《霓裳羽衣舞》，始于开元，盛于天宝，今寂不传矣。白乐天作歌荅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和”）元微之云：“今年五月至苏州，朝锤暮角催白头。贪看案牒常侵夜，不听笙歌直到秋。秋来无事多闲闷，忽忆《霓裳》无处问。闻君部内多乐徒，问有《霓裳舞》者无？（以上八句宋本无，据《历代诗话》本补）答云十县（宋本作“苏州七县”）十万户，无人知有《霓裳舞》。惟寄长

歌与我来，题作《霓裳羽衣谱》。”想其千姿万状，缀兆音声，具载于长歌，按歌而谱可传也。今元集不载此，惜哉！赖有白诗，可见一二尔。“虹裳霞帔步摇壁，钿纓累累佩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佩”）珊珊”者，言所饰之服也。又曰：“散序六奏未动衣，中序擘騷初入拍，繁音急节十二遍，唳鹤曲终长引声。”言所奏之曲也。而《唐会要》谓《破阵乐》、《赤白桃李花》、《望瀛》、《霓裳羽衣》，摠名法曲。今世所传《望瀛》，亦十二遍，散序无拍曲，终亦长引声。若乐奏《望瀛》，亦可髣髴其遗意也。又曰：“由来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君言”）此舞难得人，须是倾城可怜女”。言所用之人也。然所用之人，未详其数。若曰：“玉钩栏下香桉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案”，下同）前，桉前舞者颜如玉。”则疑用一人。若曰：“张态李娟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李娟张态”）君莫嫌，亦拟随宜且教取。”则又疑用二人。然明皇每用杨太真舞，故《长恨词》云：“风吹仙袂飘飘举，犹似《霓裳羽衣舞》。”则当以一人为正。郑嵎《津阳门诗》注，叶法善引明皇入月宫，闻乐归，笛写其半。会西凉府杨敬述进《婆罗门曲》，声调脗合，按之便韵，乃合二者制《霓裳羽衣》之曲。沈存中云：《霓裳曲》用叶法善月中所闻为散序，以杨敬述所进为其腔。未知所据也。又谓《霓裳》乃道调法曲。若以为道调，则误矣。乐天《嵩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高”）阳观夜奏霓裳》云：“开元遗曲自凄凉，况近秋天调是商。”则《霓裳》用商调，非道调明矣。厥后文人往往指《霓裳》为亡国之音，故杜牧诗云：“《霓裳》一曲千峰上，舞破中原始下来。”

《明皇杂录》云：“天宝中，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，皆居宜春北院。上素晓音律，时有马仙期、李龟年、贺怀智皆洞知律度，而龟年恩宠尤盛。自禄山之乱，散亡无几。老杜《逢李龟年》云：“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白乐天云：“白头病叟泣且言，禄山未乱入梨园。欢娱未足燕寇至，万人死尽一身存。”又有《梨园弟子诗》云：“白头垂泪话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语”）梨园，五十年前雨露恩。莫问华清今日事，满山红叶锁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锁”）宫门。”读之可为凄怆。

书生作文，务强此弱彼，谓之尊题。至于品藻高下，亦略存公论也。白乐天在江州，闻商妇琵琶，则曰：“岂无山歌与村笛，呕哑嘲[口哲]难为听。今夜闻君琵琶语，如听仙乐耳暂明。”《在巴峡闻琵琶》云：“弦清拨利语铮铮，背却残灯就月明。赖是无心惆怅事，不然争奈子弦声。”至其后作《霓裳羽衣歌》乃曰：“湓城但听山魑语，巴峡惟闻杜鹃哭。”乍贤乍佞，何至如此之

甚乎？韩退之美石鼓之篆，至有“羲之俗书趣妩媚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逞姿媚”）”之语，亦强此弱彼之过也。

许浑《韶州夜燕诗》云：“鸂鶒未知狂客醉，鹧鸪先听美人歌。”《听歌鹧鸪词》云：“南国多情多艳词，鹧鸪清怨绕梁飞。”又有《听吹鹧鸪》一绝，知其为当时新声，而未知其所以。及观李白诗云：“客有桂阳至，能吟山鹧鸪。清风动葱竹，越鸟起相呼。”郑谷亦有“佳人才唱翠眉低”之句，而继之以“相呼相应湘江阔”，则知《鹧鸪曲》效鹧鸪之声，故能使鸟相呼矣。

刘梦得《竹枝》九篇，其一云：“白帝城头春草生，白盐山下蜀江清。”其一云：“瞿塘嘈嘈十二滩，此中道路古来难。”其一云：“城西门前滟滪堆，年年波浪不曾摧。”又言昭君坊、灊西春之类，皆夔州事。乃梦得为夔州刺史时所作。而史称梦得为武陵司马，作《竹枝词》，误矣。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言，唐贞元中，刘禹锡在沅湘，以俚歌鄙陋，乃依骚人《九歌》，作《竹枝辞》九章。则茂倩亦以为武陵所作，当是从史所书也。

王维因鼓《郁轮袍》登第，而集中无琵琶诗。画思入神，山水平远，云势石色，绘者以为天机所到。而集中无画诗。岂非艺成而下不欲言耶？抑以乐而娱贵主，以画而奉崔圆，而不欲言耶？

张衡作《南都赋》云：“怨西荆之折盘。”李善云：“即楚舞也。折盘，舞貌。”余谓盘有两义，亦有盘舞也。张衡《七盘舞赋》云：“历七盘而纵蹶。”鲍照诗云：“七盘起长袖。”乐府诗云：“妍袖陵七盘。”《宋书乐志》曰：“盘舞，汉曲也。汉有样舞，而晋加之以杯，言接杯盘于手上而反复之，至危也。”凡此者，皆谓用盘而舞，非盘旋之义。

《宋书乐志》有《白紵舞》，《乐府解题》誉白紵曰：“质如轻云色如银，制以为袍余作巾，袍以光躯巾拂尘。”王建云：“新缝白紵舞衣成，来迟邀得吴王迎。”元稹云：“西施自舞王自管，白紵翩翩鹤翎散。”则白紵，舞衣也。王建云：“新换《霓裳》月色裙。”岂《霓裳羽衣舞》亦用白耶？《柘枝舞》起于南蛮诸国，而盛于李唐。传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得”）于今者，尚其遗制也。章孝标云：“《柘枝》初出鼓声招，花钿罗裙耸细腰。”言当招之以鼓。张承福云：“白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雪”）慢回抛旧态，黄莺娇啭唱新词。”言当杂之以歌。今制亦尔。而郑任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在”）德

诗云：“三敲画鼓声催急，一朵红莲出水遑。”则所用者一人而已。法振诗云：“画鼓催来锦臂攘，小娥双起整霓裳。”则所用者又二人。按乐苑用二女童，帽施金铃，抃转有声。其来也，于二莲花中藏花，拆而后见，则当以二人为正。今或用五人，与古小异矣。

《凤将雏曲》，吴兢《乐府题要》云：“汉世乐曲名也。”而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中无此词。独《通典》载应璩《百一诗》云：“为作《陌上桑》，反言《凤将雏》。”张正见《置酒高殿上》云：“《琴挑凤将雏》。”当是用相如鼓《琴挑》云，“凤兮归故乡，四海求其凰”之义，则此曲其来久矣。按《晋书乐志》，吴声十曲：一曰《子夜》，二曰《上柱》，三曰《凤将雏》。此三曲自汉至梁有歌，今不传矣。故东坡《寄刘孝叔诗》云：“平生学问止流俗，众里笙竽谁比数。忽令独奏《凤将雏》，仓卒欲吹那得谱。”言古有名而今无谱也。岑参《盖将军歌》云：“美人一双闲且都，朱唇翠眉映月眸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明瞳”）。清歌一曲世所无，今日喜闻《凤将雏》。”非谓歌《凤将雏》也，但取世所无之义尔。

《文选》载石季伦《昭君辞》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明君词”）云：“昔公主嫁乌孙，令琵琶马上作乐，以慰其道路之思。”昭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明”，下同）君亦然。则马上弹琵琶，非昭君自弹也，故孟浩然《凉州词》云：“胡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故”）地迢迢三万里，那堪马上送明君。”而东坡《古缠头曲》乃云：“翠鬟女子年十七，指法已似呼韩妇。”梅圣俞《明妃曲》亦云：“月下琵琶旋制声，手弹心苦谁知得！”则皆以为昭君自弹琵琶，岂别有所据邪？

欧阳永叔《见杨直讲女奴弹琵琶》云：“娇儿两幅青布裙，三脚木床坐调曲。虽然可爱眉目秀，无奈长饥头项缩。”梅圣俞和篇亦云：“不肯那钱买珠翠，任从堆插阶前菊。功曹时借乃许出，他日求观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官”）龟壳缩。”亦可以想见风采矣。永叔倒残壶酒（“酒”前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得”字），于筐筥间得枯鱼，强饮疾醉之时，亦有小婢鸣弦佐酒。所谓“小婢立我前，赤脚两髻丫。轧轧鸣双弦，正如橹呕哑。”议者谓亦与杨家娇儿不远。余谓永叔作此诗时，已为内相。观其所作长短句，皆富艳语，不应当此以污尊俎，永叔特自谦之辞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词”）尔。梅圣俞尝和其诗云：“公家八九姝，鬓发如盘鸦。朱唇白玉肤，参年始破瓜。”则永叔所言赤脚者，非诚语无疑矣。

唐明皇酷好羯鼓，汝阳王璿精于其事，明皇喜之，屡有赏赉。东坡所谓“汝阳真天人，破帽插红槿。缠头三百万，不买一笑哂”是也。杜甫尝以诗二十韵赠之，有云：“圣情常有眷，朝退若无凭。仙醴求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来”）浮蚁，奇毛或赐鹰。”则当时恩宠之盛可知矣。甫尝有诗称之曰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又曰”）：“笔飞鸾耸立，章罢凤蹁腾。”美其书翰之妙也。又称之曰（“又”下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有诗”二字）：“箭出飞鞞内，上又回翠麟。”美其射御之精也。则其可喜处，岂特羯鼓而已哉。

《晋书阮咸传》云，咸善琵琶。今有圆槽而十三柱者，世号“阮”，亦谓“阮咸”，相传谓阮咸所作，故以为名，而咸传乃不及此。山谷《听宋宗儒摘阮歌》云：“手挥琵琶送飞鸿，促弦聒醉惊客起。圆璧庚庚有横理，闭门三月传国工，身今亲见阮仲容。”则亦以仲容所作。岂咸用琵琶余制而作“阮”邪？又有所谓“五弦”者，《唐书乐志》云：“如琵琶而小，北国所出。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，太宗悦甚，后人习为搯琵琶。”则五弦之制，亦出于琵琶也。乐天有《五弦弹诗》云：“赵璧知君入骨爱，五弦一一为君调。”又云：“惟忧赵璧白发生，老死人间无此声。”想其搯弹之妙，冠古绝今，人未易企及也。尝观《国史补》云：“人问璧弹五弦之术，璧曰：‘我之于五弦也，始则神遇之，终则天随之，眼如耳，耳如鼻，不知五弦之为璧，璧之为五弦也。’”其庄周所谓“用志不纷，乃凝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疑”）于神”者乎？韦应物云：“古刀幽磬初相触，千珠贯断落寒玉。”张祜云：“小小月轮中，斜抽半袖红。”元稹云：“促节频催渐繁拨，珠幢斗绝金铃掉。”亦可见五弦声韵制作之仿佛矣。

清庙之瑟，朱弦而疏越，一倡而三叹，岂若后世务为哇淫绮靡之音哉？杨恽云：“家本秦也，能为秦声；妇，赵女也，雅善鼓瑟。”韩愈曰：“已令孺人忧鸣瑟，更遣稚子传清杯。”杜甫云：“何时醉赏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诏此”）金钱会，烂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暂”）醉佳人锦瑟旁。”是皆作于妇人之手，而用于酒酣之时，已非朱弦疏越之意矣。钱起为《湘灵鼓瑟诗》云：“冯夷空自舞，楚客不堪听。”鲍溶云：“丝减悲不减，器新声更古。一弦有余哀，何况二十五。”二公之咏，于一倡三叹之旨几矣。善哉白乐天之论也，“正始之音其若何，朱弦疏越《清庙》歌。一弹一唱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曲”）再三叹，曲淡节稀声不多。人情重今多贱古，古琴有弦人不抚。自从赵璧艺成来，二十五弦不如五。”

弹丝之法，妙在左手，脱右优而左劣，亦何足论乎？尝观《琵琶录》云：“元和中，曹保有子善才，善才有子纲，皆能琵琶。又有裴兴奴长于拢捻，时人谓纲有右手，兴有左手。盖拢捻在左手也。”纲劣于左手，则琵琶之妙处逝矣。白乐天有《听弹琵琶示重莲诗》云：“谁能截此曹纲手，插向重莲红袖中。”惜乎乐天未知截兴奴手（“手”前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妙”）之妙也。

自周陈以上，雅、郑殽杂而无别。隋文帝始分雅俗，工部雅乐八十四调，而俗乐止于二十八。琵琶非古雅乐也，而元微之诗乃云“琵琶宫调八十一，三调弦中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旋宫三调”）弹不出”何耶？按贺怀智《琵琶谱》云：“琵琶有八十四调，内黄钟、太簇、林钟宫声弹不出。”则微之之言信矣。然琵琶用于今者，止于二十八调，岂唐琵琶曲声与今不同耶？沈存中云：“怀智《琵琶谱》，格调与今乐全不同，今之燕乐。古声多亡，而新声大率皆无法度。”观此则存中亦有疑于其间。殊不知今之琵琶，皆用俗乐调也。

《后庭花》，陈后主之所作也。主与幸臣各制歌词，极于轻荡。男女唱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倡”）和，其音甚哀，故杜牧之诗云：“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《后庭花》。”《阿滥堆》，唐明皇之所作也。骊山有禽名阿滥堆，明皇御玉笛，将其声翻为曲，左右皆能传唱，故张祜诗云：“红叶萧萧阁半开，玉皇曾幸此宫来。至今风俗骊山下，村笛犹吹《阿滥堆》。”二君骄淫侈靡，耽嗜歌曲，以至于亡乱。世代虽异，声音犹存，故诗人怀古，皆有“犹唱”、“犹吹”之句。呜呼，声音之入人深矣！

白乐天云：“《河满子》，开元中，沧州歌者临刑进此曲以赎死，竟不得免。”故乐天为诗曰：“世传满子是人名，临就刑时曲始成。一曲四词歌八迭，从头便是断肠声。”张祜集载武宗疾笃，孟人才以歌笙获宠，密侍左右。上目之曰：“我当不讳，尔何为哉？”才人指笙囊泣曰：“请以此就缢。”复曰：“妾尝艺歌，愿歌一曲。”上许之，乃歌一声《河满子》，气亟立殒。上令医候之，曰：“脉尚温而肠已绝。”则是《河满子》真能断人肠者。祜为诗云：“偶因歌态咏娇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颯”），传唱宫中十二春。却为一声《河满子》，下泉须吊旧才人。”又有“故国三千里，深宫二十年。一声《河满子》，双泪落君前”之咏。一称十二春，一称二十年，未知孰是也。杜牧

之有酬祐长句，其末句云：“可怜故国三千里，虚唱歌词满六宫。”言祐诗名如此，而惜其未遇也。元微之尝于张湖南座为唐有态作《河满子》歌云：“梨园弟子奏明皇，一唱承恩羈纲缓。便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使”）将河满为曲名，御谱亲题乐府纂。鱼家入内本领绝，叶氏有年声气短。”又叙制曲之因，与乐天之说同。

●卷十六

老杜诗云：“东阁官梅动诗兴，还如何逊在扬州。”按逊传无扬州事，而逊集亦无扬州梅花诗，但有《早梅诗》云：“兔园摽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标”，同）物序，惊时最是梅。衔霜当露发，映雪凝寒开。枝横却月观，花绕凌风台。应知早飘落，故逐上春来。”杜公前诗乃逢早梅而作诗，故用何逊事，又意却月凌风，皆扬州台观名尔。近时有妄人假东坡名，作《老杜事实》一编，无一事有据。至谓逊作扬州法曹，廨舍有梅一株，逊吟咏其下，岂不误学者？

白乐天诗多说别花，如《紫薇花诗》云：“除却微之见应爱，世间少有别花人。”《蔷薇花诗》云：“移他到此须为主，不别花人莫使看。”今好事之家，有奇花多矣，所谓别花人，未之见也。鲍溶作《仙檀花诗》寄袁德师侍御，有“欲求御史更分别”之句，岂谓是邪？

白乐天作中书舍人，入直西省，对紫薇花而有咏曰：“丝纶阁下文书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章”）静，钟鼓楼中刻漏长。独坐黄昏谁是伴？紫薇花对紫薇郎。”后又云：“紫薇花对紫薇翁，名目虽同貌不同。”则此花之珍艳可知矣。爪其本则枝叶俱动，俗谓之“不耐痒花”。自五月开，至九月尚烂熳，俗又谓之“百日红”。唐人赋咏，未有及此二事者。本朝梅圣俞特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时”）注意此花，一诗赠韩子华，则曰：“薄肤痒不胜轻爪，嫩干生宜近禁庐。”一诗赠王景彝，则曰：“薄薄嫩肤搔鸟爪，离离碎叶剪城霞。”然皆着不耐痒事，而未有及百日红者。胡文恭在西掖前后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后”字）亦有三诗，其一云：“雅当翻药地，繁极曝衣天。”注云：“花至七夕犹繁。”似有百日红之意。可见当时此花之盛。省吏相传，咸平中，李昌武自别墅移植于此。晏元献尝作赋题于省中，所谓“得自羊墅，来从召园。有昔日之绛老，无当时之仲文”是也。

杜子美居蜀累数年，吟咏殆遍，海棠奇艳，而诗章独不及何耶？郑谷诗云“浣花溪上堪惆怅，子美无情为发扬”是已。本朝名士赋海棠甚多，往往皆用

此为实事。如石延年云：“杜甫句何略，薛能诗未工。”钱易诗云：“子美无情甚，都官着意频。”李定诗云：“不沾工部风骚力，犹占勾芒造化权。”独王荆公诗用此作梅花诗，最为有意。所谓“少陵为尔牵诗兴，可是无心赋海棠。”近于曾大父酬倡集中，有《凌景阳》一绝句，亦似有意。末句云：“多谢许昌传雅释，蜀都曾未识诗人。”不道破为尤工也。

江南野中有小白花，本高数尺，春开极香，土人呼为瑒花。瑒，玉名，取其白也。鲁直云：“荆公欲作诗而陋其名，予请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谓”）名曰山矾，野人取其叶以染黄，不借矾而成色，故以名尔。”尝有绝句云“高节亭边竹已空，山矾独自倚春风”是也。近见曾端伯《高斋诗话》云，此花即唐昌玉蕊花，所谓“一树珑松玉刻成，飘廊点地色轻轻”者。以余观之，恐未必然尔。玉蕊，佳名也，此花自唐流传至今，当以玉蕊得名，不应舍玉蕊而呼瑒，鲁直亦不应舍玉蕊而名山矾也。岂端伯别有所据耶？

琼花惟扬州后土祠中有之，其它皆八仙（《历代诗话》本“八”前有“聚”字），近似而非也。鲜于子骏尝有诗云：“百藹天下多，琼花天上希。结根托灵祠，地着不可移。八蓓冠群芳，一株攒万枝。”而宋次道《春明退朝录》乃云：琼花一名玉蕊。按唐朝唐昌观有玉蕊花，王建诗所谓“女冠夜觉香来处，唯见阶前碎月明”是也。长安观亦有玉蕊花，刘禹锡所谓“玉女来看玉树花，异香先引七香车”是也。唐内苑亦有玉蕊花，李德裕与沈传师草诏之夕，屡同赏翫，故德裕诗云：“玉蕊天中木，金闺昔共窥。”而沈传师和篇亦云“曾对金盃直，同依玉树阴”是也。招隐山亦有玉蕊花，李德裕所谓“吴人初不识，因余赏翫乃得此名”是也。由是论之，则玉蕊花岂一处有哉？其非琼花明矣。东坡《瑞香词》有后土祠中玉蕊之句者，非谓玉蕊花，止谓琼花如玉蕊之白尔。

《山海经》云：“昆仑之墟，北有珠树、文玉树、玕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玕”）琪树，皆宝（《历代诗话》底本作“实”，点校者据《类编》本改为“宝”）树也。诗家用琪树多矣，往往以为仙树，不易得见，故孙绰《天台赋》云：“琪树璀璨而垂珠。”萧防云：“桂宫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露”）冷鹤归早，琪树风清鸾去迟。”武伯奋云：“琪树年年玉蕊新，洞宫长闭彩霞春。”蔡隐丘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邱”）《咏琪树诗》云：“山上天将近，人闲路渐遥。谁当云里见，知欲度仙桥。”是人间未必有此树也。而《六朝事迹》载，宝林寺有琪树，在法堂前。梅挚有诗云，“影借金田润，香随璧

月流。远疑元帝植，近想志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志”）公游”何耶？

《后汉和帝纪》言南海旧献荔枝，十里一置，五里一堠，奔腾阻险，死者堆路。故东坡诗云：“十里一置飞尘灰，五里一堠兵火催。颠坑仆谷相枕藉，知是荔枝龙眼来。”而张九龄作《荔枝赋》序云：“南海郡荔枝壮甚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瓌”）诡，余往在西掖，尝盛称之，诸公莫有知者，惟舍人刘侯知之，作赋以夸大，以为甘旨之极。”则是九龄乃创见也。议者谓杨妃酷好，安知非九龄有以启之。鲍防《杂感诗》云：“五月荔枝初破颜，朝离象郡夕函关。雁飞不到桂阳岭，马走皆从林邑山。”则当时征求之急，亦可见矣。

《楚词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辞”）》云：“折疏麻兮瑶华，将以遗兮离居。”瑶华谓麻之华白也。《诗》载木桃、木李、握椒、芍药之类，皆相赠问之物。所谓疎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疏”）麻者，所以赠问离居也。谢灵运《南楼迟客诗》云：“瑶华未堪折，兰苕已屡摘。路阻莫赠问，何以慰离拆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析”）。”《越岭溪行》云：“握兰徒勤摘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结”），折麻心莫展。”骆宾王《思家诗》：“旅行悲泛梗，离恨断疎麻。”钱起《题辋川诗》云：“折麻定延竚，乘月期相寻。”皆用《楚辞》意，用于离居。至于起《赠赵给事诗》，乃云：“不惜瑶华报木桃。”则是以瑶华为玉，误矣。

东坡《赏枇杷诗》曰：“魏花真老伴，卢橘认乡人。”又曰：“客来茶罢空无有，卢橘杨梅尚带酸。”则皆以卢橘为枇杷也。彼徒见《上林赋》有卢橘夏熟之语，遂以为枇杷。审尔，则夏熟之下，不当复有黄甘、枇杷、然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燃”，下一处同）柿之品。然唐子西《李氏山园记》言有一物而为二物者，如《上林赋》所谓卢橘夏熟，又言枇杷、然柿是也。若据子西言，则卢橘即枇杷矣。李白《宫中行（“行”下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乐词”二字）》云：“卢橘为秦树。”许浑《送表兄奉使南海》云：“卢橘花香拂钓矶。”若以为枇杷，则何独秦中南海有耶？钱起《送陆贄诗》云：“思亲卢橘熟。”用陆绩怀橘事，则又以为木奴，益无按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按”）据。

白乐天赋《有木》八章，其第六章托弱柳、樱桃、枳橘、杜梨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梨”）、野葛、水怪以讽在位者，至第七章则曰：“有木如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名”）凌霄，擢秀非孤标。偶依一株树，遂抽百尺条。自谓得其势，无因有动摇。一旦树摧倒，独立忽飘飘。疾风从东来，吹折不终朝。”专

又以讽附丽权势者。其八章则曰：“有木名丹桂，四时香馥馥。风影清如水，霜枝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华”）冷如玉。独占小山幽，不容凡鸟宿。重任虽大过，直心自不曲。纵非梁栋材，犹胜寻常木。”盖乐天自谓也。乐天素善李绅而不入德裕之党，素善牛僧孺、杨虞卿而不入宗闵之党，素善刘禹锡而不入伾文之党，中立不倚，峻节凜然。于八木之中，而自比于桂，殆未为过也。

《酉阳杂俎》言，隋朝种植法七十卷，不说牡丹，则隋朝花药中所无也。然北齐杨子华在隋朝之前，乃有“画牡丹处极分明”之句，何耶？至唐则此花盛矣。柳子厚《龙城录》载，宋单父能种艺之术，牡丹变易千种。上皇召至骊山，种花万本，色样各不同。信乎人力或能胜天工也。欧阳永叔《洛阳牡丹图诗》云：“当时绝品可数者，魏红窈窕姚黄妃。寿安细叶开尚少，朱砂玉版人未知。四十年间花百变，最后最好潜溪绯。”自唐天宝至本朝熙丰间，三百余年，宜其花种日盛，然见于图者九十种而已，岂能登万样之数哉？柳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浟”）诗云：“近来无奈牡丹何，数十千钱买一窠。今朝始得分明见，也共戎葵较几多。”王文康公诗云：“枣花至小能成实，桑叶虽柔解吐丝。堪笑牡丹如斗大，不成一事又成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只空”）枝。”皆激逐末之弊者也。

欧公在扬州，暑月会客，取荷花千朵插画盆中，围绕坐席。又命坐客传花，人摘一叶，尽处饮以酒。故《荅吕通判诗》云：“千顷芙渠盖水平，扬州太守旧多情。画盆围处花光合，红袖传来酒令行。”然维扬芍药妙天下，可以奴视荷花，而是时欧公不闻有芍药胜会何耶？东坡在东武，四月，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，剪芍药置瓶盎中，供佛外以供赏翫，不下七千余朵。有白花独出于众花之上，圆如覆盂，因有“两寺装成宝瓔珞，一枝争看玉盘盂”之咏。惜乎欧公未知出此。

杜子美《古柏行》云：“霜皮溜雨四十围，黛色参天二千尺。”沈存中《笔谈》云：“无乃太细长乎？”余谓诗意止言高大，不必以尺寸计也。《诗评》载王郊《大夫竹诗》示东坡，其一联云：“叶排千口剑，干耸万条镞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枪”）。”坡曰：“十条竹一个叶也。”若郊者又何足以语诗乎？坡公云：“人看王郊诗，若能忍（“忍”下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笑”字），诚为难事。”盖谓此尔。

珍木奇卉，生于深山穷谷之中，不遇赏音，与凡木俱腐，好事者之所深惜

也。唐招贤寺有山花，色紫气香，秾丽可爱，以托根招提，偶赦于樵斧，固为幸矣，而人莫有知其名者。白乐天一日过之，而摽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只标”）其名曰“紫阳”。于是天下识所谓紫阳花者，其珍如是也。岂不为尤幸乎！乐天之诗曰：“何年植向仙坛上，早晚移栽到梵家。虽在人间人不识，与君名作紫阳花。”忠州鸣玉溪有花如莲，叶如桂，香色艳赋，当时亦无有识之者。乐天又赋诗云：“如折芙蓉栽旱地，似抛芍药挂高枝。云埋人隔无人识，惟有南宾太守知。”呜呼！抱道怀才之士，埋光铲采于山林阜壤之间，如此花者多矣，求如乐天之赏鉴者，孰谓无其人乎！

皮日休尝谓宋广平正资劲质，刚态毅状，宜其铁肠石心，不解吐婉媚辞。然其所为《梅花赋》清便富艳，得南朝徐、庾体，殊不类其人，故东坡亦有“请君援笔赋梅花，未害广平心似铁”之句。近见叶少蕴效楚人《橘颂》体作《梅颂》一篇，以谓梅于穷冬凝严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严凝”）之中，犯霜雪而不惧，毅然与松柏并配，非桃李所可比肩，不有铁肠石心，安能穷其至？此意甚佳。审尔，则惟铁肠石心人可以赋梅花，与日休之言异矣。

《文选海赋》云“云锦散文于沙汭之际”，故谢灵运诗有“赤玉隐瑶溪，云锦被沙汭”之句。观其语意，正言沙石五色，如云锦被于岸尔。世见韩退之作《曲江荷花行》云：“撑舟昆明度云锦。”遂谓退之以云锦二字状荷花，其实非也。谓之度云锦，言舟行于五色沙石之际，岂谓荷花哉？

竹固多种，所谓桃枝竹者，丛生而节疎，亦谓之慈竹，言生不离本也。王勃所谓“宗生族茂，天长地久。万柢争盘，千株竞乱”者，梁简文《荅献簟书》云“五离九折，出桃枝之翠笋”，皆言桃枝竹也。若桃竹则异是矣。老杜《桃竹杖引》云：“江心蟠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

●卷十六

老杜诗云：“东阁官梅动诗兴，还如何逊在扬州。”按逊传无扬州事，而逊集亦无扬州梅花诗，但有《早梅诗》云：“兔园摽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标”，同）物序，惊时最是梅。衔霜当露发，映雪凝寒开。枝横却月观，花绕凌风台。应知早飘落，故逐上春来。”杜公前诗乃逢早梅而作诗，故用何逊事，又意却月凌风，皆扬州台观名尔。近时有妄人假东坡名，作《老杜事实》一编，无一事有据。至谓逊作扬州法曹，廨舍有梅一株，逊吟咏其下，岂不误学者？

白乐天诗多说别花，如《紫薇花诗》云：“除却微之见应爱，世间少有别花人。”《蔷薇花诗》云：“移他到此须为主，不别花人莫使看。”今好事之家，有奇花多矣，所谓别花人，未之见也。鲍溶作《仙檀花诗》寄袁德师侍御，有“欲求御史更分别”之句，岂谓是邪？

白乐天作中书舍人，入直西省，对紫薇花而有咏曰：“丝纶阁下文书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章”）静，钟鼓楼中刻漏长。独坐黄昏谁是伴？紫薇花对紫薇郎。”后又云：“紫薇花对紫薇翁，名目虽同貌不同。”则此花之珍艳可知矣。爪其本则枝叶俱动，俗谓之“不耐痒花”。自五月开，至九月尚烂熳，俗又谓之“百日红”。唐人赋咏，未有及此二事者。本朝梅圣俞特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时”）注意此花，一诗赠韩子华，则曰：“薄肤痒不胜轻爪，嫩干生宜近禁庐。”一诗赠王景彝，则曰：“薄薄嫩肤搔鸟爪，离离碎叶剪城霞。”然皆着不耐痒事，而未有及百日红者。胡文恭在西掖前后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后”字）亦有三诗，其一云：“雅当翻药地，繁极曝衣天。”注云：“花至七夕犹繁。”似有百日红之意。可见当时此花之盛。省吏相传，咸平中，李昌武自别墅移植于此。晏元献尝作赋题于省中，所谓“得自羊墅，来从召园。有昔日之绛老，无当时之仲文”是也。

杜子美居蜀累数年，吟咏殆遍，海棠奇艳，而诗章独不及何耶？郑谷诗云“浣花溪上堪惆怅，子美无情为发扬”是已。本朝名士赋海棠甚多，往往皆用此为实事。如石延年云：“杜甫句何略，薛能诗未工。”钱易诗云：“子美无情甚，都官着意频。”李定诗云：“不沾工部风骚力，犹占勾芒造化权。”独王荆公诗用此作梅花诗，最为有意。所谓“少陵为尔牵诗兴，可是无心赋海棠。”近于曾大父酬倡集中，有《凌景阳》一绝句，亦似有意。末句云：“多谢许昌传雅释，蜀都曾未识诗人。”不道破为尤工也。

江南野中有小白花，本高数尺，春开极香，土人呼为玊花。玊，玉名，取其白也。鲁直云：“荆公欲作诗而陋其名，予请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谓”）名曰山担叭已Σ淙~以染黄，不借刀缮室悦面拐！朕L有绝句云“高节亭边竹已空，山氮氦砸写猴L”是也。近见曾端伯《高斋诗话》云，此花即唐昌玉蕊花，所谓“一树珑松玉刻成，飘廊点地色轻轻”者。以余观之，恐未必然尔。玉蕊，佳名也，此花自唐流传至今，当以玉蕊得名，不应舍玉蕊而呼玊，鲁直亦不应舍玉蕊而名山狄病XM端伯别有所据耶？

琼花惟扬州后土祠中有之，其它皆八仙（《历代诗话》本“八”前有“聚”字），近似而非也。鲜于子骏尝有诗云：“百藹天下多，琼花天上希。结根托灵祠，地着不可移。八蓓冠群芳，一株攒万枝。”而宋次道《春明退朝录》乃云：琼花一名玉蕊。按唐朝唐昌观有玉蕊花，王建诗所谓“女冠夜觉香来处，唯见阶前碎月明”是也。长安观亦有玉蕊花，刘禹锡所谓“玉女来看玉树花，异香先引七香车”是也。唐内苑亦有玉蕊花，李德裕与沈传师草诏之夕，屡同赏翫，故德裕诗云：“玉蕊天中木，金闺昔共窥。”而沈传师和篇亦云“曾对金銮直，同依玉树阴”是也。招隐山亦有玉蕊花，李德裕所谓“吴人初不识，因余赏翫乃得此名”是也。由是论之，则玉蕊花岂一处有哉？其非琼花明矣。东坡《瑞香词》有后土祠中玉蕊之句者，非谓玉蕊花，止谓琼花如玉蕊之白尔。

《山海经》云：“昆仑之墟，北有珠树、文玉树、ā稽v代诗话》本作“玕”）琪树，皆宝（《历代诗话》底本作“实”，点校者据《类编》本改为“宝”）树也。诗家用琪树多矣，往往以为仙树，不易得见，故孙绰《天台赋》云：“琪树璀璨而垂珠。”萧防云：“桂宫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露”）冷鹤归早，琪树风清鸾去迟。”武伯奋云：“琪树年年玉蕊新，洞宫长闭彩霞春。”蔡隐丘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邱”）《咏琪树诗》云：“山上天将近，人闲路渐遥。谁当云里见，知欲度仙桥。”是人间未必有此树也。而《六朝事迹》载，宝林寺有琪树，在法堂前。梅挚有诗云，“影借金田润，香随璧月流。远疑元帝植，近想志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志”）公游”何耶？

《后汉和帝纪》言南海旧献荔枝，十里一置，五里一堠，奔腾阻险，死者堆路。故东坡诗云：“十里一置飞尘灰，五里一堠兵火催。颠坑仆谷相枕藉，知是荔枝龙眼来。”而张九龄作《荔枝赋》序云：“南海郡荔枝壮甚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瓌”）诡，余往在西掖，尝盛称之，诸公莫有知者，惟舍人刘侯知之，作赋以夸大，以为甘旨之极。”则是九龄乃创见也。议者谓杨妃酷好，安知非九龄有以启之。鲍防《杂感诗》云：“五月荔枝初破颜，朝离象郡夕函关。雁飞不到桂阳岭，马走皆从林邑山。”则当时征求之急，亦可见矣。

《楚词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辞”）》云：“折疏麻兮瑶华，将以遗兮离居。”瑶华谓麻之华白也。《诗》载木桃、木李、握椒、芍药之类，皆相赠问之物。所谓疎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疏”）麻者，所以赠问离居也。谢灵折赌蠟沁g客诗》云：“瑶华未堪折，兰苕已屡摘。路阻莫赠问，何以慰离拆（《历

代诗话》本作“析”）。”《越岭溪行》云：“握兰徒勤摘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结”），折麻心莫展。”骆宾王《思家诗》：“旅行悲泛梗，离恨断疎麻。”钱起《题辋川诗》云：“折麻定延竚，乘月期相寻。”皆用《楚辞》意，用于离居。至于起《赠赵给事诗》，乃云：“不惜瑶华报木桃。”则是以瑶华为玉，误矣。

东坡《赏枇杷诗》曰：“魏花真老伴，卢橘认乡人。”又曰：“客来茶罢空无有，卢橘杨梅尚带酸。”则皆以卢橘为枇杷也。彼徒见《上林赋》有卢橘夏熟之语，遂以为枇杷。审尔，则夏熟之下，不当复有黄甘、枇杷、然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燃”，下一处同）柿之品。然唐子西《李氏山园记》言有一物而为二物者，如《上林赋》所谓卢橘夏熟，又言枇杷、然柿是也。若据子西言，则卢橘即枇杷矣。李白《宫中行（“行”下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乐词”二字）》云：“卢橘为秦树。”许浑《送表兄奉使南海》云：“卢橘花香拂钓矶。”若以为枇杷，则何独秦中南海有耶？钱起《送陆贄诗》云：“思亲卢橘熟。”用陆绩怀橘事，则又以为木奴，益无按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按”）据。

白乐天赋《有木》八章，其第六章托弱柳、樱桃、枳橘、杜梨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梨”）、野葛、水怪以讽在位者，至第七章则曰：“有木如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名”）凌霄，擢秀非孤标。偶依一株树，遂抽百尺条。自谓得其势，无因有动摇。一旦树摧倒，独立忽飘飘。疾风从东来，吹折不终朝。”专又以讽附丽权势者。其第八章则曰：“有木名丹桂，四时香馥馥。风影清如水，霜枝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华”）冷如玉。独占小山幽，不容凡鸟宿。重任虽大过，直心自不曲。纵非梁栋材，犹胜寻常木。”盖乐天自谓也。乐天素善李绅而不入德裕之党，素善牛僧孺、杨虞卿而不入宗闵之党，素善刘禹锡而不入伾文之党，中立不倚，峻节凜然。于八木之中，而自比于桂，殆未为过也。

《酉阳杂俎》言，隋朝种植法七十卷，不说牡丹，则隋朝花药中所无也。然北齐杨子华在隋朝之前，乃有“画牡丹处极分明”之句，何耶？至唐则此花盛矣。柳子厚《龙城录》载，宋单父能种艺之术，牡丹变易千种。上皇召至骊山，种花万本，色样各不同。信乎人力或能胜天工也。欧阳永叔《洛阳牡丹图诗》云：“当时绝品可数者，魏红窈窕姚黄妃。寿安细叶开尚少，朱砂玉版人未知。四十年间花百变，最后最好潜溪绯。”自唐天宝至本朝熙丰间，三百余年，宜其花种日盛，然见于图者九十种而已，岂能登万样之数哉？柳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浟”）诗云：“近来无奈牡丹何，数十千钱买一窠。今朝始得

分明见，也共戎葵较几多。”王文康公诗云：“枣花至小能成实，桑叶虽柔解吐丝。堪笑牡丹如斗大，不成一事又成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只空”）枝。”皆激逐末之弊者也。

欧公在扬州，暑月会客，取荷花千朵插画盆中，围绕坐席。又命坐客传花，人摘一叶，尽处饮以酒。故《荅吕通判诗》云：“千顷芙渠盖水平，扬州太守旧多情。画盆围处花光合，红袖传来酒令行。”然维扬芍药妙天下，可以奴视荷花，而是时欧公不闻有芍药胜会何耶？东坡在东武，四月，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，剪芍药置瓶盎中，供佛外以供赏翫，不下七千余朵。有白花独出于谢日希瑯如覆盂，因有“两寺装成宝瓔珞，一枝争看玉盘盂”之咏。惜乎欧公未知出此。

杜子美《古柏行》云：“霜皮溜雨四十围，黛色参天二千尺。”沈存中《笔谈》云：“无乃太细长乎？”余谓诗意止言高大，不必以尺寸计也。《诗评》载王郊《大夫竹诗》示东坡，其一联云：“叶排千口剑，干耸万条铍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枪”）。”坡曰：“十条竹一个叶也。”若郊者又何足以语诗乎？坡公云：“人看王郊诗，若能忍（“忍”下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笑”字），谥殡y事。”盖谓此尔。

珍木奇卉，生于深山穷谷之中，不遇赏音，与凡木俱腐，好事者之所深惜也。唐招贤寺有山花，色紫气香，秾丽可爱，以托根招提，偶赦于樵斧，固为幸矣，而人莫有知其名者。白乐天一日过之，而摽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只标”）其名曰“紫阳”。于是天下识所谓紫阳花者，其珍如是也。岂不为尤幸乎！乐天之诗曰：“何年植向仙坛上，早晚移栽到梵家。虽在人间人不识，与君名作紫阳花。”忠州鸣玉溪有花如莲，叶如桂，香色艳膩，当时亦无有识之者。乐天又赋诗云：“如折芙蓉栽旱地，似抛芍药挂高枝。云埋人隔无人识，惟有南宾太守知。”呜呼！抱道怀才之士，埋光铲采于山林皋壤之间，如此花者多矣，求如乐天之赏鉴者，孰谓无其人乎！

皮日休尝谓宋广平正资劲质，刚态毅状，宜其铁肠石心，不解吐婉媚辞。然其所为《梅花赋》清便富艳，得南朝徐、庾体，殊不类其人，故东坡亦有“请君援笔赋梅花，未害广平心似铁”之句。近见叶少蕴效楚人《橘颂》体作《梅颂》一篇，以谓梅于穷冬凝严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严凝”）之中，犯霜雪而不惧，毅然与松柏并配，非桃李所可比肩，不有铁肠石心，安能穷其至

? 此意甚佳。审尔，则惟铁肠石心人可以赋梅花，与日休之言异矣。

《文选海赋》云“云迳(10)撵渡硃I之际”，故谢灵运《小倦偃憩[瑶溪，云灞簧硃I”之句。观其语意，正言沙石五色，如云灞混栋棱拐J酪娇n退之作《曲江荷花行》云：“撑舟昆明度云滩！彼熠^退之以云宥謔詈苦ǎ銑岨且病V^之度云澹灾盆徐段迳呈H，岂谓荷花哉？

竹固多种，所谓桃枝竹者，丛生而节疎，亦谓之慈竹，言生不离本也。王勃所谓“宗生族茂，天长地久。万柢争盘，千株竞紉”者，梁简文《荅献簟书》云“五离九折，出桃枝之翠笋”，皆言桃枝竹也。若桃竹则异是矣。老杜《桃竹杖引》云：“江心蟠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磻”）石生桃竹，斩根削皮如紫玉。”则其色正紫。今桃枝竹不然，东坡援柳子厚诗云：“盛时一失贵反贱，桃笙葵扇安可常。”初不知桃笙为何物。偶阅《方言》，宋魏之间，谓簟为笙，方悟桃笙以桃竹为簟也。坡又云：“桃竹叶如椽，身如竹，密节而实中，犀理瘦骨。”岂非以此竹为簟耶？梅圣俞云：“谁知广文直，桃簟冷如冰。”恐亦是用此竹。

《成都记》：杜宇又曰杜主，自天而降，称望帝，好稼穡，治郫城。后望帝死，其魂化为鸟，名曰杜鹃。故老杜云：“昔日蜀天子，化为杜鹃似老乌。”又曰：“古时杜鹃称望帝，魂作杜鹃何微细。”又曰：“我见常再拜，重是古帝魂。”《博物志》称杜鹃生子，寄之他巢，百鸟为饲之。故老杜云：“生子百鸟巢，百鸟不敢嗔。仍为餒其子，礼若奉至尊。”又云：“寄巢生子不自啄，群鸟至今与哺雏。”老杜集中杜鹃诗行凡三篇，皆以杜鹃比当时之君，而以哺雏之鸟讥当时之臣，不能奉其君，曾百鸟之不若也。最后一篇，徒言杜鹃垂血，上诉不得其所，盖托兴（此二字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说”）明皇蒙尘之时也，故末句云：“岂思旧日居深宫，嫔嫗左右如花红。”

元微之谪通州，白乐天有诗云：“寅年篱下多逢虎，亥日沙头始卖鱼。”后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人”）有《东南行》云：“亥日饶虾蟆，寅年足虎羆。”张籍云：“江村亥日长为市。”山谷亦有“鱼收亥日妻到市”之句。

人之悲喜，虽本于心，然亦生于境。心无系累，则对境不变，悲喜何从而入乎？渊明见林木交荫，禽鸟变声，则欢然有喜，人以为达道。余谓尚未免着于境者。欧阳永叔先在滁阳，有《啼鸟》一篇，意谓缘巧舌之人谪官，而今反

爱其声。后考试崇政殿，又有《啼鸟》一篇，似反滁阳之咏，其曰：“提葫芦，不用沽美酒，宫壶日赐新拨醅，老病足以扶衰朽。”“百舌子，莫道泥滑滑，宫花正好愁雨来，暖日方催花乱发。”末章云：“可怜枕上五更听，不似滁州山里闻。”盖心有中外枯菀之不同，则对境之际，悲喜随之尔。啼鸟之声，夫岂有二哉？

老杜《白小诗》云：“白小群分命，天然二寸鱼。细微沾水族，风俗当园蔬。”言白小与菜无异，岂复有厚味哉？故白乐天亦有“下饭腥咸白小鱼”之句。余谓鱼始二寸已就烹，鱼之穷也。寒士又从而食之，其穷抑甚。梅圣俞有《琴高鱼诗》云：“大鱼人骑上天去，留得小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少”）鳞来按觞。”又有《针口鱼赋》云：“有鱼针喙形甚小，常乘春波来不少。取之一掬，不重铢杪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秒”）。”则白小之鱼，尚为丈人行也。

缩项鳊出襄阳，以禁捕，遂以槎断水，因谓之槎头缩项鳊。孟浩然云：“鱼藏缩项鳊。”老杜云：“谩钓槎头缩项鳊。”皆言缩项。而东坡乃谓“一钩归钓缩头鳊。”或疑坡为平侧所牵乃尔，殊不知长腰粳米、缩头鳊鱼，楚人语也。

《文房四谱》载，段成式以灵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云”）蓝纸赠温庭筠，有诗云：“三十六鳞充使时，数番犹得裹相思。”谓鲤鱼三十六鳞；充使，谓恁鲤鱼寄书也，用《文选》“呼儿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”之义。沈存中《笔谈》云：“鲤鱼当肋一行三十六鳞，鳞有黑文如十字，故谓之鲤。”二宋亦尝用此而文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闻”）其说，元献云：“私书一纸离怀苦，望断波中六六鳞。”景文云：“君轩恋结萧萧马，尺素愁凭六六鱼。”谓六六三十六也。

柳子厚有《放鹧鸪词》，人徒知其不肯以生命供口腹，其仁如是也。余谓此词乃作于诏追之时，有自悔前失之意，故前言“徇媒得食不复虑”，后言“同类相呼莫相顾”。媒与类皆谓伾文也。

湖州上强精舍寺有陈朝观音，殷仲容书寺额，三门高百尺，谓之三绝。又池有金鲫鱼，数年一现，故白乐天诗有“惟有上强精舍寺，最堪游处未曾游”之句，盖谓此也。临安六和寺亦有金鲫池。苏子美《六和寺》诗云：“松桥

待金鲫，竟日独迟留。”亦以其出有时，故竟日待之云尔。自子美之后四十年，东坡始游兹寺，尝投饼饵待之，乃略出，不食复入。坡以为此鱼难进易退，而不妄食，宜其寿若此。其语深有味也。

●卷十七

《古今诗话》载，杜少陵因见病症者曰，诵我诗可疗。令谓“子章髑髅血模糊，手提掷还萧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崔”）大夫”之句，病遂愈。余谓子美固尝病症矣，其诗云：“患疴三秋孰可忍，寒热百日相攻战。”又云：“三年犹疴疾，一鬼不销亡。隔日搜脂髓，增寒抱雪霜。徒然潜隙地，有腠屡红妆。”子美于此时，何不自诵其诗而自己疾耶？是灵于人而不灵于己也。

山谷平生为目所苦，故和东坡诗有“请天还我读书眼，欲载轩辕乞鼎湖”之句。其摄养禁忌之法，讲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论”）之详矣，故《次韵元实病目诗》云：“道人常恨未灰心，儒士苦爱读书眼。要须玄览照镜空，莫作白鱼钻蠹简。”病者苟能知此，其贤于金篦刮膜远矣。大抵书生牵于习气，不能割爱于书册，故为目害尤甚。唐张籍，好学业文之士也，中年病目失明，议者谓不能损读之过。孟郊尝赠之诗云：“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，纵尔有眼谁能珍。天子只咫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咫尺”）不得见，不如闭眼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口”）且养真。”盖非特伤籍，而郊亦自伤虽有眼而不得见君也。

贾谊曰：“古之圣人，不居朝廷，必在医卜。”则从事于医卜者，未可轻也。京兆杜婴能读书，其言近《庄子》，而自托于此，岂足以病婴之高乎？故荆公有诗伤之云：“叔度医家子，君平卜肆翁。萧条昨日事，髣髴古人风。”梅圣俞赠何山人诗亦云：“日闻古贤哲，必与医卜邻。”宋景文云：“医卜之事，士君子能之，则不迂不泥，不矜不神；小人能之，则迂而入诸拘碍，泥而弗通大方，矜以夸己，神以诬人。”真名言哉！

退之云：“脑脂遮眼卧壮士，大弼挂壁谁能弯。”谓张籍也。杜牧之《乞湖启》云：“弟凯久病眼，医者石公集云，是状也，脑积毒热，脂融流下，盖塞瞳子，名为内障。”则籍之所苦，乃内障也。

凡物皆可占，非特蓍龟也。市中亦有听声而知祸福者，莫知其所自。余观王建集有《听镜词》云：“重重摩挲嫁时镜，夫婿远行凭镜听。”岂今听声之类耶？《大涅槃经》云：“不以瓜镜、芝草、杨枝、钵盂、髑髅而作卜筮。

”则镜能占卜信矣。

楸花色香俱佳，又风韵绝俗，而名不编于花谱何哉？老杜云：“要把楸花媚远天。”言其色也。又曰：“楸树馨香倚钓矶。”言其香也。梅圣俞《楸花诗》云：“图出帝宫树，耸向白玉墀。高艳不近俗，直许天人窥。”言其韵也。是二子但知楸花色香韵胜，而未知其疗病之工也。汝州楸树极多，富郑公知州时，手植数百本于后圃。后政思其人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后人思其政”），建郑公堂于楸林之下。宣和间，先人知州日，听政燕客俱在焉。一日，廉访使周询来访，因云：“立秋日太阳未升，采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采”）其叶熬为膏；傅疮疡立愈，谓之‘楸叶膏’。”抵晚，宪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客”）使王伟来访，因道询语。伟曰：“有人患发背，肠胃可窥，百方不差者，一医者教用楸叶膏傅其外，又用云母膏作小丸，服尽四两止。不累日，云母透出肤外，与楸叶膏相着，疮遂差。”功亦奇矣。余欲广传此方，以拯病苦者，故因言楸花之美，而并及之。

退之《三星行》云：“我生之辰，月宿南斗。”以五星法準之，则知退之以磨竭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蝎”，下同）为身宫。又云：“牛奋其角，箕张其口。牛不见服箱，斗不挹酒浆，箕独有神灵，无时停簸扬。无善名以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己”）闻，无恶声以攘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无恶身己讙”）。”则知太阴在磨竭者，主得谤誉。东坡尝援退之《三星行》之句，以谓仆以磨竭为命，殆与退之同病。然观东坡《谢生日启》云：“摄提正于孟陬，己光初度；月宿直于南斗，更借虚名。”则是东坡亦磨竭为身宫，而乃云磨竭为命，岂非身与命同宫乎？寻常算五星者，以为命宫灾福，不及身宫之重，东坡以身命同宫，故谤誉尤重于退之。职銓坡而代言，犯鲸波而远谪，退之之荣悴，未至如是也。孔子曰：“不知命无以为君子。”所谓知命者，不为名利所汨，而能安时处顺者也。后世贪求之士，不能自安分义，徒知金印艾绶之荣，而不知苟得为可愧，于是君平之肆，许负之庐，衣冠盈矣。刘梦得《和苏十郎中诗》云：“菱花照后容虽改，蓍草占来命已通。”武伯奋《长安述怀诗》云：“闻说唐生子孙在，何当一为问穷通。”观此又奚知孔子所谓命也哉？刘孝标作《辨命论》，言寿夭穷达，一归之命，可以使人杜奔竞僭逼之患。萧瑀《非辨命论》，言人之旤福，一本之人事，可以使人起修身累善之心。二人皆非以甲乙丙丁休囚旺相而求吉凶者也。

古今人赋棊诗多矣。“几局赌山果，一先饶海僧”者，郑谷之诗也。“雁

行布阵形磨裕(13)米尤私泽@”者，刘梦得之诗也。“古人重到今人爱，万局都无一局同”者，欧阳炯之诗也。观诸人语意，皆无足取，独爱荆公《赠叶致远》之作，其略云：“或撞关以攻，或觑眼而摩，或羸形伺击，或猛出追蹶。垂成忽破坏，中断俄连接。或外示闲暇，伐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或”）事先和燮。或冒突超越，鼓行令震迭；或粗见形势，驱除令远蹶；或开拓疆境，欲并包摠掇。或惭如告亡，或喜如献捷。讳输宁断头，悔误乃披颊。”可谓曲尽围棋之态。非笔力可以回万钧，岂易至此。取退之《南山诗》读之，殆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若”）可齐驱并驾也。王无功亦有围棋长篇云，“双关防易断，只眼畏难全。鱼鳞张九拒，鹤翅拥三边”等句，铺叙类荆公，而其它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他”）句猥杂处尚小。坡《白鹤观》四言诗云：“小儿近道，剥啄信指。胜固欣然，败亦可喜。”夫恣贪欲于指顾，争胜负于毫厘，业碁者之常情，而坡乃置之膜外，亦可见其胸中翛然者矣。荆公亦有“碁罢两奩收白黑，一枰何处有亏成”之句。

鲁直诗云：“眼见人情如格五，心知外物等朝三。”又云：“肉食倾人如出九，藜羹饭我等朝三。”两联之意，虽不相远，然似不若前句之无斧凿痕也。《汉书》，吾丘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邱”）寿王以善格五待诏，刘德谓格五碁，行以塞法。《齐书》沈文季善塞，其法用五子，沈存中《笔谈》云：“格五即今之蹙融，其法以己常有余，而致敌人于险。”《酉阳杂俎》亦云：“于碁局中各用五子，共行一道，以角迟速。”则格五也，塞也，蹙融也，名虽不同，其制一而已。彼苏林以为五博之类，不用箭，但行梟散，未知所据。出九亦赌博之法，详见《刑统》。

子由《煎茶诗》云：“煎茶旧法出西蜀，水声火候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恣”）犹能谙。相传煎茶只煎水，茶性仍存偏有味。”此茶之佳者也。又云：“北方俚人茗饮无不有，盐酪椒姜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姜”）夸满口。”茶出南方，北人罕得佳品，以味不佳，故杂以他物煎之。陈后山《茶诗》云：“愧无一缕破双团，惯下姜盐枉肺肝。”东坡《和寄茶诗》亦云：“老妻稚子不知爱，一半已入姜盐煎。”若茶品自佳，杂以他物，适败其味尔。茶性冷，盐导入下经，非养生所宜。山谷谓寒中瘠气，莫甚于茶，或济以盐，勾倨萍摇Q δ 棚而B嘴茶诗》，亦有“盐损添宜戒，姜宜着更夸”之句，则知以盐煎茶，诨o益于养生也。

蒙恬造笔，《博物志》云：以狐狸毛为心，兔毛为副，心柱遒劲，锋铈调

利，故难乏而易使。白乐天作《鸡距笔赋》云：“中山之明，视劲而俊；汝阴之翰，音勇而雄。双美是合，两揆相同。不得兔毛，无以成起草之用；不名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为”）鸡距，无以表入墨之功。”盖亦兼而用之也。近世作笔，专用兔毛，而好奇者，或屏兔毛不用，更以他毫为之。晋王隐《笔铭》云：“岂其作笔，必兔之毫？调利难秃，亦有鹿毛。”而王羲之、锺繇、张芝皆用鼠须笔。钱穆父奉使高丽，得猩猩笔（“笔”前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毛”字），甚珍之，尝以分赠山谷。山谷所谓“爱酒醉魂在，能言机事疎。平生几两屐，身后五车书”是也。《岭表录》云：“岭外无兔，郡守偶得兔毫，令匠者作笔。匠者偶因醉遗坠，惶惧无以为计，遂以己须制之，反佳。其后遂户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料”）人须一合。”此殆好事者说尔。

樗蒲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蒲”，下同）用博齿五枚，如银杏状，各上黑下白，内取二黑刻为犊，其背刻为雉，故李翱《五木经》云，“樗蒲五木黑白判，厥二作雉背作牛”是也。以卢白雉犊四为王采，取其全；它八采为眈者，恶其驳也。按前史，三掷三卢如慕容宝，五掷五卢如李安人，王思政之掷印为卢，刘裕之喝卢胜雉，皆以为前途富贵之先兆。卒之其应如响，亦可谓异矣。郑谷诗云：“能消永日是樗蒲，坑堑由来似宦途。两掷未离[木梟]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[才梟]”）掬内，坐中何惜为呼卢。”然卢可呼而得，官可幸而致乎？观谷此言，似未知安时处顺者。

傀儡之戏旧矣，自周穆王与盛姬观偃师造倡于昆仑之道，其艺已能夺造化通神明矣。晏元献公尝为《傀儡赋》云，“外眩刻瑯，内牵纆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缠”）索，朱紫盆并，银黄煜爚，生杀自口，荣枯在握”者，可谓曲尽其态。李义山作《宫妓》一绝云：“朱箔轻明拂玉墀，披香新殿鬪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斗”）腰支。不须更看鱼龙戏，终恐君王怒偃师。”是以观倡不如观舞也。然唐明皇好舞《霓裳》，以至于乱，杜牧所谓“《霓裳》一曲千峰上，舞破中原始下来”是也。汉高祖白登之围，以刻木为美人而围解，《乐录》谓即今之傀儡。则是舞或乱唐，而刻木或可以兴汉，义山之诗异矣。

《楚词》云：“菑蔽象碁，有六博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籀”，下同）些。分曹并进，迺相迫些。”王逸谓投六箸行六碁，故谓之六博，言以菑落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蔽”）作箸，象牙为碁也。而《楚辞补注》乃引《列子》击博（《历代诗话》本同）楼上，谓击打也，如今之双陆碁也。余谓双陆之制，初不用碁，但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俱”）以黑白小棒槌，每边各十二枚

，主客各一色，以骰子两只掷之，依点数行，因有客主相击之法。故赵抃《双陆诗》云：“紫牙镂合方如斗，二十四星衔月口。贵人迷此华筵中，吮白纸蝗珀囿L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斗”）。”今六博既行六棊，则非双陆明矣。

《周官》方相氏以黄金四目，玄衣朱裳，执戈而雒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扬盾”），以索室殴疫，谓之时雒。释者谓四时皆作也。考之《月令》，乃作于三时，而于夏则阙，何耶？盖夏当阳盛之时，阴沴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慝”）不敢作，故阙之尔。今春秋无雒，惟于除夕有之。孟郊所谓“驱雒击鼓吹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歙”）长笛，瘦鬼染面唯齿白。暗中窸窸拽茅鞭，裸足朱裯行戚戚。相顾笑声冲庭燎，桃弧棘矢时独叫。”王建亦云：“金吾除夜进雒名，画袴朱衣四队行。”皆谓除夕大雒也。其涂饰之制，若驱禳之仪，与《周官》略相类。政和中，徽宗新创禁中雒仪，有旨令翰苑撰文。时翟公巽当直，其略云：“南正司天，无俾神人之杂；夏后铸鼎，以纪山林之奸。苟非圣神，孰知情状？”被旨，顷刻进入，人服其敏而工。

《帝王世纪》及《逸士传》载，帝尧之时，天下大和，有八九十老人，击壤而歌于康衢，其词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曰”）：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何力于我哉？”初不知壤为何物，因观《艺经》云，壤以木为之，前广后锐，长尺四寸，阔三寸，其形如履。将戏，先侧一壤于地，远三四十步，以手中壤击之，中者为上。盖古戏也。

●卷十八

余尝谓知人虽尧帝犹以为难，而杜子美之曾老姑乃能知唐太宗于侧微之时，识房、杜辈于贱贫之日。子美载其语云：“向窃窥数公，经纶亦俱有。次问最少年，虬髯十八九。子等成大名，皆因此人手。”噫，一何异耶！唐史载王珪微时，母李氏尝云：“子必贵，但未见与汝游者。”珪一日引房、杜过之，母曰：“汝贵无疑。”余尝观子美《赠王砮使南海诗》，然后知史所书皆误也。砮，珪之玄孙也，谓珪为高祖。其曰“我之曾老姑，尔之高祖母”，则砮之高祖母乃姓杜，非姓李也。其曰：“尔祖未显时，归为尚书妇。”珪尝为礼部尚书，则尚书妇乃珪之妻，非珪之母也。故诗之中章云：“及乎贞观初，尚书践台斗。夫人尝肩舆，上殿称万寿。至尊均嫂叔，盛事垂不朽。”皆谓珪妻尔。人徒见诗中有剪髻之事，有同乎陶母，故谓珪母。审尔，岂不与尚书妇之句相抵牾哉？

寇忠愍少知巴东县，有“野水无人渡，孤舟尽日横”之句，固以公辅自期

矣，奈何时未有知者。东坡《巴东访莱公遗迹诗》云：“江山养豪俊，礼数困英雄。执版迎官长，趋尘拜下风。当年谁刺史，应未识三公。”公以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瓌”）奇忠谅之才，而当路者祇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祇”，同）以常辈遇之，信乎知人之难也。李太白《梁甫吟》云：“大贤虎变愚不测，当年颇似寻常人。”盖谓此也。

先文康公知汝州日，段宝臣为教官，富季申为鲁山主簿，而陈去非以太学录持服来寓。先公语人曰：“是三子者，非凡偶近器也。”是时，富在外邑，则以职事处之于城中，列三人者荐于朝，以为可用，仍以去非《墨梅诗》缴进。于是去非除太学博士，季申除京西漕属，宝臣亦相继褒擢。初，宝臣字去尘，先公一日谓之曰：“君，廊庙具也，宜改字宝臣，取荀卿辅拂之人为国宝之义。”且作序而述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衍”）其意。及三人者俱贵，先公喜曰：“吾未尝读玉管之书，亦未尝究金书之义，而能逆知其必大者，独以其所为之耳。汝辈勉其在我者，在人者不问可也。”先公晚年寓居湖州之宝溪，季申既罢枢筦，亦挈家来寓，一觞一咏，必与之俱。季申尝有十绝，其一云：“青衫短簿汝阳天，鸚鵡当时误荐贤。承乏西枢了无补，还依丈席听韦编。”其二云：“洛陈花骨巧裁诗，曾把梅篇荐玉墀。来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未”）说他年调鼎事，只今身已凤凰池。”其三云：“陈君谈论席生风，段子文词气吐虹。参术[月奚]胰皆入篋，知人谁过葛仙翁。”余七篇不录。陈君名恬，字叔易，有高节，贫甚。先公命公库以酒肉薪米日给之。尝谢以诗云：“不是故人供禄米，初非县令给猪肝。养贤礼厚隆三簋，拜赐恩深艳一箠。”建炎初，召赴行在，直秘阁。

张安道以异议出守宛丘，次守南都，苏子由皆从之游。元丰初，子由谪筠州酒税，安道凄然不乐，手写诗为别曰：“可怜萍梗漂浮客，自叹匏瓜老病身。从此空斋挂尘榻，不知重扫待何人。”后十五年，子由方和其诗云：“少年便识成都尹，中岁仍为幙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幕”）下宾。待我江西徐孺子，一生知己有斯人。”

王介甫、苏子瞻皆为欧阳文忠公所收，公一见二人，便知其它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他”）日不在人下。《赠介甫诗》云：“老去自怜心尚在，后来谁与子争先。”子瞻登乙科，以书谢欧公，欧公语梅圣俞曰：“老夫当避此人，放出一头地。”当是时，二人俱未有声，而公知之于未遇之时，如此所以为一世文宗也欤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与”）？东坡跋梅圣俞诗后云：先君与梅

二丈游时，轼与子由弟年甚少，未有知者。家有八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八”字）老泉公作诗云：“岁月不知老，家有雏凤凰。百鸟戢羽翼，不敢呈文章。”则二苏当少年时，已擅文价矣。

郭子稍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郭子稍”）学作小诗，尝赋《梅花》云：“玉屑装龙脑，云衣覆麝脐。何堪夜来雪，香色两凄迷。”《留友人诗》云：“良友间何阔，春事遽如许。劳君下鸥沙，一叶系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击”）春渚。昨梦坠前世，再见欣欲舞。聊呼花底杯，酒面点红雨。狂歌谢贯珠，清论杂挥尘。骊驹未可歌，妙句须君吐。”观此数语，似粗知诗家畦径，学之不己必佳，但恐其中堕尔。

欧公与尹师鲁、苏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门。欧公虽贵，犹不替门生之礼，和祁公诗云：“尘柄屡挥容请益，龙门虽峻忝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许”）先登。立朝行己师资久，宁止篇章此服膺。”又云：“公斋每偷暇，师席屡攻坚。善海常无倦，余谈亦可编。”又云：“昔日青衫遇知己，今来白首再升堂。”盖未尝一日忘祁公也。张芸叟有荆公哀词四首，有“恸哭一声惟有弟，故时宾客合如何。”又云：“今日江湖从学者，人人讳道是门生。”盖深病人情之薄也。其欧公之罪人哉！

欧公赠介甫诗云：“翰林风月三千首，吏部文章二百年。”可谓极其褒美。世传介甫犹以欧公不以孔孟许之为恨，故作报诗云：“他日若能窥孟子，终身何敢望韩公。”恐未必然也。尝读曾子固集，见子固与介甫书云：“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，勿用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为”）造语及模拟前人。孟韩文虽高，不必似之，但取其自然。”盖荆公之文，因子固而投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授”）于欧公者甚多，则知介甫归附欧公，非一日也。叶少蕴以为荆公自期于孟子，而处欧公以韩愈，恐未必然尔。

王逢原以书上介甫，且以《南山》之诗求学于荆公。师资之礼已定，故逢原未死以前，荆公赠之诗曰：“榘栳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栳”）豫章槩白日，只要匠石聊穿裁。”逢原既死之后，荆公思之曰：“便恐世间无妙质，鼻端从此罢挥斤。”皆以师道自任也。然观逢原寄介甫诗云：“高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天”）门廉陛益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郁”）巍巍，势利宁无澹泊讥。岂与跖徒争有道，盍思吾党自言归。古人踽踽今何取，天下滔滔昔已非。终见乘桴去沧海，好留余地许相依。”则识度之远，又过荆公矣。又作荆公书皆称

介甫，作诗皆称君，所谓“行藏愿与君同道，祇恐蹉跎我独羞。”又云：“想今愈有江湖兴，亦欲同君一钓纶。”所谓师资者，果如何耶？山谷尝避暑李氏园，题诗于壁云：“题诗未有惊人句，唤取谪仙苏二来。”秦少游言于东坡曰：“以先生为苏二，大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人”）似相薄。”则又甚于逢原称介甫矣。

汲引之恩，不可忘也，一日得志，思有以报之，亦人情之（“之”字原无，据《历代诗话》本补）常也。王稽荐范雎于秦，而昭王以为相，其后稽为河东守者，因雎之言也。魏无知荐陈平于汉，而高祖用之，其后赏无知者，因平之言也。唐马周一介草茅，遭遇太宗，不累年而致位卿相，皆由常何之一言。而身贵得志之时，于何不闻有报何耶？李邦直诗云：“底事马周身富贵，不闻推宠报常何”是已。张文潜诗云：“马周末遇虬髯公，布衣落魄来新丰。一尊独酌岂无意，俗子不解知英雄。”盖周虽缘常何之一言，而其智谓忠亮，亦自有以取之。如疏宗室世守居藩，乐工鸣玉曳履，皆切中时病者也。史臣至比之为筑岩钓渭，亦过矣哉！岑文本云：“周鸢肩火色，腾上必速，但不能久。”其后周年止五十，志不尽行，文本殆如蓍龟矣。

开元天宝之际，孟浩然诗名籍甚，一游长安，王维倾盖延誉，然官卒不显何哉？或谓维见其胜己，不肯荐于天子，故浩然别维诗云：“当路谁相假，知音世所希。”史载维私邀浩然于内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内”字）苑，而遇明皇，遂伏于床下。明皇见之，使诵其所为诗，至有“不才明主弃”之句，明皇云：“卿不求仕，朕未尝弃卿。”因放还。使维沼兴]贤之心，当于此时力荐其美，以解明皇之愠，乃尔嘿嘿，或者之论，盖有所自也。厥后虽宠凤林之墓，绘孟亭之像，何所补哉！

韩退之于崔立之厚矣，立之所望于退之者宜如何！然集中所荅三诗，皆未有慰荐之意何邪？其曰“几欲犯严出荐口，气象硃兀未可攀。”又云：“东、马、严、徐已奋飞，枚皋即召穷且忍。”知识当要路，正赖汲引，隐情惜己，殆同寒蝉，古人之所恶也。

余家自曾伯祖侍郎讳宫以甲科起家，至庆历中，曾大父通议杨寘榜相继及第，尔后世世有人。大父清孝公余中榜，先人文康公何昌言榜，某黄公度榜，至小子邴木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朱”）待问榜，连五世矣。当时尊长皆有诗以纪庆。曾大父赠先祖诗云：“传家何用富金赢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簠

”），教子何如只一经。庆历科名今已继，更教来叶嗣前馨。”先大父赠先人及伯父诗云：“广场笔阵数千人，喜汝穿杨箭镞亲。庆绪绵长时幸会，文科兴后事还新。昔年继榜熙宁岁，今偶同科绍圣春。从此莫教书种断，孙曾应复值昌辰。”文康公赐某诗云：“儿曹春榜预言扬，窃吹知难复士乡。黄绢未能摘好语，青毡偶幸继前芳。穿杨喜共东床客（女夫章侔同榜），攀桂同探北寺房。圣世选才如华岳，积尘曾不愧毫芒。”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”）尝赠郊诗云：“吾家五世十三人，竞撷丹枝撼月轮。庆历贤科开后裔，隆兴儒业继前尘。泥金帖报家庭喜，烧尾筵张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中”）帝里春。从此传芳应未艾，桂香应已袭天伦。”通议之子若孙若曾孙在桂籍者，于今已十有三人，故言之于前。长子郭亦不废学业，故期之于后。其它宗从登科者甚多，各有诗纪庆，不暇录。

郊始留意星历学，绍兴癸酉取解漕台问《斗为帝车赋》，省试复以“日星为纪三台色齐”为诗赋题，其所为贯穿甘石之学甚详。小孙女夜梦郊登楼至十六级而止，筮之，为省闈第十六人之祥，已而果然。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”）作诗赠之曰：“飞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张”）铃走帙到金溪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溪”），喜子文闈预品题。名字巍峨光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先”）蕊榜，词章斐亶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亶”）动文奎。阶梯已合婴儿梦，星斗先分天老题。后日庐传当第一，天伦科甲尚为低。”时郊弟郃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郃”字）王佐榜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榜”）甲科第七人。

孟郊《落第诗》曰：“弃置复弃置，情如刀刃伤。”《再下第诗》曰：“一夕九起嗟，梦短不到家。”《下第东南行》曰：“江蓠伴我泣，海月投人惊。”愁有余矣。《下第留别长安知己》云：“岂知鷓鴣鸣，瑶草不得春。”《失意投刘侍御》云：“离娄岂不明，子野岂不聪？至宝非眼别，至音非耳通。”《叹命》云：“题诗怨还怨，问《易》蒙复蒙。本望文字达，今因文字穷。”怨有余矣。至登科后诗，则云：“昔日齷齪不足夸，今朝放荡思无涯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议者以此诗验郊非远器。余谓郊偶不遂志，至于屡泣，非能委顺者，年五十始得一第，而放荡无涯，哦诗夸咏，非能自持者，其不至远大，宜哉。

今之新进士，不问科甲高下，唱名出皇城，则例喝状元，莫知其端。唐郑谷登第后宿平康里，尝作诗曰：“春来无处不闲行，楚润相看别有情。好是五更残酒醒，耳边闻唤状元声。”则新进士例呼状元，旧矣。郑谷，赵昌翰榜第

八名也。

杜荀鹤老而未第，求知己甚切，《投裴侍郎》云：“只望至公将卷读，不求朝士致书论。”《投李给事》云：“相知不相荐，何以自稚怱！薄锻端吟疲骸爸弘m然切，春官未必私。宁教读书眼，不有看花期。”《投崔尚书》云：“闭户十年专笔砚，仰天无处认梯媒。”如此等句，几于哀鸣矣。《本事诗》载，裴晋公于兴化里凿池起台榭，贾岛方下第怨愤，题诗亭中云：“破却千家作一池，不栽桃李种蔷薇。蔷薇花落秋风后，荆棘满庭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亭”）君始知。”人皆恶其不逊，则荀鹤之哀鸣，犹为可怜也。

琼州进士姜唐佐，东坡极爱之，赠之诗曰：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”且告之曰：“子异日登科，当为子成此篇。”及唐佐预广州计偕，过汝阳，见子由，时东坡已下世矣。子由因为足成其篇云：“生长茅间有异方，风流稷下古诸姜。适从琼筓鱼龙窟，秀出羊城翰墨场。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逡滤涨丝矗夹舸|坡眼力长。”唐佐是年省闈不利，则有负于逡轮 R 印|坡尝书唐佐课册云：“云兴天际，欵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倏”）若车盖。凝矚未瞬，弥漫霏[雨对]，惊雷出火，乔木糜碎。溜绠四坠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悬溜绠绠”），日中见沫。移晷而收，野无全块。”今亦刊集中，乃戏书刘梦得《楚望赋》也。

秦太虚举进士不得，东坡诗曰：“底事秋来不得解，定中试与问诸天。”深为称屈也。李方叔省试不得第，而东坡领贡举，尝有诗赠之云：“平生漫说古战场，过眼终迷日五色。我惭不出君大笑，行止皆天子何责。”山谷和云：“今年持橐佐春官，遂失此人难塞责。”座主归过于己，门生归命于天，俱一世之贤也。

梅圣俞《送方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干”）下第》云：“竭泽古所戒，但饱腹中书。风雷变有时，且复归孟诸。”《送蔡驷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驷”）下第诗》云：“尔持金错刀，不入鹅眼贯。怀之归河朔，慎勿辄镞锻。”盖人士切于得失，一不得意，则必变所学，以求媚于有司，此学者之大病也，故圣俞以是戒之。

唐曹邕《及第诗》云：“白日探得珠，不待骊龙睡。忿忿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忽忽”）出九衢，僮仆颜色异。”是生敬于僮仆也。施肩吾《及第诗》

云：“今日步春早，复来经此道。江神也世情，为我风光好。”是改观于江神也。盖其心之喜自生疑尔，僮仆江神岂遽如是哉！邝又云：“故衣未及换，尚有去年泪。”肩吾云：“忆昔将贡年，抱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把”）愁此江边。”二子所作，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也，是岂能置得丧于膜外者乎？

文闈有挟书传义之禁，旧矣。窃怪李揆为考官，大陈经史于庭，令学者纵观。和凝为考官，开门彻棘，令学者自便。如此则真贤实能孰辨耶？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”）知其故矣。盖自唐以来，主司重素望，故文场一启，而投卷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递”）纷然，举子之升黜固有定义矣，虽禁挟书传义奚为哉！“朝向公卿说，暮向公卿说。谁谓黄锺管，化为君子舌。”此孟郊有祈于知己也，而吕渭取之。“拟动如浮海，凡言似课诗。终身事知己，此后复何为？”此杜荀鹤有祈于知己也，而裴贽取之。“砌下芝兰新满径，门前桃李旧垂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成”）阴。却应回念江边草，放出春烟一寸心。”此郑谷有祈于知己也，而柳玘取之。举子祈之于前，主司录之于后，公论何在乎！长庆初，钱徽为考官，取郑明等三十三人，以所取不当，再命白居易试《孤竹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行”）管赋》，试者皆不知本事，遂落十一人，而钱徽贬江州刺史。当时诏书，以谓浮薄之徒，扇为朋党，干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以”）挠主司，每岁策名，无不先定。则陈书彻棘之举，殆无足恠也。

●卷十九

岁时有祓除不祥之具，而元日尤多，如桃版、韦索、磔鸡之类是也。饮屠苏酒，亦所以祓瘟禳恶，而法必自幼饮何耶？顾况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光”）《岁日口号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号”）》云：“还丹寂寞羞明镜，手把屠苏先少年。”白乐天《元日赠刘梦得诗》亦云：“与君同甲子，岁酒合谁先。”元日饮酒，则先卑而后尊，自唐以来已如此矣。《四时月令》云：“进椒酒次第当从小起。”而董勋告晋海西令云：“小者得岁，故先酒贺之；老者失岁，故后与酒。”似亦不为无理。

《荆楚记》云：“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，人伤之，以舟楫拯焉。故武陵竞渡，用五月五日，盖本诸此。”刘梦得云：“今举楫相和之音，皆曰‘何在’，盖所以招屈原也。”诗曰：“沉江五月平堤流，邑人相将浮彩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彩”）舟。灵均何年歌已矣，哀谣振楫从此起。”又有《招屈亭诗》，所谓“曲终人散空愁暮，招屈亭前水东注”是也。今江浙间竞渡多用春月，疑非招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屈原”）之义。及考沈佺期《三月三

日独坐驩州诗》云：“谁念招魂节，翻为御魅囚。”王绩《三月三日赋》亦云：“新开避忌之席，更作招魂之所。”则以元巳为招屈之时，其必有所据也。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”）观《琴操》云：“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，故是日不得发火。”而《异苑》以谓寒食始禁烟。盖当时五月五日，以周正言之尔，今用夏正，乃三月也。屈原以五月五日死，而佺期、王绩以元巳为招魂之节者，亦岂是耶？

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，故世言寒食皆称一百五。杜子美《一百五日夜对月》云：“无家对寒食，有泪如金波。”姚合《寒食书事诗》：“今朝一百五，出户雨初晴。”则是诗人例以百五日为寒食也。或者乃谓自冬至至清明凡七气，至寒食止百三日。殊不知历家以余分演之也。司马彪《续汉书》云：“介子推焚林而死，故寒食不忍举火，至今有禁烟之说。”卢象所谓“子推言避世，山火遂焚身。四海同寒食，千秋为一人”是也。太原一郡，旧俗禁烟一月。周举为郡守，以人多死，移书子推，祇禁烟三日。子美《清明诗》云：“朝来新火起。”又云：“家人钻火用青枫。”皆在寒食三日之后，则知禁烟止于三日也。而翰翮有《寒食即事诗》，乃云：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。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。”不待清明，而已传新火何耶？元微之《连昌宫词》云：“初过寒食一百六，店舍无烟宫树绿。念奴觅得又连催，时勅宫中许然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燃”）烛。”乃一时之权宜尔。或云：（《历代诗话》本连上“尔”字作“尔雅云”），龙星，木之位也，春属东方，心为大火，惧火盛故禁火，是以寒食有龙忌之禁。则所谓禁烟，又未必为子推设也。

上巳日于流水上洗濯，祓除去宿垢，故谓之祓禊。禊者，洁也。王逸少作《兰亭记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序”）》云：“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会于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。”当其群贤毕集，游目骋怀之际，而感慨系之，乃有“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殤为妄作”之语。议者以此咎羲之之未达也。

先文康公晚岁卜居于宝溪之上，建观禊堂于水滨。绍兴癸丑，与客泛舟，修禊甚乐，距永和癸丑，不知其几癸丑也。因与客相与推算，自永和九年岁甲子一周为晋义熙九年，又一周为宋元徽元年，自后梁大通元年，隋开皇十三年，唐永徽四年，开元元年，大历八年，大和七年，景福二年，周显德二年，本朝祥符六年，熙宁六年，皆岁在癸丑。凡七百八十年矣。乃作诗以纪其事云：“快雨霁亭午，晴曦作春妍。邻曲饶胜士，共开浮枣筵。中流慨啸咏，隐

浪金壶偏。红芰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艾”）初出水，捧剑疑来前。缅怀兰亭会，七百八十年。可怜右军痴，生死情缠绵。由来彭殇齐，顾或谓不然。吾党殆天放，卜夜就管弦。尺六细腰女，舞袖轻回旋。且毕今日欢，不期来者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日”）传。”

白乐天居洛阳履道里，与胡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杲”）、吉旼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皎”）、郑据、刘真、卢真、张浑、狄兼谟、卢贞燕集，皆高年不事事者，人慕之，绘为《九老图》。至本朝李昉再入相，以司空致仕，慕乐天之为，得宋琪等八人，年七十余，将为九老会，未果而卒。自后洛中诸公，图形普明僧舍。文潞公留守西都，富郑公纳政居里第，与席汝言、王尚恭、赵丙、刘几、冯行己、楚建中、王慎（宋本此字无，曰“御嫌名”，据《历代诗话》本补）言、王拱辰、张问、张焘、司马光共十三人，置酒相乐，谓之耆英会，刘几诗所谓“制举省元推二相，龙头昔日属宣猷。人间盛事并遐算，一席几盈九百筹”是也。后潞公与程伯温、司马伯康、席君从（“从”下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之”字，点校者曰：“‘之’，疑衍。《类编》本作‘等’，按下文正作‘四人’，‘等’字亦衍。”）又作同甲会，潞公诗所谓“四人三百十二岁，况是同生丙午年。招得梁园同赋客，合成商岭采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采”）芝仙”是也。潞公又与范镇、张宗益、张周、史照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招”）为五老会，公诗所谓“四个老儿三百岁，当时此会已离伦。如今白发游河叟，半是清朝解绂人”是也。潞公以勋德享大耄，功成名遂，优游臯壤，日与贤士大夫燕笑，而饮食起居，端类少壮，非天畀全福，畴能若是。司马温公在洛，作真率会，杜祁公在睢阳，作五老会，赵阅道在三衢，作三老会，各有诗咏传焉。

张衡曰：“客赋醉言归，主称露未晞。”王式曰：“客歌骊驹，主人歌客（“客”下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无”字）庸归。”宾主之情，可谓粲然者。至李太白、陶渊明则不然。各尝为诗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李尝以陶语为诗”）曰：“我醉欲眠君且去。”虽曰任真之言，然亦太无主人之情矣。司马温公《北园乐饮》云：“浩歌纵饮任天机，莫使欢娱与性违。玉枕醉人从独卧，金鞮倦客听先归。”其亦二子之意也。白乐天《招客饮》云：“客告暮将归，主称日未斜（《历代诗话》底本同，点校者据《类编》本改作“仄”）。又命小青娥（《历代诗话》底本作“小青赋”，点校者据《类编》本改作“小奚辈”），长跪谢贵客。”其视张衡、王式尤为有委曲相者。然《置酒送吕漳州诗》乃曰：“独醉似无名，借君作题目。”又何与《招客饮》之诗异乎？东坡

《醉眠亭诗》云：“醉中对客眠何害，须信陶潜未若贤。”山谷云：“欲眠不遣客，佳处更难忘。”如是则既不失宾主之礼，而又可以适我之情，是宾主之情两得也。

酒之种类多矣，有以绿为贵者，白乐天所谓“倾如竹叶盈尊绿”是也。有以黄为贵者，老杜所谓“鹅儿黄似酒”是也。有以白为贵者，乐天所谓“玉液黄金卮”是也。有以碧为贵者，老杜所谓“重碧酤新酒”是也。有以红为贵者，李贺所谓“小槽酒滴真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珍”）珠红”是也。今（“今”下《历代诗话》本有“则”字）广闽所酿酒谓之红酒，其色殆类烟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胭”）脂。《酉阳杂俎》载，贾[王将]家苍头能别水，常乘小艇于黄河中，以瓠爬接河源水以酿酒，经宿酒如绛，名为昆仑觞，是又红酒之尤者也。

《酉阳杂俎》载，郑恧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郑公恧”）尝于使君林避暑，取莲叶以簪刺其心，令与柄通，屈茎如象鼻，传酒吸之，名为碧筩。盖取莲叶芳馨之气，杂于酒中，为可喜也。故东坡诗云：“碧筩时作象鼻弯，白酒微带荷心苦”是已。大抵醪醴之妙，藉外而发其中，则格高而味可，如大宛之葡萄，大官之桐马，皆藉它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他”）物而成者。赵德麟以黄柑酿酒，东坡尝作《洞庭春色赋》遗之，所谓“命黄头之千奴，卷震泽而俱还。”坡亦以松明酿酒，所谓“味甘余而小苦，叹幽姿之独高”。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为之者。至坡在黄州，自作蜜酒，惠州自作桂酒，皆一试而止，盖出于一时之戏剧，未必皆中节度尔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耳”）。

蜀中食品，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，而况其味乎？东坡所谓“豆荚圆且小，槐牙细而丰”者，巢菜也。所谓“赠君木鱼三百尾，中有鹅黄子鱼子”者，椶笋也。是二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此”）物者，蜀川甚贵重。东坡在黄州时，去乡已十五年，思巢菜而不可得，会巢元修自蜀来，使归致其子而种之东坡之下。又作椶笋，蜜煮酢浸，可致千里外，尝以饷殊长老。则此二物之珍可知矣。蒟酱，蜀酱也，《蜀都赋》所谓“蒟酱流味”是也。苞芦，蜀酢也，老杜所谓“香饭兼苞芦”是也。

晋史称何劭骄奢简贵，衣裘服玩，新故巨积，食必尽四方珍异，一日之供，以钱二万为限。而曾所食不过万钱，是劭之自奉侈于父也。而劭《赠张华诗》乃云：“周旋我陋圃，西瞻广武庐。既贵不忘俭，处约能存无。镇俗在简约

，塞门焉足摹。”是以姬孔为法，以管氏为戒也。审能如是，则史所书又如何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何如”）耶？以史为正，则劭所言诬矣。东坡《撷菜诗》云：“秋来霜露满东园，芦菔生儿芥有孙。我与何曾同一饱，不知何苦食鸡豚。”苟能如此，则岂肯纵嗜欲于口腹之间哉？

唐御食，红绫饼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饼”）餠（宋本从“彡”）为上。光化中，放进士裴格、卢延逊等二十八人燕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宴”）于曲江，勅太官赐饼餠，止二十八枚而已。延逊后入蜀，颇为蜀人所易，尝有诗云：“莫欺零落残牙齿，曾吃红绫饼餠来。”其为当世所贵重如此。《酉阳杂俎》载，今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今”字）衣冠家有萧家餠饨，庾家粽子，韩约樱桃餠籩，又有胡突鲙，麇皮索饼之类，号为名食，不至于甚侈而美有余，亦红绫饼餠之类也。

周颙有云：“性命之在彼极切，滋味之于我可除。”今人以活禽而资口腹者，比比皆是也，是蘸涡脑眨炕蛟唬骸把蜈勾策慧于割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刺”）割，蚶蛤微命，易于烹熬（宋本从“火”）。”如是，则性命之小者尤不幸也。锺岫尝告其师何子季曰：“车螯蚶蛤，眉目内关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阙”），唇吻外絨，不悴不荣，曾草木之不若；无馨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声”）无臭，与瓦砾其何算（《历代诗话》底本亦作“算”，点校者据《类编》本改作“异”）？故可长充庖厨，永为口寔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实”）。”何其仁于大而忍于细欤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与”）？山谷信佛甚笃，而晚年酷好食蟹，所谓“寒蒲束缚十六辈，已觉酒兴生江山。”又云：“虽为天上三辰次，未免人间五鼎烹。”乃果于杀如此，何哉？东坡在海南，为杀鸡而作疏，张乖崖之在成都，为割羊而转经，是岂爱物之仁，不能胜口腹之欲耶？山谷谈无碍禅，苏、张行有为法，亦各其所见尔。

柳比妇人尚矣，条以比腰，叶以比眉，大垂手、小垂手以比舞态，故自古命侍儿，多喜以柳为名。白乐天侍儿名柳枝，所谓“两枝杨柳小楼中，袅娜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袅袅”）多年伴醉翁”是也。韩退之侍儿亦名柳枝，所谓“别来杨柳街头树，摆撼春风只欲飞”是也。洛中里娘亦名柳枝，李义山欲至其家久矣，以其兄逊山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让山”）在焉，故不及昵。义山有《柳枝》五首，其间怨句甚多，所谓“画屏绣步障，物物自成双。如何湖上望，只是见鸳鸯”之类是也。呜呼，天伦同气之重，共聚于子女揉杂之所，已为名教之罪人，而一不得其欲，又作为诗章，显形怨讟，且自彰其丑，遗

臭无穷，所谓灭天理而穷人欲者，无大于此。如李商隐者，又何足道哉！

张子野年八十五犹聘妾，东坡作诗所谓“诗人老去莺莺在，公子归时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来”）燕燕忙”是也。荆公亦有诗云：“篝火尚能书细字，邮笰还肯寄新诗。”其精力如此，宜其未能息心于粉白黛绿之间也。坡复有《赠张刁二老诗》，有“共成一百七十岁”之句，则子野年益高矣。故其末章云：“惟有诗人被磨折，金钗零落不成行。”

老杜《丽人行》专言秦虢宴游之乐，末章有“当轩下马入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立”）逡籴髀柏— 噜痢敞浏编侵^杨国忠也。韩退之《华山女》末章，亦言“云窻雾合事恍惚，重重翠幔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幙”）深金屏。仙梯难攀俗缘重，浪凭青鸟通丁宁。”此言不知为何人发也？

李白《送侄良携二妓赴会稽》云：“遥看二桃李，双入镜中开。”《别河西刘少府》云：“自有两少妾，双骑骏马行。”以是知刘、李二君，皆不羁之士也。东坡作《临江仙》有“细马远驮双侍女，红巾玉带红靴”之语，其斯人之徒欤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与”）！

韩退之作《欧阳詹哀词》，言其事父母至孝。又曰：“读其书，知其于慈孝最隆。”又曰：“詹舍朝夕父母之养而来京师，其心将以有得而归，为父母荣也。”及观《闽（《历代诗话》底本作“国”，点校者据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七四引改作“闽”）川名士传》载，詹溺太原之妓，未及迎归，而有京师之行。既愆期而妓疾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病”）革，将死，割髻付女奴以授詹，詹一见大恸，亦卒。集中载《初发太原寄所思诗》，所谓“高城已不见，况复城中人”者，乃其人也。岂退之以同榜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榜”）之故，而固护其短，饰词以解人之疑欤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与”）？呜呼！詹能义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何”）蕃之不从乱，而不能割爱于一妇人；能荐韩愈之贤，而不能以贻亲忧为念，殆有所蔽而然也。如《乐津北楼》绝名与《闻唱凉州诗》，皆赋情不薄，有以知其享年之不长也。

古今人咏王昭君多矣，王介甫云：“意态由来画不成，当时枉杀毛延寿。”欧阳永叔云：“耳目所及尚如此，万瑞安能制夷狄。”白乐天云：“愁苦辛勤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勤”）顛顛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憔悴”）尽，如今却似画图中。”后有诗云：“自是君恩薄于纸，不须一向恨青丹（《历代诗话

》本作“丹青”）。”李义山云：“毛延寿画欲通神，忍为黄金不為人。”意各不同，而皆有议论，非若石季伦、骆宾王辈徒叙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序”）事而已也。邢惇夫十四岁作《明君引》，谓“天上仙人骨法别，人间画工画不得。”亦稍有思致。

人君不能制欲于妇人，以至溺惑废政，未有不乱亡者。桀奔南巢，祸阶末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妹”）喜，鲁威灭国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身”），惑始齐姜。妲己、褒姒以至杨妃、张、孔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张孔杨妃”）之徒皆是也。吴之于西施，王之耽惑不减于诸后，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。郑毅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寂”）夫诗云：“十重越甲夜成围，宴罢君王醉不知。若论破吴功第一，黄金只合铸西施。”谓非西施则吴不亡，吴不亡则安得以黄金而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而”字）铸范蠡之容哉？而东坡《范蠡诗》云：“谁将射御教吴儿，长笑申公为夏姬。却遣姑苏有麋鹿，更怜夫子得西施。”言楚申公欲弱楚而强吴者，以夏姬之故，曾不如范蠡灭吴霸越而坐得西施也。

铜雀伎，古人赋咏多矣。郑愔云：“舞余依帐泣，歌罢向陵看。”张正见云：“云惨当歌日，松吟欲舞风。”贾至云：“灵几临朝奠，空床卷夜衣。”王勃云：“妾本深宫伎，曾城闭九重。君王欢爱尽，歌舞为谁容。”沈佺期云：“昔年分鼎地，今日望陵台。一旦雄图尽，千秋遗令开。”皆佳句也。罗隐云：“强歌强舞竟难胜，花落花开泪满缯。祇合当年伴君死，免教憔悴望西陵。”似比诸人差有意也。魏武阴匄U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狠”），盗有神器，实窃英雄之名，而临死之日，乃遗令诸子，不忘于葬骨之地，又使伎人着铜雀台上以歌舞其魂，亦可谓愚矣。东坡云：“操以病亡，子孙满前，而啾啾涕泣，留连妾妇，分香卖履，区处衣物，平生奸伪，死见真性。”真名言哉！

高祖《大风》之歌，虽止于二十三字，而志气慷慨，规摹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模”）宏远，凛凛乎已有四百年基业之气。《史记乐书》谓之《三侯章》。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，盖欲使后之子孙，知其祖创业之勤，不可怠于守成尔。武帝《秋风辞》、《瓠子歌》已无足道，及为赋以伤悼李夫人，反复数百言，绸缪恋嫪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眷恋”）于一女子，其视高祖岂不愧哉！《艺文志》，上自造赋二篇，其一不得而见耶。

老杜《北征诗》云：“忆昨狼狽初，事与古先别。不闻夏殷衰，中自诛褒

姐。”其意谓明皇英断，自诛妃子，与夏商之诛褒姒不同。老杜此语，出于爱君，而曲文其过，非至公之论也。白乐天诗云：“六军不发无奈何，宛转蛾眉马前死。”非逼迫而何哉？然明皇能割一己之爱，使六军之情帖然，亦可谓知所轻重矣，故前辈有诗云：“毕竟圣明天子事，景阳赴（《历代诗话》底本同，点校者据《类编》本改作“宫”）井是何人？”小说《卢瓌杼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环杼”）情》载，唐僖宗幸蜀，词人题于马嵬驿云：“马嵬烟柳正依依，重见銮舆幸蜀归。泉下阿瞒应有语，这回休更泥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怨”）杨妃。”虽一时戏语，亦无乃厚诬阿瞒乎？

●卷二十

李白诗云：“朝发汝海东，暮栖龙门中。”又云：“朝别凌烟楼，暝投永华寺。”又云：“朝别朱雀门，暮栖白鹭洲。”又云：“鸡鸣发黄山，暝投鰕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虾”）湖宿。”可见其常作客也。范传正言白偶乘扁舟，一日千里，或遇胜境，终年不移，往来牛斗之间（《历代诗话》底本同，点校者据《范传正序》改作“分”），长江远山，一泉一石，无往而不自得也。则白之长作客，乃好游尔，非若杜子美为衣食所驱者也。李阳冰论白云：“王公趋风，列岳结轨，群贤翕习，如鸟归凤。”魏颢论白云：“携骏马美妾，所适二千石郊迎，饮数斗径醉。”夫岂有衣食之迫哉？

今人作诗，自述则称我，谓人则称君，往往相习皆然。杜子美《送孔巢父诗》云：“道甫问信今何如。”《坠马诸公携酒相看诗》云：“甫也诸侯老宾客。”《过王倚饮》云：“在于甫也何由羨。”则自述乃称名。《送樊侍御》云：“至尊方旰食，仗尔布嘉惠。”《寄李白》云：“昔年有狂客，号尔谪仙人。”《送窦九》云：“非尔更持节，何人符大名。”则谓人乃称尔。若谓尊之甚则称名，则前三人皆非通贵之士；若谓卑之甚则称尔，则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以”）后三人皆非稚孺之列。盖其诗格变态如是，恐不系重轻也。

心醉六经，尚友千载，谓之好古可也。今之好古者乃不然，书画贵整，而必取腐烂陈暗者以为奇；器物贵新，而必取穿漏舛薄者以为异，曰是古也。乃不靳资费而求之，何其不思之甚耶！书画贵古，犹欲识其笔法之渊源，以穿漏舛薄之器而珍之，此何理哉？尝观老杜《铜瓶诗》云：“乱后碧井废，时清瑶殿深。”其末云：“蛟龙虽缺落，犹得折黄金。”则以古物而要厚费，自古而然。

张景阳《七命》有“浮三翼，泛中沚”之句，故诗家多用三翼为轻舟，如

梁元帝“日华三翼舸”，元微之“光阴三翼过”是也。按《越绝书》，《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》曰：大翼一艘，广一丈五尺二寸，长十丈。中翼一艘，广一丈三尺五寸，长五丈六尺。小翼一艘，广一丈二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九”）尺，长九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二”）丈。所谓三翼者，皆巨战船也。用为轻舟，悞矣。

舒王作《前元丰行》云：“倒持龙骨挂屋敖。”《后元丰行》云：“龙骨长干挂梁栳。”龙骨，水车也。是岁丰稔，故龙骨挂而不用。又有《寄杨德逢诗》云：“遥闻青秧底，复作龟兆拆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坼”）。脩脩两龙骨，岂得长挂壁。”是岁亢旱，故反前咏尔。东坡亦有《水车诗》云：“翻翻联联衔尾鸦，莘莘确确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确确”）蜕骨蛇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蛇”）。分畦翠浪走云阵，刺水绿针抽稻芽。天公不念老农泣，唤取阿香推雷车。”言水车之利不及雷车所沾者广也。

瓢之为器，贫者所用，故颜子以一瓢饮，而扬子比之山雌。文康公筑室泛金溪上，阖门千指，朝齏暮盐，未尝敢以贫为病。尝因溪结亭，号曰瓢饮，盖欲少见慕贤好古安贫乐道之意。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”）尝有诗云：“我不学许由隐烟雾，得瓢不饮惟挂树，又不学德义居虎丘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邱”），带瓢入市多骑牛。分无玉瓿囊古澹】饰職@只瓢饮。下瞰金溪新结亭，未须引吸如长鲸。但愿金溪化为酒，岁岁持瓢醉花柳。”

君子为小人诬蔑沮抑，则其诗怨，故寓之于物以舒其愤，如朱书《古镜诗》所谓“我有古时镜，初自怀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坏”）陵得。蛟龙犹泥蟠，魑魅幸月蚀”是也。小人既败，君子得志之秋，则其诗昌，故寓之于物以快其志，如刘禹锡《磨镜篇》所谓“萍开绿池满，晕尽金波溢。山神妖气沮，野魅真形出”是也。黄子虚作《妒佳月篇》云：“狂云妒佳月，怒飞千里黑。佳月了不嗔，曾何污洁白。支颐少待之，寒光净无迹。灿灿黄金盘，独照一天碧。”殆亦二子之意。

郎基在颍川，不置木枕，裴潜在兖州，不取胡床，居官清操，要当如是。白乐天在杭州，取天竺片石，受代携归，故其诗曰：“三年为刺史，饮冰复食蕡。唯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惟”）向天竺山，取得两片石。此抵有千金，无乃伤清白。”暨守吴门，复取洞庭双石，一以支琴，一以贮酒，故《双石诗》有“万古遗水滨，一朝入吾手”之句。泊罢府，支琴石遂归履道旧居，故作诗

云：“天上定应胜地上，支机未必及支琴。”呜呼，泉石膏肓，人士之逸韵，若乐天者，岂潘子义所谓风流罪过也耶！

李白作《蜀道难》以罪严武，其末云：“所守或匪亲，化为狼与豺。朝避猛虎，夕避长蛇。磨牙吮血，杀人如麻。宥请云乐，不如早还家。”则武待白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客”）之礼，未必优也。武与杜甫情好甚厚，一朝以饮酒过度，而武几杀之，则不如早还家之说，乃白先见之明尔。陆畅谒韦皋于蜀郡，畅感韦之遇己，遂反其词，作《蜀道易》云：“蜀道易，易于履平地。”

忘年交，谓虽年齿尊幼不侔，而道义可为友也。如张鉴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鎡”）之于陆贽，崔郭之于李谦是已。鲁直云：“逐贫不去与忘年。”便以忘年作朋友用，盖有来处也。老杜《过孟仓曹诗》云：“清谈见滋味，尔辈可忘年。”则山谷所用，岂苟云乎哉？

郑虔受安禄山伪命，泊倨剑c张通、王维并囚宣阳里。因善画，祈于崔圆，遂得免死。老杜所谓“今如置中兔”，“子云识字终投阁”是也。及虔贬台州，有诗云：“可念此公怀直道，也沾新国用轻刑。”如虔者，可谓之怀直道乎？当是爱忘之言尔。《八哀诗》亦云：“反复归圣朝，点染无涤荡。老蒙台州掾，泛泛浙江浆。”盖伤之也。

杜甫《悲陈涛诗》云：“野旷天清无战声，四万义军同日死。”言房管之败也。管临败犹持重，而中人刑延恩促战，遂大败，故甫深悲之。甫为右拾遗，会管罢相，上疏力救管，肃宗大怒，诏三司杂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推”）问，宰相张镐救之，获免。故《洗兵马行》（《历代诗话》本无“行”字）云：“张公一生江海客，身长九尺须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须”）眉苍。”盖感其救己也。张无尽《孤愤吟》云：“房管未相日，所谈皆臯夔。一朝陈涛下，覆没十万师。中原已纷溃，老杜尚嗟咨。”则老杜救管之章，岂亦出于私情乎？

建安七子，惟刘公干独为诸王子所亲。曹操威焰（宋本作“艳”，据《历代诗话》本改）盖世，甄夫人出拜，诸人皆伏，而公干独平视，虽输作而不悔，亦可嘉矣。故梅圣俞诗云：“公干才俊或欺事，平视美人曾不起。自兹不得为故人，输作左校濒于死。”公尝有《赠从弟诗》云：“亭亭山上松，瑟瑟谷中风。风声一何盛，松枝一何劲。”其寄意如是，岂肯少屈于操哉？末篇又托

兴凤凰，有“何时当来仪，将须圣明君”之句，则不以圣明待操矣。

老杜《课伯夷幸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辛”）秀伐木》，则曰：“报之以微寒，共给酒一斛。”遣信行修水筒，则以浮瓜裂饼以荅其恭谨。陶渊明告其子，则曰：“輒遣一力助汝薪水之劳，亦人子也，可善遇之。”盖古人之役仆夫，其忠厚率如此。《初学记》载王褒买便了为奴，作约使苦作，以致听券而泪下，鼻涕长一尺，有“不如早归黄土陌，令蚯蚓钻额”之语，其少陵、柴桑趾罪人哉！

白乐天作《八渐偈》云：“苦既非真，悲亦是假。”则世间悲欢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欢”）人我，必能忘情。始宪宗欲以乐天为刺史，王涯以资泼繁裕澜媒菟抉R。及涯败，作诗快之，有“当君白首同归日，是我青山独往时”之句。李德裕于乐天，不见有隙，德裕贬崖州，亦作三绝快之。其一篇云：“乐天尝任苏州日，要勒须教用礼仪。从此结成千万恨，今朝果中白家诗。”盖尝以唐史考之，乐天卒于会昌之初，武宗时也。而德裕之贬，乃在宣宗大中年，则德裕之谪，乐天死已久，非乐天之诗明矣。以是準之，快王涯之句，恐亦未必然也。

东坡文章妙一世，然在掖垣作《吕吉甫谪词》，继而吕复用，遂纳告毁抹。在翰苑作《上清储祥碑》，继而蔡元长复作，遂遭磨毁。非特此也，苏叔党云：“昔公为《藏经记》，初传于世，或以为非。在惠州作《梅花诗》，至有以为笑。”此皆士大夫以文鸣者，其说能使人必信，乃谬妄如此，信知识《古战场》文者鲜矣。子由尝跋东坡遗藁云：“展卷得遗草，流涕湿冠缨。斯文久衰弊，流涇自为清。科斗藏壁间，见者空叹惊。废兴自有时，诗书付西京。”

传曰：学士大夫，则知尊祖矣。族之所在，祖之所自出也，其可以不敬乎？陶渊明有《赠长沙公诗序》云：“予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余”）于长沙公为族祖，同出大司马，昭穆既远，以为路人。”故其诗云：“同源分流，人易世疎。慨然晤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寤”）叹，念斯厥初。礼服遂悠，岁月眇徂。感彼行路，眷焉踟蹰。”盖深伤之也。长沙公于渊明如此，而渊明乃以教载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尊祖”）自任，其临别赠言之际，有“进篋虽少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微”），终在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焉”）为山”之句。呜呼！渊明亦可谓贤矣。杜子美数访从孙济，而不免于防猜，故其诗云：“所来为宗族，亦不为盘餐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飧”）。勿受外嫌猜，同姓古所敦

。”观长沙与济，尊祖之义扫地矣。

贤者豹隐墟落，固当和光同尘，虽舍者争席奚病，而况于杯酒之间哉？陶渊明、杜子美皆一世伟人也，每田父索饮，必使之毕其欢而尽其情而后去。渊明诗云：“清晨闻叩门，倒裳往自开。问子为谁欤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与”）？田父有好怀。壶浆远见候，疑我与时乖。”老杜诗云：“田翁逼社日，邀我尝春酒。”“叫妇开大瓶，盆中为我取。”二公皆有位者也，于田父何拒焉。至于田父有“一世皆尚同，愿君汨其泥”之说，则姑守陶之介。“久客惜人情，如何拒邻叟。”则何妨杜之通乎？

老杜避乱秦蜀，衣食不足，不免求给于人。如《赠高彭州》云：“百年已过半，秋至转饥寒。为问彭州牧，何时救急难？”《客夜诗》云：“计拙无衣食，途穷仗友生。老妻书数纸，应悉未归情。”《狂夫诗》云：“厚禄故人书断绝，常饥稚子色凄凉。”《荅裴道州诗》云：“虚名但蒙寒温问，泛爱不救沟壑辱。”《简韦十诗》云：“因知贫病人须弃，能使韦郎迹也疎。”观此五诗，可见其艰窘而有望于朋友故旧也。然当时能调之者，几何人哉！刘长卿云：“世情薄恩义，俗态轻穷厄。”山谷云：“持饥望路人，谁能颜色温。”余于子美亦云。

东坡归阳羨时，流离颠蹶之余，绝禄已数年，受梁吉老十绢百丝之赈（宋本从“食”），可见非有余者。李宪仲之子廌，以四丧未举，而见公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公见”）则尽以赠之。且赠以诗云：“推衣助孝子，一溉滋汤旱。谁能脱左骖，大事不可缓。”章季默三丧未葬，亦求于公，公亦有以助之，有“不辞毛粟施，行自丘山积”之句，其高谊盖出于天资矣。

陶渊明《乞食诗》云：“饥来驱我去，不知竟何之。”而继之以“感子漂母惠，愧我韩才非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非韩才”）”，则求而有获者也。杜子美《上水遣怀》云：“驱驰四海内，童稚日糊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餬”）口。”而继之以“但遇新少年，少逢旧知友”，则求而无所得者也。山谷《贫乐斋诗》云：“饥来或乞食，有道无不可。”《过青草湖》云：“我虽贫至骨，犹胜杜陵老。忆昔上岳阳，一饭从人讨。”由是论之，则杜之贫甚于陶，而山谷之贫尚优于杜也。

杜子美身遭离乱，复迫衣食，足迹几半天下。自少时游苏及越，以至作谏

官，奔走州县，既皆载壮（《历代诗话》本作“北”）游诗矣。其后《赠韦左丞诗》云：“今欲东入海，即将西去秦。”则自长安之齐鲁也。《赠李白》诗云：“亦有梁宋游，方期拾瑶草。”则自东都之梁宋也。《发同谷县》云：“贤有不黔突，圣有不暖席。始来兹山中，休驾喜地僻。奈何迫物累，一岁四行役。”则自陇右之剑南也。《留别章使君》云：“终作适荆蛮，安排用庄叟。随云拜东皇，挂席上南斗。”则自蜀之荆楚也。夫士人既无常产，为饥所驱，岂免仰给于人，则奔走道途，亦理之常尔。王建云：“一年十二月，强半马上看圆缺。百年欢乐能几何，在家见少行见多。不缘衣食相驱遣，此身谁愿长奔波。”李颀亦云：“男儿在世无产业，行子出门如转蓬。”皆为此也。